

宁夏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夏学译丛 景永明 主编

孙伯君 编 GUOWAI ZAOQI XIXIA XUE LUNJI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显群

DIANYAOZHIZUO  HANTANGCHUANGYI

封面设计：刘家峰

GUOWAI ZAOQI XINJIA XUE LUNJI



ISBN7-105-07314-4



9 787105 073146 >

ISBN 7-105-07314-4/Z·1208

(汉194)

定价：17.00 元

孙伯君 编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 (二)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 2/孙伯君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

ISBN 7-105-07314-4

I. 国... II. 孙... III. 中国—古代史—
西夏(1038~1227)—文集 IV. K24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77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2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7.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西夏学译丛 ● 景永时 主编



说 明

——本书收录 1925 年至 1940 年国外期刊上的西夏学论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1920 年以前的论文已见《初编》。惟石滨纯太郎所著《西夏学之一》一文虽发表于 1952 年，但实为 30 年代旧作，故亦收入本编。

——本书所收的论文只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

——收录的每篇论文都译成了中文，题目、出处的原文及相关说明在译文末尾注出。

——原文中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印刷错误在译文中径予改正，不再出校注说明。因当时科研水平所限而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则一律原样保留，以存学术史原貌。其间得失，读者自会甄别。

——原文的注释有些采用文末注，有些采用页下脚注，译文统一为文末注。原文行文中的括注仍保留在圆括号内。当译者需要为某些专名词随文附注原文时，则把附注的原文放在方括号内以示区别。

——译文对翻译过程中的技术性处理用注释的形式说明，并在该条注前冠以“译者注”三字，以区别于原注。

——原文涉及的语种较多，译文也出自多人之手，编者已对其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中互见的专名尽量作了统一,读者可以前后参照阅读。

——原文有时附有若干图版。当时的照相和印刷技术都欠精良,加之杂志存放年代已久,有些图版在今天看来已经很不清楚。排印时虽然尽所能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总不能十分满意,希望读者予以谅解。

编 者

2005 年 10 月

目 录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聂历山)	1
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伯希和)	99
关于西夏字典(聂历山)	103
迄今西夏研究中的一个失误(查赫)	116
柏林民族博物馆藏 T.M.190 号吐鲁番 写本释读(查赫)	118
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聂历山、石滨纯太郎)	121
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龙果夫)	127
番汉合时掌中珠(石滨纯太郎)	132
西夏助词考略(聂历山)	137
西夏研究小史(聂历山)	153
评《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伯希和)	167
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伯希和)	168
论西夏字的藏文注音(伍尔芬敦)	170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评《西夏研究小史》(伯希和).....	175
评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加斯帕尔顿).....	178
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及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加斯帕尔顿).....	182
汉文书籍的西夏刻本(弗鲁格).....	187
西夏的文字和语言(巴鲁奇).....	194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 和辅音韵尾(伍尔芬敦).....	202
西夏文字及其典藏(聂历山).....	222
关于西夏佛教的诸研究(小林照道).....	247
关于西夏语译《六祖坛经》(川上天山).....	251
西夏学之一(石滨纯太郎).....	260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聂历山

序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西欧文化的发展令人惊叹,学问和艺术的进步亦触目皆是。随着世人将西欧诸国视为当然的世界政治中心,竞至将其看作学问和艺术的渊藪。可是,晚近西欧诸国的学者着眼于东洋研究,可谓引人注目,现在,东洋诸国也有成为学者探索的一大宝库的光景。说起来,东洋诸国在文化的强度上或许还敌不过西洋。不过,在各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其他追随者很难企及方面,在绵亘数千年直至今天这一点上,在达成自然发展方面,东洋文化和

* 前两篇序言由刘红军、孙伯君译自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原文是日文。后一篇由聂大昕译自 Nicolas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 pp. XVIII ~ XXIX。原文是英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西欧文化可谓大异其趣,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貌。吾友聂夫斯基君于东洋研究名满天下,在我校执教之余孜孜以求,钻研不息。过去进行了阿依努语、宫古岛语的调查,现又埋头于西夏语的研究。本会将其一部著作收入《亚细亚研究》第四号,作为研究资料提供给广大学界同仁。

大阪东洋学会会长

大阪外国语学校校长 中目觉

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西夏遗文杂录(代序)

西夏语研究从毛利瑟等获得《法华经》开始曙光初现。伊凤阁[A. I. Ivanov]从科兹洛夫[P. K. Kozlov]的收集品中发现了《掌中珠》后,路途大开,愈显光明。此事前人已有说明,毋庸赘述。而且,科兹洛夫的西夏收集品已然成为西夏研究的中心宝库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是其他国家的西域访古探险队的归来也就成了必然的了。吾友聂历山先生于燕京造访伊凤阁先生,我们得以目睹他带来的西夏语资料。当此之际,我把自已近期的见闻写下来,以供他日参考。

关于科兹洛夫那部分材料,我已经在《东亚研究》第五卷第四、五号的《科兹洛夫的蒐集》以及《支那学》第一卷第三号的《西夏学小记》中有所阐述。现在再对其加以补遗增订。首先是《掌中珠》的足本根据罗君美君的影写本,以《绝域方言集》第一种面世,可喜可贺。有了罗氏的前印本,又有了伊博士的语汇,其内容已大体明瞭,进行研究时可免受隔靴搔痒之苦。

足本的出现使同行们欣喜有加并不为过,只是我所见到的材料与罗君美的跋文一对照,皆疑有一页脱落,甚为遗憾。

发现三种西夏字书之事,我于“小记”中已有说明。刊载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伊凤阁博士的《西夏国书说》亦有略述。聂君抄写了其中两种,得窥其大略,实为幸事。两种都是只有西夏文字的刻本,又皆为蝴蝶装,首先惊人耳目。其一题为《文海杂类》,有残缺,但仍存有许多叶,每半叶七行,每字之下有双行小字,是字形的说明。其下还有小字,是字义的解释。最后是单行或双行小字,毫无疑问是用于记音的。每字依照声母进行归类,似乎或依照四声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或依照其他大的分类,大约是依照《广韵》或《类篇》的做法。

另一题为《同音》,也有残缺,但仍可视为完本。每半叶七行,每行收大字八个,小字八个。卷首有序,卷尾有跋,附有“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口毕”的日期。序言说明是根据音韵进行分类的,共收大字六千一百三十三个,注字(意思未能完全明瞭,应是指大字之下的小字)六千二百三十个。所谓根据发音,是指按照九音的类别进行编纂。小字注是何意义未详。以上两部书仍处于研究解读中,能做说明的已如上述,实在遗憾,但暂无他法。

聂君还誊录了伊凤阁博士出版的《对译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但这部经只附有汉文翻译,序言、附注都没有,稍嫌不够完美。

又,伊博士的《西夏国书说》有如下说明:

第五种材料为西夏文佛经,附西藏草字拼西夏字音。然所存者亦仅有数篇。(说起此数篇佛经,得来很是不易。原系被人用于裱糊书套,其后拆书套始得。)

聂君誊录了这七叶经文,似应分为三种,但未详哪种为何种佛书。这些经文是用表音文字藏文来给西夏字注音,因此,在探讨西夏语语音时是不可或缺的。而如果不与《掌中珠》等的汉字注音相参考,其本音也是难以知晓的。现在,历山君将出现在这些佛经中的文字加以编纂,撰成一部发音字书贻世,可谓从总体上构筑了西夏语音学的基础。有关科兹洛夫的话题就此打住。

夙传伯希和的收集品中有西夏文献,《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一、十二两期连载的罗叔言先生的文章《莫高窟石室秘录》提出此说。后来又将此文加以改定,题为《鸣沙山石室秘录》,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五卷中。

西夏文残经:

夏文佛经刻本残帙大小共三种一种文末有汉文两行
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大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金利塔寺
永远流通供养又有黑质金书莲华经七册为伯君友所得石
室中藏书至宋而止无西夏文者惟他一室有之附记于此

此处提到的黑质金书《法华经》，按照毛利瑟的说法，实乃衍入，与敦煌石室无关。关于残经跋文，也出现了经过斧正的沙州文录。

西夏刻经后题记(内容与前文相同，只是“金利”作“舍利”。“金”字固误。):

斧按右题记二行刻于西夏文佛经后经凡三种皆已断
烂不完以其板式有大小故知其为三种也此出于别一窟中
因西夏文字传世极罕故附录之

此汉文题记王静安先生断定出于元刊。参见王氏《观堂集林》卷十七所收《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此外，“管主大八”的“大”也是衍文。还有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第八卷第3~4号第529页上有以下注解，虽非出自伯希和先生的手笔，但却是相关者的注释，因此有足够的可信度。

另外，伯希和先生还幸运地清理了两个别的洞窟，这两个洞窟位于千佛洞北区，都有吐蕃密教彩绘，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些8至13世纪的写本和印本残片，有汉文的、蒙古文的、藏文的、少量婆罗米文的，还有一些西夏印本残片和若干整叶，至少可以分别归为四种不同的著作。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伯希和收集品中有若干西夏文献,其中有出于上述石窟的,还有出于其他洞窟的。说起数量,按照法国方面的说法,应该有四种。去年我在巴黎时欲睹庐山真面目,承蒙伯希和先生所赐,得以一见。很幸运的是,又由于松本信广的努力,得到上述“其一”和“其二”两个影印件,在此,向两位先生深表谢意。

三种刻本皆为断简,次序不清。其一为通途刻本的版式,只有一叶两旁有双线,其他有单线的边栏。半叶八行,行十八、十九字。版心中字可译为“二十一种行”,未审是何经典。

其二为汉藏摺本形式的断片。上下皆为双栏,每六行有折印,行十六字,约存十五行。这则经文我和聂君共同考定为《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校量布施功德品》残叶。

其三看似某种经文的卷首,只剩下题为“释迦佛说法图”的版画,无汉文题记。只有这则材料,尽管不能断定为何物,但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在我所目睹的三种之上,加上元代的河西字藏本共有四种。

近人戴海珊的《西夏纪》卷六有注曰:“今敦煌石室有西夏国史数卷,皆番书,为西儒伯希和所得”,实属出于传闻之误,又有伯希和所拍摄的千佛洞西夏文题记的照片数种,见伯希和第一次中亚探险队的《敦煌石窟》[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I,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如果能得以解读,也将会是有益的材料。

德国的吐鲁番探险考古队也曾获西夏文材料,在参观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陈列品时,曾看到一片刻本佛经。编号为 T. M. 188,是一张长 13 厘米、宽 12 厘米的残片。下栏尚存,六行,行约六字。据缪勒博士[F. W. K. Müller]说,尚有为数众多的残片,但都比这一张小。相对而言德国的发掘品很少,毛利瑟旧藏的《法华经》存于国立图书馆。

由玉尔[Hülle]博士陪同,我进入书库匆匆一瞥,看到锦绣包装、

绀纸泥金的漂亮出版物,内藏卷一、三、四、五、七,共五卷;二、六、八、三卷缺。毛利瑟最初只得到三卷,但最终收藏增至五卷。

人们深信在英国斯坦因的收集品中没有西夏文文献,英中之间多方探询亦无结果。然而,按说应该有。1914年夏,斯坦因进行第三次探险旅行,来到科兹洛夫有大量考古收获的黑城,又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见斯坦因爵士1916年8、9月间写给地理学会的报告《1913-16年的第三次中亚探险旅行》[*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1913-16*]第39页,具体有多大收获尚不清楚,但从词语使用来看,一定还有很大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才为了研究送到大英博物馆。

虽然过去只有诸种外国的收集,但西夏遗留文献在中国也渐渐出土。有《八十华严》的译本,罗君楚的研究我已在《西夏学小记》和《支那学》第三卷第二号的续编里提及。后来看到神田鬯龢君从中国带回的数张罗氏刊刻中样本的第一卷卷首和历山君一起抄录,以资辨释,其功之速,值得庆贺。但是,君楚已然归于道山,此时读到王静安先生《君楚传》中“撰《华严经》释文某卷不成”之句,不由得感叹“天不佑我绝学”。关于此《华严经》,罗叔言《宋元释藏刊本考》曰:“又兰州修狱亦得西夏文《华严经》刊本皆河西文大藏。”王静安先生《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云:“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字经摺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又听说有卖西夏经板之事,情况不知如何。

此外,据戴海珊《西夏纪》中柯凤荪、胡绥之的两篇序文,可推知尚有遗文存世,柯序云:

犹忆光绪辛巳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国书非梵字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胡序云：

抑又有说者姚士粦见只编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此不言其为蕃字未必国史然足资补证者必夥未知今尚存否。

在此揭其一隅，以备他日的佐证。

西夏官印，罗氏诸书已有著录，但还有许多出土的资料。新近刊出的《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著录了西夏国书印三种。聂君询访罗氏时为我求得一纸，上面钤有数颗印影。另据《通报》第二十二卷第四号 332 页披露，绥远(山西以北)王氏搜集有大量西夏古印。此外，去年夏天在巴黎一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博览会上，凡尼克[Wannick]的收集品中有两枚西夏官印。后来，据英利世夫君说，这些文物被这家博物馆自己买走了。

上述诸国的资料，只是近年来我所见所闻的杂记。文中所引西夏文，其解读之功劳大半应归于聂历山君，特此记述，以表谢意。值此聂君自编《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付梓之际，盛情相邀作序，我便拿这篇《西夏遗文杂录》以代，不知合聂君之意否？

石滨纯太郎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序

去年夏天我拜访了伊凤阁[A. I. Ivanov]教授,他当初是我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的导师,现在是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高级译员。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我所感兴趣的西夏语言。伊凤阁教授让我看了一些西夏文的文献,其中有七帧摄自西夏佛经残片的照片,原件是用看上去很规范的草书写成的。这些残片本身就很有意思,然而更具价值的是,每一个西夏字的旁边都用藏文注上了读音。

有一种文献包含了一首七言十二句的残“偈”,一律押 i 韵。用较小字体抄写的另一种文献似乎是某种佛教声明学著作的残叶,通过其中 a-li 和 ka-li 两个词(藏语元音和辅音的名称)可以判断它译自藏文本。用更小字体抄写的另几种文献可能是“论疏”的残叶。

据伊凤阁教授说,这些残经是科特维奇[W. Kotwicz]教授在一本西夏书的书套里发现的。这本书同其他许多西夏书籍一道,都是由科兹洛夫[P. K. Kozlov]将军于 1908 年在离黑城[Khara-khoto]不远的一座塔内找到的。上述残件经过展平和编日后交由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保管,至今尚存其处。

经伊凤阁教授允许,我抄录了那些文献并带回日本。在日本,我按照西夏字的首笔笔画对所有的字和注音进行了分类,再为那些我曾经见过并多少明白其意义的字附注上相应的汉文。在藏文的旁边我给出了汉字译音,这些译音有的是采自夏译汉文佛经里的佛教音译专名词,更多的则是采自西夏字和汉字相互注音的字书《掌中珠》。我认为,汉藏文译音之间的对应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套对西夏字读音的看法,其次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字在宋代的读音。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在汉字旁边我给出了现代北方官话的标音,有的情况下我觉得日语的读音与藏文注音多少有些相似,这时我便同时也给出日语的读法(用 Jap. 表示)。

总体上说,我采纳了劳费尔先生用于汉字与藏文的转写法,但是略有不同:劳费尔的 y 我写成 j, 他的 j 我写成 dʒ, 藏语的 kya、gya 等我写成 k'a、g'a 等。

有时我还给读者提供西夏字典《同音》(𐽄𐽆𐽇)里的品类,《同音》里有我用到的全部西夏字。

这部字典同样是伊凤阁教授借给我的,该书是 1132 年一位西夏官员所编,他的名字或者“号”叫“𐽄𐽆𐽇”(Wo-t'an 或 Wo-t'o)。全书共收西夏字 6133 个,根据声母分为与《康熙字典》韵图一模一样的九品,即:

1. 𐽄𐽆𐽇 重唇音
2. 𐽄𐽆𐽇 轻唇音
3. 𐽄𐽆𐽇 舌头音
4. 𐽄𐽆𐽇 舌上音
5. 𐽄𐽆𐽇 牙音
6. 𐽄𐽆𐽇 齿头音
7. 𐽄𐽆𐽇 正齿音
8. 𐽄𐽆𐽇 喉音
9. 𐽄𐽆𐽇 风? 音

最末一品是以流音 l 和 r 开头的字。因为我在北京的时间只够抄录字典的一小部分(这部字典的详细情况见石滨纯太郎先生的《西夏遗文杂录》),所以十分抱歉,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没能指出字的具体品类。

在解释西夏字的时候,我除了使用《同音》这部字典之外,还使用了一部叫做“文海杂类”(𐽄𐽆𐽇)的西夏字典,很遗憾,该字典

是残缺不全的(详见石滨先生上引文)。

为了说明西夏字的意思,我把它与另外几个西夏字的组合作为例词举出,这些例词均采自上述的七叶西夏残经。

最后,在一些字的下面,我给出了在我看来是与该字有同源关系的汉语(Ch.)、藏语(Tib.)、么些语(Mo-so)、彝语(Lo-lo)和其他一些语言的词。大多数的例词都采自维亚尔、德奥尔龙、劳费尔和其他先生的著作,引自法文著作中的例词依旧按照著者本来的标音形式给出。

当回过头来看西夏字的藏文标音时,人们会注意到这些标音非常不统一。通过比较同一个西夏字的不同藏文注音和汉文注音,人们能推断出,藏文标音的“前加字”是不发音的,也许它只是影响该音节的声调。我尽量通过比较同一个西夏字的几个藏文注音来确定该字的读法。被确定的这些读法用星号标识,但是我不能保证其正确性。

我把像藏语 lh(一种清送气的 l)那样的音写为 l,把与之相应的浊音写为 δ,我用这个字母来指代藏文的字母组合 ld 和 zl。

眼下这个词汇表中给出的大多数西夏字都是开音节,也就是以元音结尾的音节,但是也有少量例外。比如第 28、55、163、216、231、273、279、281 号诸字以 r 结尾,还有第 132、148、184、187、265、268、269、313 号诸字以 ñ 结尾。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闭音节了。

由于在第 132、187、268 和 269 号诸字下人们同样可以找到不以 ñ 结尾的注音,所以人们可以假定这些音节是以鼻元音而非舌根音 ñ 结尾的。

*

我的西夏语、彝语和其他语言知识大多基于以下著作: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毛利瑟(M. G. Morisse),《西夏语言文字初探》(“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p.37, 抽印自 *Mém. prés. par divers savant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first series, Vol. XI, pt. 2, Paris, 1904, pp. 313 ~ 379).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No. 1, Leide, 1916, pp. 1 ~ 126).

本哈第(A. Bernhardt)、冯·查赫(E. von Zach),《西夏语文评注》(“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Si-hia-schrift und -Sprach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919, Nos. 3/4, pp. 238 ~ 8).

利埃塔尔(A. Liétard),《彝语语法诠释》(“Notions de grammaire lo-lo”, *T'oung Pao*, 1911, pp. 627 ~ 662).

——《论彝语阿细方言词典》(“Essai de dictionnaire lo-lo français, dialecte A-hi”, *ibid.*, pp. 1 ~ 37, 123 ~ 156, 316 ~ 346, 544 ~ 558).

——《云南,保俾波》(“Au Yun-nan, les Lo-lo-p'o”, *Bibliothèque Anthropos*, Vol. 1, No. 5, Münster, 1913).

维亚尔(P. Vial),《法彝词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lolo, dialecte Gni*, Hongkong, 1909).

德奥尔龙(D'Ollone),《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e*, Paris, 1912).

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京都:东山学社,宣统甲寅年。

罗福苾,《西夏国书略说》,京都:东山学社,宣统甲寅年。

罗福苾,《西夏国书略说》,《亚洲学术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21,9)、第二号(1921,11)、第三号(1922,4)、第四号(1922,9)。

罗福成,《西夏国书类编》,京都。

《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年西夏骨勒撰,1924年罗福成据伊凤

阁提供照片在天津刊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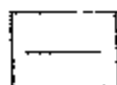
最后，我要感谢伊凤阁先生友善地提供了本项研究的关键资料，感谢大阪外国语学校校长中口觉先生为我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前言，感谢我的朋友石滨纯太郎先生寄给我一份十分有趣的关于西夏最新资料的论文，还要感谢那些给予我这样或者那样帮助的朋友们。

聂历山

大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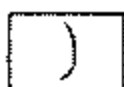
1925年12月

— 1 —



- 1 𐰇 $*li (d'i) - one$
-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𐰇} \text{ gl'i} \\ \text{𐰇} \text{ gl'i} \\ \text{𐰇} \text{ kl'i} \end{array} \right\} \text{婁 lü}$
- Cf. $\text{Pun-ria-lai} \left\{ \begin{array}{l} \text{le ao, d'le, le ou} \\ \text{le ou, leu-deu-ka} \end{array} \right.$
 $\text{si-hi t'i}^4; \text{Lo-lo-jin t'i}^4; \text{Nyi t'i}$
- 2 𐰇 $*go$
- $\text{go} \quad \text{鵠 go} \quad (\text{牙音})$
- 3 𐰇 $*č'e$ 上。於。
- $\left\{ \begin{array}{l} \text{an č'u} \\ \text{an č'e} \end{array} \right.$
 Cf. $\text{Ch. šan} (\text{上}); \text{Zn. lo-podja}^3\text{-tō} (\text{dans})$
 $(\text{ch. sur}),$
 $\text{Nyi tohō} (\text{chey}); \text{si-hi tōl ā}^1 (\text{derant})$
- 4 𐰇 $*šo (ž.o)$ 導 (?)
-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𐰇} \text{ gšo} \\ \text{𐰇} \text{ žn} \end{array} \right.$

— 2 —



5 𡇗

*me

宫。舍。家。居。

$\left\{ \begin{array}{l} \text{ai} \\ \text{ai} \\ \text{ai} \\ \text{ai}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ami} \\ \text{ame} \\ \text{mi} \\ \text{me}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名} \\ \text{名} \\ \text{名} \\ \text{名} \end{array} \right. \text{man (gap, mei)} \left\{ \begin{array}{l} \text{(重唇音)} \\ \text{(重唇音)} \\ \text{(重唇音)} \\ \text{(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Ex. 𡇗𡇗𡇗𡇗 净居天子

6 𡇘

*tse

性

𡇘 tse 精 tsin (gap zia)

Ex. 𡇘𡇘 自性

7 𡇙

*mo

天

𡇙 mo 没 m-/mu (重唇音)

Cp. 𡇙 m mo, 𡇙 m mo

𡇙 hi mo, 𡇙 hi mo

𡇙 lo mo, 𡇙 lo mo

Ex. 𡇙𡇙 天

8 𡇚

*dho

修

$\left\{ \begin{array}{l} \text{dho} \\ \text{dho}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泥浪} \\ \text{泥托}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ni + pa} \\ \text{ni + to} \end{array}$

Ex. 𡇚𡇚 修行

9 𦍋

*k'i 勤。勇。

{
𦍋² k'i²
𦍋¹ k'i

10 𦍋

*se(ze) 識。

{
𦍋² se²
𦍋¹ se
𦍋⁰ ze

Cf. *nyi sū* (savoir), *sà* (connaître);
ni-si (savoir, connaître);
no-sē, *ŋi-sē-weū* (connaître);
no-sō *weū* (savoir);
Ch. šī (識)

11 𦍋

*le (le) 國

𦍋² le 領。lin (lap. rei)

Ex. 𦍋² 𦍋¹ 持國 (*kh. tarāstra*)

— 4 —

12 𡗗

* la 手

𡗗 zla 𡗗 la
 Cf. Mo. la; Pahrā lā, Tib. la-g;
 A-hi lyé'-pu'; Nyi lēp'cē;
 Lo-lo-p'o kēz-ven'
 Ex. 𡗗 𡗗 两手

13 𡗘

* ʒi 左

𡗘 qʒi
 Ex. 𡗘 𡗘 左右

14 𡗙

* ʒe 著。滯。

𡗙 ʒe 𡗙 ʒe 𡗙 ʒe 𡗙 ʒe (ʒe)

15 𡗚

* ʒi 肉

𡗚 ʒi { 赤 ʒi
 直 ʒi

Cf. Mo. ʒi/ʒe/ʒö; Mi-nag ʒi;
 Tib. ʒa; Ch. ʒou.

— 5 —

31

- 16 𐰇𐰆 *no 又。及。復。更。逐。後。
𐰇𐰆 gno
𐰇 no { 娘 nian (japnō) { (舌頭音)
𐰇 nō
Cf. A-hi nē³ (et, aussi, encore)
Nyi nāi (et, aussi)
- 17 𐰇𐰆 *lo (lō) 歸。還。退。
𐰇𐰆 lō 梁 lian (jap. rō, rō) (風韻音)
Cf. A-hi l-¹ (aller, s'absenter, se retirer)
Tib log-pa (return go back)
- 18 𐰇𐰆 *dāi 集。俱。
𐰇 dāi 尼則 ni + tse
Cf. Ch. tsi (集)
- 19 𐰇𐰆 *si ?
𐰇𐰆 gsi
- 20 𐰇𐰆 *la (lā) ?

— 6 —

21 𣎵

𣎵 *lola*

**me*

不。非。無。

$\left\{ \begin{array}{l} \text{𣎵} \text{ dme} \\ \text{𣎵} \text{ dmi} \\ \text{𣎵} \text{ m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名} \text{ mini (gap, mei) (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𣎵} \text{ ma, man min, med;} \\ \text{𣎵} \text{ mei (沒), Nyi má} \end{array} \right.$

22 𣎵

**wa*

內。中。裏。於。從。

$\left\{ \begin{array}{l} \text{𣎵} \text{ wa} \\ \text{𣎵} \text{ wa} \\ \text{𣎵} \text{ wa} \end{array} \right\} \text{五 } wa$

𣎵 *wa* (於)

23 𣎵

**ka*

?

𣎵 *ka*

24 𣎵

**de*

禮。則。樣(?)。

𣎵 *de* 𣎵 *tei* (gap, *tei*)

𣎵, 𣎵, 𣎵 等 (一樣)

— 7 —

25 𐼁

*de (dhe) 定。必。

$\left\{ \begin{array}{l} \text{a}^{\text{h}} \text{ gde}^{\text{h}} \\ \text{a}^{\text{h}} \text{ dhe}^{\text{h}} \\ \text{a}^{\text{h}} \text{ dhe} \\ \text{a}^{\text{h}} \text{ zhe}^{\text{h}} \end{array} \right\} \text{ 𐼁 } \text{ ni: (jap, nei, dei) (舌頭音)}$
 $\left\{ \begin{array}{l} \text{a}^{\text{h}} \text{ zhe}^{\text{h}} \\ \text{a}^{\text{h}} \text{ zhe}^{\text{h}}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a}^{\text{h}} \text{ zhe}^{\text{h}} \\ \text{a}^{\text{h}} \text{ zhe}^{\text{h}} \end{array} \right\}$

(cf. Ch. Tin (定))

A-i t^h (di' t^h m^h nez, f^h nez, m^h t^h nez)

Ny^h t^h a z^h i, p^h i a z^h i

26 𐼂

*ka

$\left\{ \begin{array}{l} \text{a}^{\text{h}} \text{ dka}^{\text{h}} \\ \text{a}^{\text{h}} \text{ dka}^{\text{h}} \end{array} \right\}$

27 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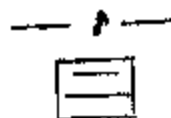
*li (li) 思。念。

$\left\{ \begin{array}{l} \text{a}^{\text{h}} \text{ ldi} \\ \text{a}^{\text{h}} \text{ ldi} \end{array} \right\} \text{ 𐼃 } \text{ lo}$

28 𐼄

*zar 𐼄(?)

3L zar



29 𐵓

*šo (žo) 立。起。發。生。

𐵓 šo 常 č'an (jap. dzō)
Cf. Ch. šōn (生)

30 𐵔

*žo ?

𐵔 žo

31 𐵕

*zi 皆。咸。周。悉。總。

{ 𐵕 zi } { 𐵕 ji }
𐵕 zi

Cf. Hgi daci (signe du pluriel)
Ch. si (悉)

32 𐵖

*nu

𐵖 nu

(开音)

Ex. 𐵖 𐵖 一切

— 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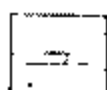
33 𪛗

* *ge* (ʒɛ)

?

$\left\{ \begin{array}{l} \text{𪛗} \quad \text{ʒge}^2 \\ \text{𪛗} \quad \text{dg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L} \quad \text{ji/i} \end{array} \right.$

Ex: 𪛗𪛗 𪛗𪛗 瑠瑠 (掌中珠, 13a)



34 𪛗

* *di*

脩

$\text{𪛗} \left\{ \begin{array}{l} \text{𪛗} \quad \text{ʒdi}^2 (?) \\ \text{𪛗} \quad \text{ni} (\text{ʒap. dei, nai}) \\ \text{𪛗} \quad \text{ni} (\text{ʒap. den, n'au}) \end{array} \right.$

35 𪛗

* *tse*

𪛗

$\text{𪛗} \quad \text{rtse} \quad \text{𪛗} \quad \text{tse} (\text{če})$

36 𪛗

* *ki*

?

$\text{𪛗} \quad \text{rki}$

37 𪛗

* *li* (ɔi)

𪛗

$\text{𪛗} \quad \text{ali}^1$

— 10 —

Ex: 解脫 解脱

38 鹿

*we 與。奉。送。

$\begin{cases} \text{鹿} & \text{we}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榮} & \text{jun (Jap. ei)} \\ \text{永} & \text{jun (Jap. ei)}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text{(輕唇音)} \\ \text{(輕唇音)} \end{array} \right.$

39 鹿

*me 人。者。

$\begin{cases} \text{鹿} & \text{me} \\ \text{鹿} & \text{me}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名} & \text{min (Jap. mei)}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text{(重唇音)} \\ \text{(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Ef. Tib mi (man, person)

40 鹿

*ne 王

$\begin{cases} \text{鹿} & \text{ne} \\ \text{鹿} & \text{ne} \\ \text{鹿} & \text{ne} \\ \text{鹿} & \text{ne}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寧} & \text{nin (Jap. nei)}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text{(舌邊音)} \\ \text{(舌邊音)} \\ \text{(舌邊音)} \\ \text{(舌邊音)} \end{array} \right.$

→ 11 ←

𐰚

*1 𐰚 | *c'c' ?
 𐰚 c'c'

𐰚

*2 𐰚 | *dzo 人
 ΔE. 𐰚 尼年 ni+tsu (齒頭音)
 Cf. Ngi. ts'ŋ; 𐰚 hi ts'mi
 Lo-lo-p'o ts'a³; Mo. zu-č'u
 Ex: 𐰚 哥 人身

*3 𐰚 | *mi 施
 𐰚 mi (重唇音)

*4 𐰚 | *č'o 獅
 𐰚 č'o 征 č'u
 Ex: 𐰚 𐰚 獅子

*5 𐰚 | *de 部。類。

— 72 —

46 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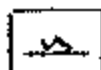
{ 𣎵ⁿ gde²
𣎵ⁿ gde

*ku 助辭(同音, 28)。則。

𣎵ⁿ { 故 ku
姑 ku
股 ku
鼓 ku
殺 ku } (牙音)

47 𣎵

*mo 寶現。(如)。
𣎵ⁿ { 莽輕 mai
磨輕 mo } (重唇音)



48 𣎵

*se 淨
{ 𣎵ⁿ gse²
𣎵ⁿ se } 腮 sai

Cf. A-hi so² (clair, serein, limpide)
Ch. ts'ui (清)?

Ex: 𦵑𦵑 清淨
 𦵑𦵑𦵑𦵑 淨居天子
 𦵑𦵑 蓮花(淨花)

49 𦵑

* mi 目。眼。

{	ān	dmi	{	梅	mei	{	(重唇音)
	u	dmi		每	mei		
	ai	mi		昧	mei		

Cf. Tib. mig; Bur. mya-k; Ch. mu-k;
 Mo. mö, m'ö; Lisu mu-su;
 Lo-lo-p'o mē-dou⁴; Jurch. cl-mye;
 Newārī mi-k'a

Ex: 𦵑𦵑 廣目(Viṣṇupakṣa)

50 𦵑

* zu 秘。密。

𦵑' zu' 湟落 ni+lo

51 𦵑

* wi 眷(?)

{ ō dui (輕唇音)

52 𦵑

* zi 與。俱。

𦵑' zi' 頤 lii (Jap. zai)

— 14 —

53 𡿨

*ts'wi 養(?)

$\left\{ \begin{array}{l} \text{𡿨} \text{ ts'wi} \\ \text{𡿨} \text{ ts'i} \end{array} \right\} \text{ 養合 ts'i}$

Ex: 𡿨 供養

54 𡿩

*lu (dzu) 和合。

$\left\{ \begin{array}{l} \text{𡿩} \text{ klu} \\ \text{𡿩} \text{ xlu} \end{array} \right\} \text{ 落 to}$

55 𡿪

*wia 文

$\left\{ \begin{array}{l} \text{𡿪} \text{ dui} \\ \text{𡿪} \end{array} \right\} \text{ 蔚 wei}$

Cf. Ch. weiz

56 𡿫

*ša 七 seven

$\left\{ \begin{array}{l} \text{𡿫} \text{ gša} \\ \text{𡿫} \text{ ša} \end{array} \right\} \text{ 折 cō/sò}$

Cf. A-hu chau⁴, nye chā; Lolo-pi chau⁴

Ex. 發緯七休

57 𐼁

* *na* 漂

𐼁¹ *na* { 那 *na* { (舌頭音).
難 *nan*

Cf. *nyi nê*; *A-hi nyi*³

Lo-lo-p'o nê

Ex: 龍緯漂淺

58 𐼂

* *me* 關

me (重唇音)

Cf. *Čur-ma-tse* (*Čur y*) *me*

(*Č. me*) (*Čap me*, *Čur me*)

Ex: 龍𐼂多關 (*Čur me*)

59 𐼃

* *ni* 助辭 (同音 14)

𐼃¹ *ni* { 你 *ni* { (舌頭音)
尼 *ni*

Cf. *Lo-lo-p'o nyi*² (dans les demandes et les réponses)

Č. ni (尼)

— * —

Ex: 菽菀牟尼 (muni)

60 菽

* ge (ge) 受
 ㄙㄅ̌ lge 噉 hui
 Cf. nasö gweh
 nge gha (= na)

61 菽

* ge 真. 貴. 正.
 ㄙㄅ̌ lge (?) 英皆 i + rie

62 菽

* gi ?
 ㄙㄅ̌ gi

63 菽

* hwe 守. 護
 ㄙㄅ̌ hwe
 ㄙㄅ̌ stea (?)
 ㄙㄅ̌ k'ui { 菽 wei { (喉音)
 ㄙㄅ̌ ?
 Cf. Ch. hu (護)

64 菽

* we ?
 ㄙㄅ̌ dwe (輕唇音)

— 17 —

三

65 𪛗

* lu 身

{ 𪛗 lu { 六 lu (風胤音)
𪛗 lu

Cf. Tib. lu lu-s

Ex. 𪛗 𪛗 人身

66 𪛗

* me 女

{ 𪛗 me 名 min (fap. mei) (重唇音)

Cf. Ngi amā'i (fille); Lo-lo-pō zō-mē (id.)

A-hi u'-mē³-zō⁴ (id.)

67 𪛗

* je 自。已。

𪛗 je 𪛗 jai (fap. ri) (喉音)

Ex. 𪛗 𪛗 自他

— 19 —

𐰇

72 𐰇

* dhi 字

$\left\{ \begin{array}{l} dhi \\ dh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泥 ni(jap.dai) \\ 塗 ni(jap.da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 \end{array} \right\} \text{(舌頭音)}$

Cf. Ch. tsi(jap.dai)

𐰇

73 𐰇

* k'we 戲

$\left\{ \begin{array}{l} aip\bar{e} m\bar{e}he \\ aip m\bar{e}we \end{array} \right\}$
 Cf. Ch hi(戲)

74 𐰇

* ži 煩。惱。

ḡā ḡzi 日知 ži + ži

Ex: 𐰇𐰇 煩惱

— 20 —

𐵄

75 𐵄

*ni = Two

$\left\{ \begin{array}{l} \text{𐵄} \\ \text{𐵄}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gni}^? \\ \text{gn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能} \\ \text{能}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nön} \\ \text{nön}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舌頭音)} \end{array} \right.$

Cf. Tib. *ni*, *nis* (g-*nis*)

Lo-lo and Mo-so *ni* / *ni*

Ch. (Southern dialects) *ni*

𐵅

76 𐵅

*ou (zu) 如

$\left\{ \begin{array}{l} \text{𐵅} \\ \text{𐵅} \\ \text{𐵅} \\ \text{𐵅}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bsu}^? \\ \text{su} \\ \text{zu} \\ \text{zu}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宿} \\ \text{續}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siu/su} \\ \text{s'ü} \end{array}$

Cf. A-hi *zê*⁴ / *zcu*⁴ (façon, manière);

Nyi *zé*; Lo-lo-p'o *i'-chu*⁴ (ain si);

Ch. *zu* (如)

Ex.: 𐵅 𐵅 如是

— 21 —

77 𐰚

*gi

匠。工。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 \\ \text{𐰚}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gi} \\ \text{ts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吃} \\ \text{吃}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ki} \\ \text{k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牙音)} \\ \text{(牙音)} \end{array} \right.$

Cf. *Nyi nē* (habile); [*Ch. nui* (工)]

𐰚

78 𐰚

*a

一。助辭。

u a 阿 a (喉音)

Cf. *A-ha u³* (particle *anale*)

𐰚

79 𐰚

*wa(wē)

敬。禮。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 \\ \text{𐰚}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wa} \\ \text{we}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輕唇音)} \\ \text{(輕唇音)} \end{array} \right.$

𐰚

80 𐰚

*je

於。為。之。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 \\ \text{𐰚}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ext{je} \\ \text{je} \end{array}$

— 22 —

81 𠵹

$\begin{cases} \text{in} & \text{je} \\ \text{in} & \text{ji}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耶} & \text{je} \\ \text{盈} & \text{jin} \end{cases} \text{ (喉音)}$

*le (œ) 露 (?)

$\begin{cases} \text{ly} & \text{ldz-l'œ (?) } \\ \text{og} & \text{t'œ (?) } \end{cases} \text{ 領 lin (Jyp. rei)}$

Ex: 𠵹 𠵹 甘露

𠵹

82 𠵹

*li (œ) ?

𠵹 ali

𠵹

83 𠵹

*gu 堅固。

𠵹 gu

Ef. Ch. Ku (固); Nyi K'œi Kœi (dur);

Lo-lo.p'œ Kœi²-Kœi³; A-ki K'ya-K'œ³(dur)

Ex: 𠵹 𠵹 堅固

84 𠵹

*dœu 宜顯。

	$\left\{ \begin{array}{l} 75^{\circ} \\ 75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gdiu' \\ gdiu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魚} \text{ nuu (Jap. di'nu, niku)} \\ \text{常} \end{array} \right.$
85 嬾		*ju(jö)	常
	$\left\{ \begin{array}{l} u \\ u' \\ u''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ju \\ ju(?)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藥} \text{ jao} \\ \end{array} \right.$
86 嬾		*gu	?
	$\left\{ \begin{array}{l} \text{ayn} \\ \text{ergu} \end{array} \right.$		



87 嬾		*nu (nü)	五 five
	$\left\{ \begin{array}{l} \text{ } \\ \text{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nu \\ bnu'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魚骨} \text{ jü+nu} \\ \text{(开音)} \end{array} \right.$
	<p>Ex. Ch. nu, nü; Burmese na, Tib. l-na; Lepcha fa-no; A-hi ngo; Ngi gha (=na); Lo-lo-po ngo.</p>		

— 24 —

𐄌

88 𐄌

*re

多

re

Cf. Lo-lo-po-ra' (tour)

Ex. 𐄌 𐄌 多 閑 (Vais'ramana)

𐄌

89 𐄌

*gi

𐄌

{ 𐄌 gi

{ 𐄌 gi

Cf. Ch. kü (𐄌)

90 𐄌

*li

?

{ 𐄌 li

{ 𐄌 li

{ 𐄌 li

91 𐄌

*de (?)

淺

𐄌 gde (?)

寧 nin (Jap. dei, nei)

Ex: 龍 鄉 深 淺

92 鄉

* *du* 兩

16' *'du* 尼足 *ni+tsu*

Cf. *Lion-mosso pa-zo*

93 鄉

* *li'(di)* 四 *four*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 \quad ldi' \\ \text{𐰚} \quad lda \\ \text{𐰚} \quad zla' \\ \text{𐰚} \quad lha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 \\ \text{𐰚} \quad la \end{array}$

Cf. *Nyi shlā*; *A-hi li²*; *Zo-lo-p'o li²*;

Burmese le; *Mo.lu*; *Čai-Kia s-la*;

Miao-tsi p-lu

Ex: 鄉 龍 四 隅

94 鄉

* *me* 不。無。

16' *dme* 名 *min(jap.mei)* (重唇音)

Cf. *Tib. mi*; *Ch. mei* (沒)

— 26 —

95 𣎵

*tse 了。解。

𣎵 rtse { 井 tsai
精 tsain
菁 tsain (齒頭音)
剪 tsiam
姐 tsie

96 𣎵

*rwa (?) ?

𣎵 rwa (?)

Ex: 𣎵散 方便

97 𣎵

*zi 最。甚。

𣎵 zi...

98 𣎵

*gi 益

𣎵 olgi

Ex: 𣎵𣎵 利益

99 𣎵

*ke 欲

𣎵 dke

100 𐼀

*ne 心

$\left\{ \begin{array}{l} \text{𐼀}^n \text{gne}^2 \\ \text{𐼀}^n \text{gne} \\ \text{𐼀}^n \text{ne}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你} \text{ni} \\ \text{寧} \text{niri} \end{array} \right\} \text{(舌頭音)}$

Cf. Tib. *ſ-ñiri*; *Nyi ga(i) mā*;
A-hi ni'-mo³; *Lo-lo-po ni'-mo³*;
Dion-mosso ni

101 𐼁

*či 六 six

𐼁 č'i 抽 č'ou (正齒音)

Cf. *A-hi tch'ou²*; *Lo-lo-po tch'ou²*;
Dion-mosso tcha-kou;
Miao-tsi (pou-mang) chou;
Miao-tsi (k'a-nao) tchoo.

102 𐼂

*wa(va) 花.華。

𐼂 dwā 𐼂 (輕唇音)

Cf. *Mo-ho-ho, ha-ha*; *A-hi ri'-lo³*;
Nyi, ri'lo³; *Lo-lo-po ri'-lo³*;
Ch. hwa.

103 𐼃

*lo 從.出.(?)

𐼃 slo³

— 21 —

104 𣎵

*lo ?
𣎵 tho

105 𣎵

*tā 佛 Buddha

{ ① tā { 達 tā { (舌頭音)
② t'ha { 他 tā {

Ex: 𣎵 七佛

𣎵 (同音13) 佛陀 (Buddha)

106 𣎵

*čā 德。正。

① čā 徹 čö (正齒音)

Cf. Čh, čer (正);

Nyi djo (droit, d'une rectitude morale);

A-hi tcha² (bon, beau, bien, convenable).

107 𣎵

*ra 去。流。漏。

{ Lⁿ ra² { 囉 lo (*la) { (風龍音)
L ra {

Cf. A-hi ro² (marcher, aller)

Ex: 𣎵 𣎵 𣎵 𣎵

𐼁𐼀𐼁𐼀過去

108 𐼁𐼀

*zi ?

$\left\{ \begin{array}{l} \text{𐼁𐼀} \quad \text{zdi} \\ \text{𐼁𐼀} \quad \text{zdi} \\ \text{𐼁𐼀} \quad \text{zi} \end{array} \right.$

109 𐼁𐼀

*gi 九 nine

$\left\{ \begin{array}{l} \text{𐼁𐼀} \quad \text{gi} \\ \text{𐼁𐼀} \quad \text{dgi} \end{array} \right.$

Cf. Ch. k'iu; Tib. d-gu;
 A-hi ken³; Ngi kē;
 Lo-lo-po ken³; Čün-kia-tsi kou;
 Mo. gouu, gou-kou;
 Miao-tsi kou, kió, kiaa.

110 𐼁𐼀

*gu 頭

$\left\{ \begin{array}{l} \text{𐼁𐼀} \quad \text{dgu} \\ \text{𐼁𐼀} \quad \text{bgu}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吳} \quad \text{wu (dop. 20)} \\ \text{扁} \quad \text{ken (?) }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喉音)} \end{array} \right.$

— 30 —

Cf. A-hi o'-kou; Nyi o kó;
Lo-lo-p'o vov-di; Tib. m-go;
Mo-so wu-k'ua, ku-lü, ku-lö

111 𐵓

* gre

始。先。首。初。

{ 𐵓' xgre
𐵓' lgre

Cf. n 110

112 𐵔

* li

?

{ 𐵔' gli'

113 𐵕

* dwc(?)

右

{ dwc(?)

Ex. 𐵕 𐵕 左右

114 𐵖

* p'o

上。一。長。

{ 𐵖' p'o' { 𐵖' p'u' } (重唇音)
𐵖' p'o' { 𐵖' p'u' }
𐵖' p'o'(?), p'u'(?)

- 115 翅 *ji 更.重.復.還.
 ㄍ ji 已 ji
 ㄆ ㄆh. ji (亦)
- 116 𪔐 *tja(?) ?
 ㄌ tja(?)
- 117 𪔑 *lou 列.折.
 ㄆ" dbrl 𪔑 { miao. mmo { (重唇音)
 (jap. bō, mō; laku, moru)
- 118 𪔒 *gi 力
 ㄋḡ gi 夷隔 i (gi) + nie
- 119 𪔓 *su 何
 ㄋḡḡḡ bsi
 ㄆ Ahi. a'-seu³ (qui, lequel);
 nyi āsa (qui);
 Lu-lo-pō a'-tra' (que, quoci).
- 120 𪔔 *ʃL 先.往.故.曾.

— 36 —

- 121 𣎵 $\dot{s}i$ (正齒音)
 Cf. Ch. $\dot{s}i$ (始), si (昔).
 Lo-lo-p'a cheu^h-mè³ (avant-hier),
 cheu^h-o-mè³ (le jour d'avant-hier).
- 122 𣎵 $*ti(?)$ 解(?)
 $\dot{t}i$
 $thi(?)$
 Ex.: 𣎵 𣎵 解 𣎵
- 123 𣎵 $*ni$ 至。到。徧。
 $\dot{n}i$ 能 $nön$ (舌頭音)
- 124 𣎵 $*ti$ 妙麗美善。
 $\dot{t}i$ 特 $t'o$ (舌頭音)
- 125 𣎵 $*wo$ 義
 $\dot{w}o$ 𣎵 $wän$ (輕唇音)
 $wö$

125 𦉰 * bhi 下
 $\left\{ \begin{array}{l} \text{𦉰} \\ \text{𦉰} \\ \text{𦉰}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hi \\ dbhi \\ zb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迷} \\ \text{迷} \\ \text{迷}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mi \\ mi \\ m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jap. bei, mei) \\ (jap. bei, mei) \\ (jap. bei, me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重唇音) \\ (重唇音) \\ (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126 𦉱 * li 尼。備。
 $\left\{ \begin{array}{l} \text{𦉱} \\ \text{𦉱}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hi \\ zh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勒} \\ \text{勒}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lo \\ lo \end{array} \right.$

127 𦉲 * li (Si) 易
 $\left\{ \begin{array}{l} \text{𦉲} \\ \text{𦉲}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li \\ ldi \end{array}$
 Cf. *nyi lai* (facile); *A-hi lai* (facile, comode)

128 𦉳 * če 禁
 $\left\{ \begin{array}{l} \text{𦉳} \\ \text{𦉳}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če \\ bče \end{array}$

129 𦉴 * ri 骨
 $\left\{ \begin{array}{l} \text{𦉴} \\ \text{𦉴}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ri \\ r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骨} \\ \text{骨}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lin \\ lin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jap. rei) \\ (jap. rei) \end{array} \right\}$
 Cf. *A-hi rei-kou*; *Dion-Moss ko(r) li*

130 𐵓

*le(ɛ)

受取承。

{	𐵓	lde	{ 領. lin(jap rei)
	𐵓	lde	
	𐵓	lde	

131 𐵔

*ke

住。在。

{	𐵔	ke	{ (正音)
	𐵔	ke	

Cf. Ch. 𐵔 (住); Nyi tcho (être)

132 𐵕

*toi

色

{	𐵕	rtai	{ 則 tso
	𐵕	rtain	
	𐵕	rtai	

Cf. Ch. so, sō (色)

133 𐵖

*li(ɛ)

當可。

{	𐵖	ldi	{ 𐵖 lo
	𐵖	ldi	
	𐵖	ldi	

Cf. A-hi di² (Verbe auxiliaire. Pouvoir.)

permettre, possible), do² (pouvoir, falloir, devoir);
 Le-lo-pis do² (pouvoir, devoir)

134 𐰚𐰆

* wi

作。為。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dwi \\ dwi \\ wi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wei \\ wei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輕唇音} \end{array} \right.$

Cf. Ch. wei (為)

135 𐰚𐰆

* je

持。舍。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je \\ (?)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耶} \\ \text{耶}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je \\ je \end{array} \right.$

Cf. Nyi vei (prendre)

136 𐰚𐰆

* si

Cf. n° 149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si \\ si \end{array}$

137 𐰚𐰆

* gi

攝

$\left\{ \begin{array}{l} \text{𐰚𐰆} \\ \text{𐰚𐰆}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gi \\ dgi \end{array}$

— 36 —

138 纛

*ta

者。是。

7

ta 恒 tan

139 纛

*dzu

領。主。

57

dzu 尼足 ni + tsu

Cf.

Ahi dzu⁴ (gouverner, régir)

140 纛

*dzu

勞。騶。

157

'dzu

{~~ni~~ nia (jap. dzu, nia)

15

'dzu

141 纛

*dzu

Cf. n° 140

15

'dzu

142 纛

*nō(?)

Cf. n° 143

{
Δi
Δy

bne

bne

143 纛

*nō(?)

呢(?)

{
Δi
Δy

bne

bne

{
魚各. ju + no



144 𠂔

* če(děe) 行

$\begin{cases} \text{q}^{\text{h}}\text{on} & \text{gč'e} \\ \text{q}^{\text{h}} & \text{gč'e}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尼征} & \text{ni} + \text{č'e} \end{cases}$

Cf. *nyi jè* (aller)

Ex.: 𠂔 𠂔 經行



145 𠂔

* ga(gu) + ten

$\begin{cases} \text{q}^{\text{h}} & \text{dga}^{\text{h}} \\ \text{q}^{\text{h}} & \text{dga}^{\text{h}} \\ \text{q} & \text{kha} \end{cases} \begin{cases} \text{𠂔} & \text{no} \\ \text{𠂔} & \text{ko} \end{cases}$

Cf. *Yefcha ka-ti*; *kami ka-su*;
gešitša s-ka

146 𠂔

* žo 𠂔

𠂔 žo'

147 𐵓𐵔

*zi (si) Cf. n° 136 樹木。

𐵓 zi 西 si

Cf. Nyi sè; A hi seu³; Lo-lo-po se³;
P'u-p'u su-ma; Mo. se, sò, so, sa
(Wood); nolsò, se-n-i (sen (tree))
Ch. šu; Tib. šin; Chö-ko si-ma;
Newārī si-ma.

148 𐵓𐵔

*zo (zō) 計主。

𐵓𐵔 groi 𐵓作 ji+tes

149 𐵓𐵔

*mü

{ 𐵓𐵔 gmu²
{ 𐵓 dmu { 沒 mo, mu
{ 𐵔 dmi

Cf. A hi mori-teu, mori¹-teu, meu¹-té;
Nyi msütou; P'u-p'a mi-to;
Mo. m'ö, mi; Tib. mö, me;
Lepcha mi; newārī mī

150 菰

* mu

勛。搖。

$\begin{cases} a^n & mu^2 \\ a & mu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菰 \\ 莽 \end{array} \right. \begin{matrix} mai \\ \end{matrix} \left\{ \begin{array}{l} (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Ex.: 菰蕒 牟尼 (muni)

151 菰

* bu

燃。燒。

$\begin{cases} na & bu^2 \\ g & bu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北 \\ 比 \end{array} \right. \begin{matrix} pei \\ \end{matrix} \left\{ \begin{array}{l} (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152 菰

* dha

?

$\begin{cases} dha \\ \end{cases} \left\{ \begin{array}{l} 但 \\ 咤 \end{array} \right. \begin{matrix} tan \\ na \end{matrix} \left\{ \begin{array}{l} (舌頭音) \\ (jap, da tan, na tan) \end{array} \right.$

153 菰

* dan

?

$\begin{matrix} \Delta E \\ \end{matrix} \quad \begin{matrix} dan \\ \end{matrix}$

$\begin{matrix} \Delta E \\ \end{matrix} \quad \begin{matrix} dan \\ \end{matrix}$

154 菰

* dxi

?

$\begin{matrix} \Delta E \\ \end{matrix} \quad \begin{matrix} dxi \\ \end{matrix}$

— 40 —

元

155 元

*me

寂。閑。

d { 咄 mi (jap. mei)
明 min (jap. mai)
名 min (jap. mei)
面 mien
麵 mian
冕 mien

Cf. Ch. mö (默)

156 元

*ghi

氣(?)。脉(?)。

gghi 夷隔 ji+kie

丰

157 丰

*du (nu)?

du (nu)

𐼁

158 𐼁

* ru 諸

𐼁 ru { 𐼁 leu
𐼁 𐼁 leu + tin

Ex: 𐼁 𐼁 諸法

159 𐼁

* na 空

𐼁 dia

Cf. nyi ko (vide); Lo-lo-p'o ya-ka';

Ex: 𐼁 𐼁 虛空

160 𐼁

* du 有

𐼁 du

Cf. Čuri-xia-tsi diou

161 𐼁

* ha(?) ?

𐼁 ha(?)

162 𐼁

* č'o 結

𐼁 č'o

— 42 —

163 𐵑

*žir (d'ir) 重.不輕.

𐵑 gžir (風.觀音)

Cf Nyi tje' (loud)

Lo-lo-po li* (id.)

𐵒

164 𐵓

*bu 故.因.以.依.隨.

{	ng	'bu	{	謀 mou. (jap. bō, mu)	{ (重唇音)
	gn	dbul			
	ng	'bu		暮 mu (jap. bō, mu)	

165 𐵔

*bhe 教.示.

𐵔 bhe 万 wan (jap. bam. man)

166 𐵕

*dā (?) 偈 gāthā

𐵕 lda

167 𐵖

*lu ?

𐵖 lu

反

169 反

* a 音譯字

u a 阿 a (喉音)
反者梵語經辭中用,又藏語經
文中亦用也(文海雜類)

169 反

* jo 讚

u jo 養 ja (jap jo)

反

170 反

* la ?

{ gⁿ bla²
s bla

171 反

* li (ōi) 死

言ⁿ zli²

Ex: 反群生死

172 後

𐽄

*le(ɔe)

ɔle'

𐽄

𐽄

173 𐽄

*tu

𐽄 a thousand

𐽄 tu(?) 都 tu
Cf. A-hi te³; Lo-lo-po to³;
nyi toin.

174 𐽄

*g'u

?

{ 𐽄 g'u
𐽄 g'u

175 𐽄

*tsi

限。第。

{ 𐽄 gtsi { 𐽄 tse
𐽄 gtsi'

𐽄. 𐽄 𐽄 𐽄 - 第四

176 𐽄

*bhi(?)

?

𐽄 dbhi

— 45 —

𐰇

177 𐰇

DN1 *sa
bsa { 宣 süan
襪 süan } ?

𐰇

178 𐰇

り *te
te ?

𐰇

179 𐰇

𐰇 *zū
gū ?

𐰇

180 𐰇

𐰇 *ru 世
ru 𐰇 𐰇
Ex: 𐰇 𐰇 世間

— 46 —

𐄌

191 𐄌

**pi*

教。令。

𐄌

pi

{	皮	<i>pi</i>	{ (重唇音)
	霹	<i>pi</i>	
	毳	<i>pi</i>	
	脾	<i>pi</i>	
	鼻	<i>pi</i>	
	被	<i>pei</i>	
	備	<i>pei</i>	

192 𐄌

**bu*

勝。殊。

{
𐄌
𐄌

bu

bu

{ (重唇音)

𐄌

193 𐄌

**wa*

廣

𐄌

wa

(輕唇音)

Cf. Lo-lo-p'o uè' (grand)

Ex.: 𐄌 𐄌 廣目 (Virūpaṇṣa)

184 𐵇

* *jon(jō)* ?
 𐵇 *jon* 樣 *jaŋ* (ʔop.jō)
 6x: 撒 𐵇 鷺子 (掌中珠, 17a)

185 𐵈

* *zu(?)* ?
 𐵈 *gzu*

186 𐵉

* *tsi* 藥
 𐵉 *tsi* 則 *tse*
 Cf. A-ki nō¹-ts'e⁴, nou¹-ts'e⁴;
 Nyi nāt¹e⁴; Lo-lo-pō nā¹-ts'e⁴;
 Lo-lo-nasō nīt¹e⁴; Nasōpu kou-ts'e⁴;
 Jib. i-tsi, Ch. tsin (津).

187 𐵊

* *dze(dzē)* 時
 { *nĕn* 'dze' { 尼精 ni+tsuŋ { (齒頭音)
 { *ĕn* dzeŋ {

188 𐵋

* *jō* ?
 { *qun* *gju*
 { *qū* *gje* (喉音)

— 4 —

父

189 安

 $\bullet li(\beta_i)$

地

4. *loli* 勒拉

Cf. Mo. la (field)

198 女力

* 120

穴、孔、竅、

$\overline{\sigma}_{EN} \quad g d^{\nu o} \quad n \times n \quad n_i + \bar{c} a n$

Cf. Ngi. tcheu (ouverture)

191 靖

* $m_u(m_0)$

孔。竅。谷。川。流。

{ $\begin{matrix} a^n & nu \\ \bar{a}^n & mo \end{matrix}$ (重唇音)

21 mo

Ex: 滾奇擺經鑄龍 人身中有九竅

192 幾

*gi(?)

五、

57 $\log(2)$

Cf. *Nyi ghā lā* (= *nālā*); *Nosō ngp. C.*

— 49 —

𐼁

193 𐼁

* li

堅固。

𐼁

cli

Ex: 𐼁𐼁 堅固

194 𐼁

* na

煩惱。

𐼁

na

Ex: 𐼁𐼁 煩惱

𐼁

195 𐼁

* si

具

𐼁

si

Cf. *Nyi zé toü* (instrument); *zēü* (user);

A-hi zé, zēü (seigneur, employer, dépenseur)

𐼁

196 𐼁

* ju

前

𐼁

ju

𐼁 ju

— 50 —

榆 jü
 與 jü
 譽 jü
 谷 ku

𐵑

197 𐵑

*ka

?

NEA

ka

𐵑

198 𐵑

*še

順。隨。達。得。獲。

g

še 成 čen (正齒音)

𐵑

199 𐵑

*na

好。善。

(10) na? 訶h (牙音)

Cf. Nyi-gha (= ne) (bon, le bien);

Ch. hao (好)

200 𐼀

* ze

時

{ 𐼀¹ gre¹
𐼀² gre²
𐼀³ ze

201 𐼁

* tri (ti)?

化

𐼁¹ rtri (?)

(舌頭音)

𐼂

202 𐼃

* gha

等(?)

𐼃¹ gha

(牙音)

𐼄

203 𐼅

* wa

主, 帝。

𐼅¹ wa

(輕唇音)

𐼅² 𐼅³ 𐼅⁴ 𐼅⁵ 帝釋天

Cf Ch. wari (王); sifan pa (roi);

Nasö wò-om (roi); A-hi ngeu³-mou³,

reu³-mou³, ouo³-meu³ (roi)

— 32 —

𐵇

204 𐵇

*wo

垂.懸。

$\left\{ \begin{array}{l} \overline{ro} \\ \overline{ro} \\ \overline{ro}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dwo \\ wo \\ wa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 wo \\ 𐵇 wo \\ 𐵇 wo \end{array} \right.$

Cf. *Ny ghoutché (=riuö)* (accrocher, suspendre); *A-hi ngou (riu)* (accrocher)

𐵈

205 𐵈

*le

見

$\left\{ \begin{array}{l} \overline{ri} \\ \overline{ri}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le \\ le \end{array}$

206 𐵉

*k'u

供.求(救)。

$\left\{ \begin{array}{l} \overline{m} \\ \overline{m}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z'u \\ z'u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 k'u \\ 𐵉 k'u \end{array} \right.$

Cf. *A-hi ngou* (sauver);

Ch. *Kieu* (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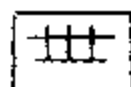
Ex.: 𐵉 𐵉 供養

207 𐰇𐰆𐰏𐰢 | * ʒe 安。察。
 { ʒn ʒe'
 { ʒ ʒe { 𐰇𐰆 ʒen (ʒap. ʒei)
 { ʒn ʒa
 Cf. Ch. ʒo (察)

208 𐰇𐰆𐰏𐰢 | * ʃe 成
 ʃ ʃe 成 ʃ'en (ʒap. ʃei)
 Cf. Ch. ʃ'en (成)

209 𐰇𐰆𐰏𐰢 | * ʈi 頂
 { ʈn ʈi'
 { ʈ ʈi { 周 ʈou

210 𐰇𐰆𐰏𐰢 | * bho ?
 𐰇 bho



211 𐰇𐰆𐰏𐰢 | * dʒu 居。座。坐。
 𐰇 dʒu 尼祖 ni+tu

— 84 —

Cf. Ch. *tsiŋo* (坐)

𐄣

212 𐄣

**k'i*
a₁f₀n m₁k'i

?
(牙音)

𐄣

210 𐄣

**bhe* 高
n₂n₁ ʔh₂i 命 m₁i₂ (重唇音)

Cf. A-hi mō. mou (haut, élevé);

Nyi mōu (haut);

Lo-lo-pō mou (élevé)

214 𐄣

**zwi* (?)
z₁w₁i (?)

?

𐄣

215 𐄣

**se* 智
f₁q₁n₁ g₁se { 寫 sie

— 55 —

		lqin	gse	
216	𐰇𐰺𐰍		*dur	?
		Δyl	bdur	

𐰇

217	𐰇𐰺		*ni	𐰇
		{ qn	ni'	
		{ q	ni	{ (舌頭音)
		{ j	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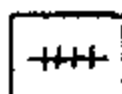
218	𐰇𐰺𐰍		*ka	𐰇𐰺 (3)
		{ m	dka	𐰇 ko (Jap. katsu)
		𐰇𐰺: 𐰇𐰺 𐰇𐰺 𐰇𐰺		

𐰇

219	𐰇𐰺𐰍		*gu	中
		og	bgü	

— 56 —

33 hgn(?)
 Cf. A-hi kou (milieu; dans; à l'intérieur)
 Nyi Kò (milieu)



220 𐰇𐰆

*šĭ

至(?)往(?)

𐰇

šĭ { 室 šĭ
 實 šĭ

221 𐰇𐰆

*šĭ

?

𐰇

šĭ { 世 šĭ
 釋 šĭ

Ex.: 𐰇𐰆𐰇𐰆𐰇𐰆帝釋天



222 𐰇𐰆

*wō

入

𐰇

wō

Cf. A-hi ngen" (= nō), gen"
 Nyi Leugè

223 𐼁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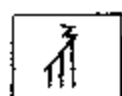
* g'i

清

ny' g'i

Cf. nyi ki'ai (pur)

Ex. 𐼁𐼀 𐼁𐼀 清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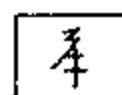
224 𐼁𐼀

* tse

法 (dharma)

ts' tse 精 tsin (齒頭音)

Cf. Tib. Čos, Čö



225 𐼁𐼀

* t'a

其

{ 01 t'a
0 t'a

{ (舌頭音)

Cf. n'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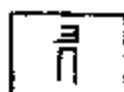
226 𐼁𐼀

* ju

?

ny ju

— 58 —



227 𐄎

*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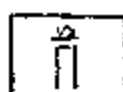
?

{ 𐄎
𐄎
𐄎
𐄎 }

le

le

le



228 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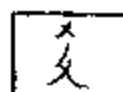
*te

𐄎

te 丁 tin

cf. Tib lta-wa, Mao-ti den-di;

Min xia io'-fou-ti Nyi ti'i k'o'i don;



229 𐄎

*yü

瑞

𐄎

yü

{ 王 jü (zap. g'ok'u)

獄 jü (zap. g'ok'u, g'ok'u)

— 59 —

𐵇

230 𐵇

* dʒi 迴
 ɛn dʒi' 尼貴 ni+tee(ʃʃ)
 𐵇: 枝𐵇輪迴

𐵈

231 𐵈

* dʒir(dʒir) ?
 {
 1 dʒir
 2 dʒir

𐵉

232 𐵉

* dʒwa ?
 𐵉 dʒwa

𐵊

233 𐵊

* lu(dʒu) 增加。
 3 ldu 魯 lu

— 60 —

Ex.: 𐵓𐵔 敬增長 (Virūdhakah)

234 𐵓𐵔

*tʰwi

拜禮。

𐵓 tʰwi

Ex.: 𐵓𐵔 禮拜。敬禮。

235 𐵓𐵔

*ti

從能可(?)

𐵓 oti 底 ti

236 𐵓𐵔

*tʰe

說講宣述暢。

𐵓 tʰe { 青 tʰi (Jap. sei)
請 tʰi (Jap. sei)

237 𐵓𐵔

*wi

生。

𐵓 dwi

(輕唇音)

238 𐵓𐵔

*si

充滿。

𐵓 bsi (bswi)

(齒頭音)

— 61 —

𐰇𐰆

239 𐰇𐰆

* li Cf. n°1.

一。也。

{ 𐰇𐰆 gli¹
𐰇𐰆 gli²
𐰇𐰆 li²
𐰇𐰆 li

240 𐰇𐰆

* Wi

你。做。為。

{ 𐰇𐰆 dwi
𐰇𐰆 dbi(?) { 為 wei
𐰇𐰆 bi² { 達 wei { (輕唇音)
Cf. Ch. wei (為)

241 𐰇𐰆

* ra

許。話。

ra 囉 b, *la (ra)

𐰇𐰆

242 𐰇𐰆

* g'i
𐰇𐰆 dg'i

乃。時。

— 62 —

223 𠵽

*g'e

過.益.上.

ng

'g'e

𠵽

224 𠵽

*dzo

譬.喻.

ŋE

gdo

Cf. Ngi. tria (comparer)

225 𠵽

*n'o (nō)

故.緣.為.

{ ŋn
ŋg
g
ŋg
g'
ŋ
ŋ

gnē

gnu

nu

gn'a

na

n'o

nō

{ 𠵽 nian (Jap. nō)

𠵽

226 𠵽

*li

?

— 63 —

$\Delta n n$ $l i^3$ 縲 $l e i$
 Ex. 縲 縲 子縲 (掌中珠 262)

貝

247 𪛗

$*bhi$ 光
 $\left\{ \begin{array}{l} n g n \\ \text{2}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bhi \\ d l i (?) \end{array} \left\{ \begin{array}{l} \text{(重唇音)} \end{array} \right.$
 Cf. $A-ni bo^3$ (luise, éclairer);
 $Nyi-ba$ (éclairer)

248 𪛗

$*tso$ 虛
 $\left\{ \begin{array}{l} \overline{a} n \\ \overline{a}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l} t s' o^3 \\ t s' o \end{array} \quad \text{宜則 } ji + tse$
 Ex. 𪛗 𪛗 虛空

249 𪛗

$*ze$ 甘(?)
 $\eta \beta$ $g z z e$
 Cf. $A-hi c'ö$ ($tch'eu^3$) (sucre; doux);
 $Nyi tch'è$ (doux)

— 64 —

Ex.: 則夜甘露

𐵄

250 𐵄

Δ 𐵄
*dʒe
dʒe

属(?)

𐵅

251 𐵅

𐵅
*ge
ge 宜則 ji+tse 山

𐵆

252 𐵆

𐵆
*tse
tse 精 tsir (yap. sei) (齒頭音) 他

Ex.: 𐵆 𐵆 自他

𐵇

253 𐵇

*ka

音譯字

η ka (𐼁 kiu) (牙音)
 𐼁者梵語字母中用也(文海雜類)
 Ex: 𐼁𐼁𐼁 η 𐼁 ka-li 父音(西藏話)

𐼁

254 𐼁

*t'i
 𐼁 t'i
 𐼁 t'i 𐼁 {特 t'o} (舌頭音)
 Cf Ch. t'ü (此)

是此斯。

𐼁

255 𐼁

*nō
 𐼁 nō
 𐼁 nō
 𐼁 nō { (舌上音) }
 Ex: 𐼁𐼁 善惡

惡。

— 66 —

𐄌

256 𐄌

*de

轉.傳.

𐄌 gdi 尼台 ni + t'ai
 Cf. Nyi t'ie (transporter),
 Ch. čuun (轉.傳. Jap. ten, den)
 Ex.: 𐄌 𐄌 流轉

𐄍

257 𐄍

*ma (mō)

種

{	ai	dmu	{	(重唇音)
	ain	me'		
	(aHn	tsi')		

𐄎

258 𐄎

*dzi

亦. Jap. 𐄎

𐄎 dzi' 子 t'ai

259 𪛗

* k'a 內.中.間.

{ 𪛗 d'ka²
𪛗 k'ha { 渴 k'o (zap. katsu)
cf. A-hi k'a³ (sur, dessus);
Nyi k'ia² (sur);
Ch. Kien (間. zap. kan)

260 𪛘

* be ?

{ 𪛘 dbe² (重唇音)

261 𪛙

* dza ?

𪛙 rza

𪛚

262 𪛛

* nu 取辭(同音, 20)以.

𪛛 nu (開音)

𪛜

263 𪛝

* ga (ga) 緊

— 68 —

| འགྲོ་འདུ་ མེ་འོ་

𐵓

264 𐵓

| འགྲོ་ མེ་
gie

相.形。
(喉音)

𐵔

265 𐵔

| འགྲོ་ མེ་
dzē (dzē)
dzē

餘。

𐵕

266 𐵕

| འགྲོ་ མེ་
bdkhi

?

𐵖

267 𐵖

| འགྲོ་ མེ་
p'u མེ་ མེ་
p'u (重唇音)

樹。

Cp. Nasö jélon, tsé-bou; sseu-bou;
Sifan shi-po, sin-po, chim-pou,
saim-bou; Ch. mu (木. jap. bou)

269 𪛗

* dze (dzɛ) 隅. 角.

{	NÉN	'dze	{	𪛗	tsin	{	(齒頭音)
	Él	dzeɪ		尼井	ni + tsin		
	nò	'tse					

𪛗

269 𪛗

* 30 (swə, swö) 三

{	𪛗	gso	{	𪛗	san	{	(齒頭音)
	𪛗	gswon					
	𪛗	gsön					
	𪛗	gso					

Cp. Ch. san; Tib. y-sa m,
A hi seu³; Ngi seu;

Lo-lo-p'o so³; Mo. souo; seu-kou;

Cun-kia-tsi slām. sam; Sifan sō-kon

Ex.: 𪛗 𪛗 三

— 70 —

𐵓

270 𐵓

?

天

𐵓

?

(重唇音)

Ex.: 𐵓𐵓𐵓 欲天麓

271 𐵓

*k'u (nu)

天

𐵓

z'k'u (?) (z'nu?) 魚骨 jü + k'u (牙音)

Cf. kopu mon-kouo; nasöpu mon-kô

Ex.: 𐵓𐵓𐵓 帝釋天

272 𐵓

*no

具.全.(功).

𐵓

zio 我 no

Cf. Ch. kü (具. jap, gu)

Ex.: 𐵓𐵓 具足.全備.

𐵓

273 𐵓

*dur

燠

𐵓

bdur

— 71 —

𐰇

274 𐰇

曰。謂。說。

* ji
 { qūn ji' { 依 i/ji
 ji' { 醫 i/ji
 ji' { 已 i/ji
 ji' { 夷 i/ji
 ji' { 姨 i/ji
 Cf. Ch. jüe (曰)

275 𐰇

* ki 已(?)

𐰇 ki 吃 ki

276 𐰇

* ri 所(?)

{ qū ri { 𐰇 ri
 ri { 𐰇 ri
 ri { 𐰇 ri

277 𐰇

* čo (?) 方(?)

𐰇 čo (?) 大 čan

— 72 —

278 𐵓

{
*ni
dri

?

279 𐵔

{
*zir
zir
nir (zir?)
脉(?). 氣(?).
日黃 zii + tre

𐵕

280 𐵖

{
*la
gla
gla
不諦。
(風靴音)

𐵗

281 𐵘

{
*zir
gzir
{
zi
zu
慧

Ex.: 𐵙 智慧

— 75 —

承

284 敬

* g'i 子
 子 g'i
 Ex.: 肅肅穆穆 淨君天子

丹

283 骸

* ju 搜(?) 尋(?)
u ju 余-ju

度

284 匏

* dǎo(?) 巡.踐.遊.行.
 丁恩 gǎo(?) gǎo(?) 尾征 ni + čen
 Cf. Si fan djouo (marcher), djouo (aller).

and

385 龍

* 20 ?
73 920

— 牙 —

牙

226 牙

*ri

得。護。

{ ri 为 li

227 牙

*di

數若干。

{ { n di' }
{ { n rdi (?) { 宜則 ji + tse }
{ { n rde

牙

228 牙

*dze

輪。輪迴。

{ { n gdze' }
{ { n dze' } { (正音)

Cf. Nyi tch'a (char);

A-hi tch'o" (char);

Ch. č'ö (車)

Ex.: 牙 牙 輪迴

— 76 —

𐰇

237 𐰇

* me ?
a1 me (重唇音)

𐰇

290 𐰇

* li 風
{ 𐰇 } gli { 𐰇 lo
{ 𐰇 } li { 𐰇 lo

Cf Nyi. moi-shlē; A-hi. moi⁴-hlee³;
Si on. Masso Lou-gou; Burm. li;
Tib. rluu; Si fan lon.

𐰇

241 𐰇

* ya (ga) 中。於。上。從。
{ 𐰇 } dga { 𐰇 no
{ 𐰇 } gha

— 76 —

𐵓

292 𐵓

*dzo

長 (long)

𐵓 𐵓 dzo 尼長 ni+čar

Cf. Ch. č'ar (長)

293 𐵓

*go(?)

?

𐵓 rgo(?)

294 𐵓

*ru

?

𐵓 ru

295 𐵓

*li (δi)

?

{ 𐵓 }
ldi' { 𐵓 }
ldi { 𐵓 }
lo

𐵓

296 𐵓

*li

音譯字(?)

𐵓 li { 利 li
裏 li
禮 li

— 77 —

	吏 li 曆 li 李 li
Ex. 𐽳𐽭𐽮	𐽳𐽭𐽮 w·n̄·a-li 母音(西藏語) 𐽳𐽭𐽮 ṁ·n̄·ka-li 父音(西藏語)

𐽳

297 𐽳𐽭𐽮

$\overline{A\Omega}$, *p'o 合.對.
 p'o(?) 李 pu (重唇音)

𐽳

298 𐽳𐽭𐽮

*dzi(?) 習(?)
 { nE· 'ka'
 nÉ· >dzi

𐽳

299 𐽳𐽭𐽮

*dzo 隆
 \overline{nE} 'dzo 尼長 ni+čeri (正齒音)

— 78 —

Cf. Ch. č'wan (懂)

𐄣

300 𐄣

*te

獨一。

𐄣¹ gte'

Cf. Lo-lo-pò t'i⁴ (1, 200); A-hi. t'i⁴ (id.);

Nyi. t'i (id.)

𐄣

301 𐄣

, *sü (se)

種 (seed)

{ 𐄣¹ sü { (齒頭音)
𐄣¹ sū

Cf. Nyi. sé (grain), sē (semer);

A-hi. sē (semer)

302 𐄣

*g'e

利

𐄣¹ g'e 迎 jin (lap. gei)

Ex. 𐄣 𐄣 利益

𐼁𐼀

303 𐼁𐼀

*dza 長

{ nE dza { 𐼁𐼀 tsan

{ nE tsa(dza) {

Ex. 𐼁𐼀 𐼁𐼀 增長 (virūdha kaph)

𐼁𐼁

304 𐼁𐼁

*dže 行.業.藝.

{ ΔZ dže

{ nE dži { 尼貴 ni + tse(če)

{ E n dže

Ex. 𐼁𐼁 𐼁𐼁 經行

𐼁𐼁

305 𐼁𐼁

*mi 默(?)

{ āi n dmi

{ āi mi { (重语音)

— 80 —

𐄌
𐄌

306 𐄌

**riu* (*riü*)

是也, 是也。

𐄌

riu

𐄌

riu

{ *ru wa, ru* } (牙音)

𐄌

riu

Dubious Characters.

307 𐄌

**wo*

?

{ 𐄌
𐄌 }

duo

wo

308 𐄌

**ni*

?

𐄌

ni

309 𐄌

**swe*

?

𐄌

gswe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 11 —		
3/8 終	<i>de</i> (?)	?
	<i>ʔide</i> (?)	
3/11 𐼀	?	?
	ʔ	
3/12 維	* <i>t'u</i>	?
	<i>t'u</i>	
3/13 𐼁	* <i>ten</i>	?
	<i>gten</i>	
3/14 𐼂	* <i>zi</i>	(現, 未)?
	<i>zi'</i> (西境 <i>si + to'in</i>)	
3/15 𐼃	?	?
	<i>aldra</i>	
3/16 𐼄	* <i>no</i>	?
	<i>gno'</i>	
	<i>gno</i>	
3/17 𐼅	* <i>ko</i>	?
	<i>ko</i>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 22 —

318 𐵓	𐵓	*ji ji	?
319 𐵔	𐵔	*ɣɿ(?) ɣɿ(?)	?
320 𐵕	𐵕	?	?
	𐵖	ɕi	
	𐵗	mu	
321 𐵘	𐵘	*ʃi ʃi	?
322 𐵙	𐵙	*tʂa tʂa	?
323 𐵚	𐵚	*dho (dhö) (於。所。處。)? dho dhe { (那 na.)	
324 𐵛	𐵛	*li (ɿi) li	?

— 83 —

324	𐰇𐰆	?	?
		<ɬ ?	
325	𐰇𐰆	* dʒi	?
		ɲɛn gɬʒi'	
327	𐰇𐰆	* tʃi(?)	?
		ɲɬ gʈʃi	
328	𐰇𐰆	* ka	?
		<ɲʌ dka	
329	𐰇𐰆	* la	?
		ɬʌ bʌ	
330	𐰇𐰆	* la(ɬʌ)	?
		ɲ lɬʌ	
331	𐰇𐰆	* wi(?)	?
		<ɬɲ dʌi'	
		{ Cf. 𐰇𐰆 (輕唇音) }	

— 14 —

372 𐵓𐵔

*ra

?

𐵓 ra

[Cf. 𐵓𐵔 la(ra) 𐵓(?)]

373 𐵓𐵔

*zir

?

𐵓 zir

[Cf. n. 279]

374 𐵓𐵔

*ne

?

𐵓 ne

印刷 大德市北區空山町 甲文堂

ERRATA.

Page	V, line 4,	for	先寸	read	先寸
,	VIII	,	19	,	蔣斧
,	XVIII	,	19	,	sevencharacter
,	XX	,	9	,	may be
,	XXII	,	22	,	l and r. I
,	XXIII	,	4	,	poking
,	,	,	9-10	,	'Similar Sounds'
,	XXV	,	6	,	a sard I
,	XXVIII	,	15	,	der
,	,	,	16-17	,	photograph
,	XXIX	,	9	,	an other
,	39 No 152	,		,	蔣
,	80	,		,	Characters.

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伯希和

从前人们仅仅是通过几件碑铭、几枚钱币和几卷《妙法莲华经》来了解西夏语文的,^[1]直到 1908 年人们才知道,那一年科兹洛夫上校[P. K. Kozlov]是何等幸运地在哈拉浩特掘获了足足一个书库的西夏写本和刻本。在他发现的文献里有几种或全或残的西夏字典,特别是有一本 1190 年的西夏文、汉文合璧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关于这本教材,伊凤阁先生[A. I. Ivanov]1909 年向俄国科学院《消息报》[Izvestiya]提交了一篇文章(第 1221~1233 页),可惜其中有若干明显的错误,它只能唤起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过了些年之后,由于没有更好的资料,劳费尔先生[B. Laufer]根据当时可以见到的东西向 1916 年的《通报》(第 1~126 页)提交了一项关于西夏语言的重要研究,而本哈第夫人[A. Bernhardt]和查赫先生[E. von Zach]也在 1919 年的《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卷 7,第 232~238 页)上首次尝试着对西夏文字系统进行了分析。值此期

* 聂鸿音译自 *T'oung Pao*, vol. 24(1926), pp. 399~403. 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间,伊凤阁先生把几页《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照片转给了罗振玉先生的一个儿子罗福长,从1914年起,罗福长据此在他的《西夏国书略说》里发表了关于造字原则的许多结论,^[2]这些结论与稍晚些时候本哈第夫人和查赫先生独立得出的差不多。除此之外,罗福长还在日本刊行了他所得到的照片的影印本。^[3]最终,伊凤阁先生在1922年决定把《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全部照片都交给罗振玉先生,罗振玉先生于1924年将其刊布。^[4]总之,我们就此全部保存下了1190年的这部著作,还据以产生了一项初步的结论,这就是伊凤阁先生在其1909年的论文中把用来给一个西夏字标音的两个汉字的字序读颠倒了,即他把那两个字从左向右读了,而实际上应该像通常那样从右向左读。伊凤阁先生的看法自然而然地使劳费尔先生对所引全部词语的比较研究跟着他亦步亦趋,由此造成劳费尔先生误把“人”的对音汉字“尼卒”读作“卒尼”,也误把“五”的对音汉字“鱼骨”读作“骨鱼”。^[5]

不过,对于西夏文对音汉字所提供的语音结论,重要的自然是人们希望用某种拼音文字的标音来核对和补足。人们应该特别感谢聂历山先生,他在这篇论文里使用了伊凤阁先生转给他的七张带有藏文标音的西夏残经照片,并据这些照片用语音学观点研究了334个西夏字。大体上说,他在结论中提出了与此前劳费尔相同的看法,即与西夏语有亲缘关系的是保保—么些语支而非藏语支。遗憾的是,聂历山先生并没有把他的研究与任何一种表现同样内容的刻本文献联系起来以核对他的解读。

由于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同类的藏文注音文献,所以聂历山先生使用的残叶堪称存世孤本。说实在话,在我携回的西夏文献里没有这种东西,我也没听说在柏林藏品中有这种东西,然而劳费尔先生却得到了斯坦因爵士在1924年所获两三叶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我也见过大英博物馆在1925年11月展出了类似的(或许是相

同的)几叶西夏佛经。复印这些残叶是必要的,因为这项工作极其困难也极其深奥,必须尽快安排人员对这批汗牛充栋的文献进行研究。

最后,还有一个文献会令我们多少有些吃惊,我想提请人们注意一下。距甘肃甘州约十里路的一座小庙里一直还保存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西夏仁宗皇帝给黑水河诸神的敕令。奥卢索[Aurousseau]先生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第13卷的第41~44页上翻译了这篇1176年的碑文,其依据是黎士宏在1675年的抄本,见所著《仁恕堂笔记》。^[6]1909年,叶昌炽在他的《语石》(卷一,第28~29叶)里刊布了他转抄的碑文,并且指出碑阳是汉字而碑阴是间有剥蚀的“番字”,因无良匠而致拓本模糊不可辨。1914年,罗福苕在他的《西夏国书略说》(第17叶)里估计“番字”在这里指的是西夏字,实则大谬不然。我在1908年春天亲自看到过这件碑铭,我可以肯定碑阴是西藏字。那时我仅仅认识几个西藏字,并没有注意到会提出这个问题,我打算早些时候根据一张照片和一张拓片来研究这篇藏文碑铭,不走运的是,照片根本没有交给我,而且拓片的质量也不怎么样,还有一些别的缘故,使我目前未能及时安排这项工作。不过人们知道有一张1176年碑铭背面的高质量拓片的好处。或许这个碑阴是藏语的,可是藏语碑铭文献在12世纪毕竟极为罕见,何况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此前已经有了西夏文的创制,西夏君主就不应该直到12世纪下半叶还继续习惯用藏语来书写非佛教文献;或许仅仅其文字是西藏字,而记录的语言则是西夏语,要是这样,我们就有了那个时代的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献,因为上面的对音碰巧不像聂历山所研究的残叶那样地不规范和不可理喻。

不管怎样,人们看到西夏语言文字的奥秘正在被逐步揭开,资料不再短缺,但人们的工作却是步履维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尽可能多的影印件。

注 释:

[1] 那儿卷《妙法莲华经》为泥金书精抄本,是1900年8月在北京“煤山”上的白塔下找到的,我曾亲历此事,或许某一天还会把其中一小段相当不光彩的历史讲出来。书被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平分了,毛利瑟[G. Morisse]先生的那一份1904年刊布于他的《西夏语文研究初探》一文[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另一个法国人还保留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后来,毛利瑟先生把他那儿卷书卖给了柏林图书馆,本哈第夫人获准将其刊布于她的论文《唐古特鼎盛时期的佛教绘画》[*Buddhistische Bilder aus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里,见1916/1918年的《东亚杂志》第141至160页。1902年,毛利瑟先生的书曾有一段时间在我手中,还在河内摄制了底片,洗成的照片后来被拿给了我们的日本同行,最终被当时旅居京都的罗振玉先生和他的儿子们见到,他的一个儿子罗福成先生在其1913年于京都刊布的《西夏译莲华经考释》里使用了这些照片。

[2] 《西夏国书略说》的修订本发表在1921至1922年《亚洲学术杂志》的四个专号上,罗福苕在这几期杂志的印刷期间去世,年仅25岁。

[3] 另外,罗福成先生还在京都刊行了他的《西夏国书类编》。

[4] 在书的跋语里,罗振玉先生写进了科兹洛夫1910年的新发现,内容与罗福苕在《西夏国书略说》序言里所述的相同,其年代为1908之误。《番汉合时掌中珠》计37叶,首尾完整,其间短缺数叶,罗振玉先生谓其所缺为第3、5、6、8诸叶及第26叶之半,不过从我的一个不完整的未刊样本来看,其中还缺第4叶。第26叶所缺的那半叶在罗振玉先生刊本中被替换成了以西夏文六字真言环绕的人像。人们注意到第7叶的右半有经印度借入远东的西方十二星宫名,这在中国少见。

[5] 1909年以来,人们还能在别处发现这种情形,因为有些用两个汉字标音的西夏字还出现在1908年出版的一篇文章里,那是原刻本第17叶的影印件。

[6] 由于疏忽,奥卢索先生两次把书名误读为“仁怒堂笔记”,同样,他所引黎士宏的著作题目也不是“西陲闻见稿”而是“西游闻见稿”。

关于西夏字典*

聂历山

伊凤阁教授[А. И. Иванов]在札记《西夏文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中说:^[1]

除佛经之外,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中还有用西夏文书写的西夏语抄本和刊本书,它们已经被成功地鉴定和识别出来了:

1. 按声母(唇音、舌音、齿音)排列的西夏字典,没有详细注释。

2. 按颇为有名的汉文字典《唐韵》(唐朝的《广韵》)模式编写的字典,名曰《文海》。

3. 按义类排列的字典(佚题)。

我 1925 年夏天在北京时,伊凤阁教授很盛情地向我展示过这些字典。他把这些字典从亚洲博物馆取出,随身携带到北京,为的

* 马忠建译自 Н. А. Невский, "О Тангут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т. 1, стр. 95 ~ 106. 原文是俄文,初撰于 1927 年,刊于《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第 027 ~ 041 页,京都,1928 年。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是便于详细地研究它们。但伊凤阁教授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首席译员,肩负多种工作,负担过重。他说他很难找到空闲时间从事科研工作,特别是从事西夏研究,因此,上述字典迄今为止还没有被详细地描述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着手这项工作的原因,尽管我充分意识到我在西夏文字方面的知识还有许多缺陷。

我没有可能详细介绍上述字典的最后一个,仅打算分析和评论一下头两本字典,伊凤阁教授盛情地允许我对这两本字典的片断进行复制和拍照。

—

上述两本字典中,第一本的西夏文书名是“𐽄𐽅”,它可以汉译为“同音”,我把它俄译为Гомофоны。从外表看,这是一本木版书,5.5 × 8.2 英寸,软护封,编号 56 叶,蝴蝶装,即每叶按下列方式从中间折叠:正文部分向里,而不是像后来的汉文出版物那样向外,然后把这些正文叶面一叶接一叶地叠起,并在折叠处与书的根部粘住。所有的中原古代书籍都是这样装订的,宋代(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至 13 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书籍亦如此装订。可能西夏人采用了这个时期的书籍装订方式。

字典的头两叶是序言(𐽄𐽅)。序言的开头部分称:“字组成词和语句,通过语音构成意义大宝库,它们是教化民众的基础。”

接下来,必须肯定地说,从前述字典中查找所需要的字是相当困难的事,而现在通行的查找方法只有那些有知识的人才能掌握。因此,这本字典的出版是为了减轻学者们的劳动强度。字典中的字是按音排列的,其中包括大(被释)字(𐽄𐽅)6132 个,小(注释)字(𐽄𐽅)6230 个。

字典的最后两叶是跋,其基本意思如下:虽然皇帝努力奖励教化民众,但因为刻印者的草率,西夏字的写法仍不时发生错误,所以,一个叫做 Wan-fan 或 Wo-to(𐰽𐰺𐰍,华言“长义”)的人决定在该字典中进行正字。跋标示的日期是正德壬子六年十月五日,即公元 1132 年。日期后面还有两行小字,我多少可以据此推断,这两行小字表示的是封号、爵位和作者的名字。这些小字当中只有五个字保存完整,当然这排除了做出任何定论的可能性。

《同音》内容划分为九品(𐰽),与九个声类(𐰽)相应。下面直接根据跋的记载列举九品内容: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一品重唇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二品轻唇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三品舌头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四品舌上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五品牙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六品齿头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七品正齿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八品喉音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𐰽𐰺𐰍 九品流风音

字典的每一叶分为左右两面,每一面又分为七条直栏,每栏各有七个大字,亦即七个被注释字。这样一来,每面应有 $8 \times 7 = 56$ 个字。正文以外的空白处,面与面中间印有书名及叶码。

每个品肇端于上述标题之一,每品结束时都印有一个“𐰽”(终)字,然后用很小的字标示“大字”(被注释字)和“小字”(注释字)的字数。

按中国方式印装的书,其印装顺序正好跟我们的相反,所有的资料从右到左竖栏排列。

正如伊凤阁教授指出的那样,字典中没有详细的注释。每个字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下面通常都附有注释字,被注释字与注释字一起构成常用的词组。此外,如果注释字在右边,它就应该相当于该词组的第一个音节,而大字则相当于第二个音节。对这个大字来说,则保留着空位。这个注释字或者是大字的同义词,或者是反义词,或者属于语义上的同类词。

现在我尝试着从字典第 20 叶选取例子来对此做些解释。第 20 叶的右面包括整个第四品(舌上音),而左面是第五品(牙音)的开头部分。

摘自第四品的例子:

𪛗 *ja(?), 霜(第 2 栏,从上而下第 5 个大字),用“露”字解释。

𪛗 *ño, 恶(第 2 栏,从上而下第 7 个大字)——“好”、“善”。

𪛗 *jo, 状(第 3 栏第 1 字)——“信”。

𪛗 *ñe, 浊(第 5 栏第 2 字)——“清、净”。

摘自第五品的例子:

𪛗 *ñu, 是也(第 1 栏第 3 字)——“不是”、“异”。

𪛗 *ño, 海(第 6 栏第 1 字)——“河”。

𪛗 *ño, “Pyrus Spectabilis” (?)中表示“海”且充当音符的部分(第 7 栏第 4 字)——“树”。

某些字并不是通过一些已知组合的帮助才得到解释的,该字进入这个已知组合,如同列举的所有例证显示的那样,而词的整个意义的解释有时异常简略,例如“𪛗” *ñu 表示工具格词尾(牙音第 1 栏第 2 字),用两个字来解释,这两个字都有“语助”的意思。而对于其他的字,我们发现了下列解释:“𪛗𪛗”(梵语)、“𪛗𪛗”(人名)、“𪛗𪛗”(地名)等等。有时这样的解释由三个或四个字组成。“𪛗” *ye (第 41 叶,喉音品)这个字是用“𪛗𪛗𪛗”三个字来解释的,这三个字的意思是“红玉项链”。有时候,注释字以自己的形式证明,被注释字由其各部分组成,因而其意义变得更清楚。最后,必须提及那些

用“慨龍”(不行,不流通)来解释的字。显然可见,这些字虽然被想出,但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使用(或者不再通行)。

如果这些字有好几个,那么在它们旁边、在它们之间和它们之上则可以发现有一些小圆圈。长久以来我一直未能弄清它们的意义,然而,全部写出摘自字典各品的这些字的读音(根据《掌中珠》以及夏藏文残片中的汉藏文转写资料)以后,我得出结论,两个小圆圈之间的所有字都是同音字。这样一来,只要我们知道某一个字的读音,就可以确定同一字组的其他字的读音。这就是同音字组,字典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除这些同音字组之外,字典的每品之中还有很重要的另一群“颯颯”(独字,例如舌上音品第4~5栏)。“独字”群没有圆圈,发音也不大能确定。因为有转写(汉、藏)的西夏字数远远不足,西夏的语音资料还非常少,所以要据此做出准确的判定比据同音组更为困难。但是我们能够推测,上列各字都没有同音字。

在记述的最后,我想把注意力转向大字的总量。字典的编纂者在每品的最后分别总结出了大字的数字。应当预先说明,大字数量的统计进行得很不认真,有时候把表示品题的字统计进去了,而有时候又没把它们统计进去,另外,序言中的字又算到了唇音品之内,等等。所以,对字典编纂者得出的数字,我在括号中增补了真正的字数(取整数):

重唇音·····	996(790)
轻唇音·····	264(250)
舌头音·····	885(870)
舌上音·····	20(20)
牙 音·····	923(910)
齿头音·····	664(540)
正齿音·····	738(700)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喉 音……………518(500)

流风音……………(1080)

真正字数(取整数)……………5660

正如上表所证实的那样,西夏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流风音(r、l或ž),然后应当是重唇音(包括轻唇音)、牙音,然而舌上音却总共只有20个字并组成一面,如此少量的舌上音说明,它们之所以被列入上表仅仅是为了凑合语音的分类,以及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读音,因为这些音从唐朝起(?)就一直存在。^[2]

二

如果我们弄到的《同音》状态良好,那么它对于西夏字音的判别就将十分重要。而另一本字典《文海》,虽然遗憾的是只有小部分被保存下来,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将从字形、字体、字义和字音方面给我们揭示西夏文字的全部秘密。

在伊凤阁教授处我发现了木刻本《文海》的两种残卷,其规格比已经著录的《同音》略大,也是“蝴蝶装”,名曰“文海类”(𐝄𐝆𐝇𐝈),约10叶;另一种叫“文海杂类”(𐝄𐝆𐝇𐝈𐝉),约16叶。根据名称、规格、纸质、字型和资料的排列等方面判断,它们属于同一本字典。并且,其中的第一本字典是保存下来的基础部分的残片,而第二本字典看来是在第一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几页。因为没有题跋,所以不能为我们确定出版日期和编纂者姓名提供可能。这本字典是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1908年在黑城附近的一个古塔中和《同音》、夏汉字典《掌中珠》一起发现的,《同音》出版于1132年、《掌中珠》则出版于1190年。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推测,该字典的出版时间最迟也不会晚于公元12世纪。

我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未能了解上述第一批残片,所以限

制了我对第二批残片(文海杂类)的著录,对这批残片我完全是复制的。

跟《同音》一样,该字典每面都分为7个竖栏,每叶的面与面中间印有字典名称和叶码。

第1叶(没有叶码)保存在残片中,只有6个字,标题为“牙音”。还有“齿头音”的起始部分,也在标题之下。然后接下来是编有叶码的三叶半(9、10、11和12叶——共七面),内容包括“喉音”的尾部(无标题)和“流风音”,它们都归类于“来(l)日(r)舌齿音”(𐰽𐰚𐰚𐰚)之下。上述各叶面中最后一项是以标题“上声”(𐰽𐰚)收尾的。

所有这一切给予我们机会确定,如同许多中文词典一样,该字典是按声调编纂的。随后应该是正齿音(无标题),而第18、19、20及21叶的一半,包括正齿音的最后部分、喉音品(有标题)和流风音。

所有这一切清晰地表明,该字典跟《同音》一样,是根据辅音声母的次序排列的。

每个被注释字都用大字印出,随后应是用小字印出的注释,注释部分排成双行。正如我们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注释由两或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彼此用间隔分开(最后,下边的部分只有一行)。第一部分是对字形的说解,即对组成该字的成素进行的解释,第二部分(最大的部分)解释字义,第三部分从语音方面分析该字。

为便于掌握字形系统,我在下面对西夏人使用过的主要术语进行分析:

1. 𐰽 *u 头,上(相当于汉语的“头”),用于表示一个字的上部。
2. 𐰽 *po 边,侧(相当于汉语的“偏”),用于表示一个字的左部。
3. 𐰽 *bē 助(相当于汉语的“傍”),用于表示一个字的右部。
4. 𐰽 *ni 中间,间隔。表示中心部分。

5. 𐰽 *o 凡,大部分。这个术语表示下面的字是由头和偏组成的,即取自一个字的大部分。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6. 𠵹 *no 全。表示上面的字是完整的,没有减损。

7. 𠵹 *te 灭,减。这个词表示该字是另一个字减去一部分而构成的。

8. 𠵹 脚。这个字大概表示字的底部。

现在我举例说明:

1. 𠵹 *li(在夏—藏文残卷中注音为 ldi、zlih),解。𠵹𠵹𠵹𠵹,𠵹“绳索”的上部和𠵹“解开”的全部。

2. 𠵹 *ke, 戒, 条。𠵹𠵹𠵹𠵹, 𠵹“不”的中心部分和𠵹“渡”的傍。

3. 𠵹 *ju(《掌中珠》注音为“尼谷”), 面。解释为: 𠵹“谷”、𠵹“末”和𠵹“稻”的傍; 左面第 1 栏第 2 字。

4. 𠵹 *ji(《掌中珠》注音为“尼賁”), 爪。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即𠵹“吏”中去掉 𠵹“人”。

5. 𠵹 *je(?) (《掌中珠》注音为“尼顷”), 夏。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即𠵹中去掉表示“草”的 𠵹。

6. 𠵹(?), 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𠵹“草”的偏和𠵹“夏”的全部。

7. 𠵹(?), 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𠵹“言”的傍和𠵹“吹”的傍。

8. 𠵹 *jui(《掌中珠》注音为“尼追”), 床。解释为: 𠵹“四”字的下部和𠵹“坐、座”字的下部; 右面第 6 栏第 2 字。

9. 𠵹 *jo, 印度(或中国)墨。解释为: 𠵹“炭”字的上部和𠵹(?)字的下部; 右面第 4 栏第 2 字。

10. 𠵹?, 饿。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𠵹“腹”字的偏和𠵹“空”字的下部。

11. 𠵹?, 帚、扫。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𠵹(《掌中珠》注音为“量”, 常组成词组 𠵹𠵹“箏”)和𠵹“帚”字的全部。

12. 𠵹?, 解释为: 𠵹𠵹𠵹𠵹, 𠵹“有”的大部和𠵹“可、能”字的傍。

现在把话题转移到注释的第二部分,这部分与字义方面紧密相关。因面必须指出,每个字通常是通过同义词或同义词组来解释的,同时这种同义组合的组成部分往往就是该字。每个同义词(或同义词组)以及每个意义上的细微差别通常以“微”*li(句尾助词,相当于汉语的“也”)结尾。同时也表示基于字形分析的初始意义。作为用西夏方式解释字义的例证,我列举如下一些例子:

1. 上面提到过的表示印度(或中国)墨的“微”字被解释为:“微被称为中国墨,我们用它来写字,同时我们也把它叫木炭。”

2. 表示“饿”的字(左面第2栏第1字)是上述以j为辅音声母的字的同义字,它被分析为构成字的右部(即“傍”),并表示“口、嘴”等意义的成分,以及构成字的左部(即“偏”)并表示“空”的成分。解释为:“𦵏即为饥、饿,即没有机会哪怕少许吃点什么。”(亦即我们所说的,水米不沾牙。)

3. 𦵏(请比较四)解释为: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𦵏者脚手爪之谓也”。

4. 𦵏(夏一藏文残卷中注音为 gzir)被分析为𦵏“石”字的上部和𦵏“沉”字的下部: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𦵏者沉也,不轻之谓”。

5. 𦵏被解释为: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𦵏者孔穴也,地坑之谓也”。

6. 𦵏(夏一藏文残卷中注音为 ka,毛利瑟认为这个字是汉字“鸠”的对音)被解释为: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𦵏者梵语字母中用也”。

7. 𦵏用于表达梵语的 om,并被分析为𦵏“音”字的偏和𦵏“敕”的全字,解释为:𦵏𦵏𦵏𦵏𦵏𦵏 “𦵏者经典真言中用,梵语是也”。

这样的例证还可以继续列举一些,但我认为,我前面所列举的字典中采用的例证已经相当充分,形成了一个解释系统。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最后,注解的第三部分跟西夏字音紧密相关。字的音读是用两个字来表示的,这两个字的语音实质是按中国方式用反切法形成的。让我们来看看西夏字“𐵇”(牙音)[见 2.]的读音吧,它被解释为 *ku + ge(反切下字在夏—藏文残卷中注音为 ḡgi,《掌中珠》注音为“夷隔”i + kie)。如果采用反切方法注音,应读为 ke。《掌中珠》中,这个字注音为“更”keñ。“𐵇”这个西夏字(沙畹构拟为 ha、hā)的读音被描写为“𐵇𐵇” *hi + 'a, 即 *ha。

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表示“中国墨”(见上)的那个西夏字的读音被标示为“𐵇𐵇”。其中的头一个字《掌中珠》注音为“尼”ni(33b),第二个字的读音我们不清楚。回过头来再看《掌中珠》,我们发现表示“中国墨”的西夏字注音为“尼长”ni + čaṇ,按反切原理,它的读音应为 naṇ。但是,在《同音》中,为“中国墨”这个字充当反切上字的“𐵇”(尼)本来应该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属于舌头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它却属于正齿音。假如我们顺便看看汉字的藏文对音——托马斯和克劳森根据斯坦因 1907 年在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和《阿弥陀经》残卷进行了研究^[1]——就会发现,“尼”这个字的对音是 ḡdi 和 ḡji,而不是 n。

从这个比较当中我们清楚地看出,西夏人并不把“尼”读为 ni,而是读为 *ji(ḡzi)。

因为某些研究者陷入了对《掌中珠》的错误认识,所以我根据《掌中珠》和夏—藏文残卷绘制了一张表格(见下页),以展示西夏字同汉字和藏文注音之间的对照,并为我们纠正这些研究者的错误提供一次机会。

回过头来看《文海》,我们能够设想(特别是根据最后两例),表示“中国墨”的西夏字也可以读为 *jō 或 jo。

我们发现,某些西夏字的注音不是用两个字构成的反切,而是用了三个字。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个字要么是“𐵇”(合),要么是

“𪛗”(上),要么是“𪛗”(?)。

上述三字中,第一个字表示前面两个字不能按反切原则读音,而应该把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连在一起读。

《掌中珠》注音	夏一藏文残卷注音
尼则 ji + tse(34b) = je	𪛗 r-dzi(读为 dzi)集、聚
尼卒 ji + tsu(17b) = ju	𪛗 b-dzo(读为 dzo)人
尼足 ji + tsu(28b) = ju	𪛗 dzu、dzuh、hdzu 主
尼精 ji + tsix(9) = jin	𪛗 hdzeh、dzen(读为 dze、dzen)时
尼祖 ji + tsu(27b、28b) = ju	𪛗 hdzwu(读为 dzwu)坐
尼台 ji = t'ai(35b) = jai	𪛗 g-deh(读为 de)转
尼长 ji + čaŋ(18b) = jaŋ	𪛗 g-joh(读为 jo)孔、洞、坑
尼长 ji + čaŋ(21) = jaŋ	𪛗 h-jo(读为 jo)幢

比如说,“𪛗”(舌)的发音被解释为“𪛗𪛗𪛗”,把“𪛗”并入“𪛗”。“𪛗”,《掌中珠》注音为“𪛗”lei;“𪛗”注音为“板”pan,但是《同音》中注音为 pa。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它的读音。

这么一来我们就看到,“𪛗”(舌)的读音应该是 lwa。

《掌中珠》中,这种类型就用一个“合”字来解释。这个“合”用小号字印出,它表示声母应按这种方法并入该字的韵母。例如表示“舌”的西夏字“𪛗”,注音为“辣合”,应读为 l-w-a。“𪛗”这个字,在夏一藏文残卷中注音为 ts'wi,《掌中珠》中注为“漆合”,即 ts'w-i。西夏人标注汉字读音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如汉字“血”,《掌中珠》注音为“𪛗𪛗”,即为 h-u-e(ç-w-e);汉字“箴”——注音为“𪛗𪛗”,即 č-w-o。

关于“𪛗”,因为缺乏准确的资料,提出明确的结论很困难。所以,只能够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𪛗”这个字前面第一个字中的辅音使第二个字失去自己的读音。例如“𪛗”(舌齿音)被解释为“𪛗𪛗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𐽄”(《掌中珠》把“𐽄”注音为“𐽄”,把𐽄注音为“𐽄”),因而,“𐽄”这个字可能要读为 *l'o* 或 *l'ho*。“𐽄”这个字被解释为“𐽄𐽄𐽄”(在夏—藏文残卷中,被注音为 *b-suh* 和 *-shì*,概括地讲,读为 **sü* 或 *sö*),因此,“𐽄”可能读为 *lsü* 或 *lsö*。

至于谈到第三个字“𐽄”(?),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手头没有任何必要的资料。

在不少情况下,“𐽄”这个字同“二”、“三”等数字一起,是随着语音解释出现的。它表示语音解释延伸到了前面提出的字数(包括最后一个在内)。《同音》中包含的字群,如同在第一种字典那样,是以小组形式呈现的。在这方面,只有《文海》与汉文字典类似。在所有其他方面,尽管伊凤阁教授提供了证据,我却没有找到任何共同之处。

在结束对西夏字典的记述的同时,我应该提及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夏—藏文字典问题。我在北京逗留期间,年轻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Б. А. Васильев]曾告诉我,说有一本这样的字典。后来我向伊凤阁教授问及此事,他矢口否认存在这样的字典。但是,科学院常任秘书鄂登堡教授[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在 1927 年 3 月 9 日给我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样一本字典的存在。因此,有这样一本字典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我们盼望这本字典(以及许多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其他西夏文献)也将出版,掩盖西夏文献秘密的帷幔将彻底拉开。

1927 年 11 月 27 日于大阪

注 释:

[1]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8, стр. 799 – 800.

[2] 施密特《官话语法初阶》[П. П. Шмидт, *Опыт мандари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5], 第 34 页。

关于西夏字典

[3]托马斯和克劳森《一部藏汉对音佛经》[F. W. Thomas and G. L. M. Clauson, "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Tibetan Writ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uly, 1926]; 托马斯和克劳森《第二部藏文佛经》[F. W. Thomas and G. L. M. Clauson, "A Second Buddhist Text in Tibetan Characters", ——同上杂志, April, 1927]。

迄今西夏研究中的一个失误*

查 赫

在伊凤阁的重要论文《西夏语言考》里有一个词语表,^[1]其中他认为汉字“𪚩”(读作 pieh)的西夏文译音“𪚩𪚩”应该从左向右读。而现在从毛利瑟的《初探》中我们得知:^[2]西夏译音的前一个字“𪚩”应读作汉语的“耶”,即 yeh,因此二合字“𪚩𪚩”的后一个字“𪚩”一定表示 pi。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立刻可以确定,汉字的西夏对音字,其读法一定是从右向左,因此上面所提到的 yeh-pi 若从右向左读的话,正好是 pieh,即“𪚩”。由此可以想象,还有另外的一些音译词(参看词语表中的“卒尼”和“皆夷”)也应该从右向左拼读(即 ni-tsu 和 i-chieh),而不是像伊凤阁认为的那样,读作 tsu-ni 和 chieh-i。这样,以上所说的词就应该被看成单音节词(以反切法拼读)。因此可以得出:汉字“纽”的读音 niu 在西夏语中用“𪚩”来表示,而“𪚩”又用汉字“周尼”来表示,ni-chou(从右向左)依反切法拼读作 niu。

上述的纠正不仅是针对伊凤阁的词语表,也针对劳费尔[B.La-

*安 姪译自 Von E. von Zach, "Über einen störenden Fehler in den bisherigen Hsi-hsia-Studien",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Nr. 1 (1927), s. 4~5. 原文是德文。

ufer] 在 1916 年《通报》上发表的有趣的论文《西夏语》[*The Si-hia Language*]。另外,这样的错误至今一定也发生在彝语、么些语和其他的语言中。本人在一篇关于西夏文的文章说到,^[1]添加无意义的口语音节,根据以上论述,肯定是不正确的。

注 释:

[1] 伊凤阁《西夏语言资料》(A. Ivanov, "Kenntnis der Hsi-hsia-Sprache", *Petersburger Akademie*, 1909)。

[2] 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初探》(M. 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 série, vol. XI, 2, Paris, 1904)。

[3] *Ostasiatische Zeitschr.* VII 238.

柏林民族博物馆藏 T. M. 190 号吐鲁番写本释读*

查 赫

本文的目的有二：一、尽管我在巴达维亚[Batavia]没有原藏品和相关的日语辞典可资参照，但通过我对这件西夏经文的解读，将有可能在《大藏经》里找到并确定与之相应的汉文原本。二、就此指出现在人们对西夏语词汇的了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因而有能力解读经文的某些细节并确定其内容。

图版 2 是我对图版 1 那帧照片的解读结果。最后研究到叶面的残损处，若能肯定找到所缺的字，则予以补足。例如“复次”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四次，那么，b 行所缺的第 15 至第 17 字就可以在 d 行第 7 至第 9 字和 f 行第 2 至第 4 字的帮助下推导出来。得以确定的看法是，最后要把汉语的词序倒过来（有些像藏语词

* 聂鸿音译自 Von E. von Zach, "Entzifferung des Turfan-Manuskriptes T. M. 190 des Berliner 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Nr. 11(1928), Sp. 952~955. 原文是德文。

序),例如 b 行第 12 至第 15 字的“于住知当”必须转换成“当知住于……”

其大致内容如下:

通过出家和作为隐者修持菩萨行,就可以具有四个知识基础(佛学的戒、净、多闻、思想)。它自己先住在清净处修习五戒,此后便回到城中对家人说法,等等。这叶残纸看来是佛对长者(śreṣṭhī)说法的片段。

最后,请允许我衷心感谢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的公子罗福成先生的热情提示,也衷心感谢缪勒教授[F. W. K. Müller]和勒柯克教授[A. von Le Coq]支持了我这项研究并使之得以首次发表。



图版 1

[illegible]

图版 2

西夏语译大藏经考*

聂历山 石滨纯太郎

吾人知识狭隘,欲考西夏语译大藏经,似嫌过早。然在未甚开拓之西夏学界,陆续介绍吾辈贫弱之材料及研究,又承俄国学士院赠给材料,允许发表研究,其好意乌可不报?用草此篇,以求方闻君子教示云尔。

关于西夏字译大藏经,或用西夏字译其他之一切经之存在与成立二问题,伯希和(Paul Pelliot)先生^[1]于1914年曾为文论及推定西夏藏经之存在,且引《元史·成宗本纪》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巳“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句为证,又指摘其刊刻之事实。然据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磧沙延圣寺刊本《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末尾所载大德十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之愿文,知成宗中止后不久又曾续刊;大德六年在江南浙江道杭州路大万寿寺刊刻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之事,已由罗叔言^[2]王静安^[3]两先生证明之矣。此等研究至少足以证明元刊西夏藏经之存在。伯希

* 周一良译自《龙谷大学论丛》,287,1929。原文是日文,汉译文原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1930(1932)年,第2575~2581页。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和先生又云,敦煌所得西夏文经卷卷尾有汉文管主八施经识语,^[4]则元刊西夏藏之样本似亦略具,惜吾人即此贵重之元刊本之照相亦尚未得一见也。王静安先生^[5]又断定罗氏、邵氏所有之西夏文《华严经》亦为此元刊本之一,而吾人亦仅见罗氏刻本之样本,^[6]实为遗憾。如有仿佛原本之书影出世,以知原本之体裁,则吾人所至盼者也。

元刊本西夏藏经之存在既无疑矣,然此果即以前存在者之重刊本乎?^[7]亦更进一步,在元以前已有完具之藏经乎?关于此点,须注意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卷第十一卷首押捺之西夏文字记印。此记印与下方文字混杂,颇难判明,且有未详之文字,姑大约直译之如左。

- 一 西夏国大□信弟子
- 二 皇太后罗氏番大藏经契
- 三 一藏全加更写皇? 孙? 庆? □
- 四 众? □□中经契藏中□入
- 五 永常读诵供养可□为

其意为皇太后罗氏取西夏(此处番字即西夏之意)藏经一藏全部更写之,纳入经藏中,永远读诵供养,则此《宝雨经》乃罗太后发愿所刊藏经中之一。既云一藏,则认为罗太后时西夏藏经已编译完成,亦无不可。罗氏为仁宗皇后,曾屡发愿施经,或即完成于仁宗之时,亦未可知。现在吾人所及见之经典中,有所谓仁宗之神译或钦定^[8]可做旁证。但藏经虽已编纂译述,恐尚未至于全部皆为雕版。苟刻本藏经已完成,则有此印记之一藏用刻本已可,不必再写矣!又自罗太后发愿写经以后,至管主八刻经之间,就西夏国情论,雕刊全藏事能行与否,亦属疑问。或管主八之大万寿寺本竟为唯一之全藏刊本也!

关于此元刊西夏藏经,王静安先生以罗氏、邵氏之《华严经》^[9]

断云：“此经乃仁宗所重译，而刊刻字迹并与西夏所刊《掌中珠》等不同。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与元刊汉字藏经行款相同，殆即大德中杭州大万寿寺刊本也。”似以为大万寿寺本即此。然其说果无误乎？王先生未言伯希和敦煌本所存管主八之愿文在《华严经》，或是无之。而举行款书迹，纸墨诸点，为元刊本之证。然所云“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与元刊汉藏同”云云，岂但元刊而已，宋藏诸本，^[10]行款莫不相同也。纸墨吾人未见，不能有言，然只就书迹与《掌中珠》之比较，亦谈何容易？吾人以为王先生之鉴定，大约皆确，惟所疑者，此与《华严经》形式相同者是否元刊夏藏，及如何可以判定之是也。吾人所有刻本摺本样本极少，然皆自不同，与《华严经》亦异，诚不可思议。有《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经》^[11]一叶，天地为单线栏，每半番六行，行十六字。又《地藏菩萨本愿经》，^[12]天地双线栏，每半番六行，行十六字。又《妙法莲华经》，天地单线栏，每半番五行，行十五字，吾人又有疑为仁宗发愿施经之《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一叶，亦为同样体裁，天地双线栏，半番六行，行十八字。凡此皆与《华严经》异，将何以解之乎？若断管主八刻本为《华严经》式，则其他皆别行经本乎？抑谓管主八集彼以前别行刻本，添其不足，补其遗漏，以完成一藏乎？欲决定此事，吾人不得不叹材料之过少矣！

复次，西夏藏经之内容如何？大万寿寺本为三千六百二十余卷，然后出者照例亦加入以前之部分，则仁宗及罗太后时代之藏经果与此数相同乎？抑较少乎？今且列吾人所知之经名，以见内容一斑。

- 一《大般若经》
- 二《佛母出世三法藏般若经》
- 三《大宝积经》
- 四《八十华严》
- 五《妙法莲华经》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 六《宝雨经》
- 七《地藏菩萨本愿经》
- 八《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
- 九《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
- 十《瞻婆比丘经》
- 十一《佛本行集经》
- 十二《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
- 十三《大乘阿毘达摩集论》
- 十四《大庄严论经》马鸣造
- 十五《阿毘达摩顺正理论》

此外,《弥勒上生经》、《普贤行愿品》等以单行本而省,《弥勒经》或可列入。要之,可以通经律论而见之。上記十五种皆译自汉本,其中颇有明白有题者。例如左方所记即卷首之译文。

法华经^[13]

妙法华净经契一第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汉译

今如天子

诏故重翻奉

华严经^[14]

大方广佛华严经契卷一第

了?

唐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

天奉道显武耀文宣神谋睿智义制邪去惇睦懿恭天子

神翻阿毘达摩集论

大乘阿毘达摩集本母三第 □

著无菩萨所造 汉本大唐三藏法师 玄奘一译

后二者之当注意者,为大题下之一字。此必表示其函号,与汉

藏相同,然可憾者,其字不明。《大般若》第一卷下之字正是天子,恐亦仿汉本之《千字文》,然是否汉字《千字文》之直译,亦不得而详。

依以上之推定,西夏藏经内容约略可知者有二:(1)三千六百二十余卷,殆译汉藏经律论之全部,其所略者,恐只东土圣贤集传诸本而已。(2)其分别部居,盖依《千字文》次叙。汉藏依据何本,似亦可明白,惟此推定在吾人尚过早也。

然则西夏藏经果止汉本之重译乎?吾人有今《般若偈》,《八千颂般若》,及五部经。《般若偈》竟失去研究之机会,而《八千颂般若》及《守护大千国土经》由与西藏本之比较研究,知其确为从西藏语重译者。五部经想是别行本,然《八千颂般若》如何?以汉本重译为主之一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大数似相合,则从西藏本重译者,盖未入藏者也。然则由《八千颂般若》,以推定《甘珠尔》全译之一藏又如何?推测固可以进行不已,然不得不少待材料之丰富。今止于此记西夏佛典中有由汉文重译及由西藏文重译之两种系统而已。《法宝留影》之编者自西藏藏经引西夏藏经之系统,其说无论出何典据,皆可承认,惟其忽视自汉藏之系统,则毛理上之《法华经考释》已知之,实难免于粗疏之憾也。

注 释:

[1] Pelliot,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és par la Mission Kozlov à Khara-Khoto", Journal Asiatique, XIe Série Tome 3, p.503 et p.518 note additionnelle.

[2] 《水丰乡人杂著》中之《宋元释藏刊本考》七叶右。

[3] 《观堂集林》卷第二十一所收《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蒋氏蜜韵楼刊本《观堂集林》所收之文末引《元史·成宗纪》),又《两浙古刊本考》卷上二十八二十九叶。两书并依《王忠愍公遗书》本。

[4] 关于此请参阅《亚细亚研究》第四号《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卷首所附之《西夏遗文杂录》七页以下。

[5] 以上引《观堂集林》中之跋。

[6] 请参阅《支那学》第三卷第二号《西夏学小记续》之六、七页。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7] 以上引王先生跋,又伯希和先生之介绍见T'oung Pao, Vol. XXVI, p.135。

[8] 译者之名有皇帝皇太后等之名五六人,仁宗之外,尊号皆未详。

[9] 《两浙古刊本考》,卷上二十九叶右。与上引之跋大约相同。

[10] 依《法宝留影》。

[11] 关于以下所引西夏佛典,可参阅近刊之《静安学社通报》第二期《我等之西夏研究之预报》。

[12] 请阅《典籍之研究》第六号卷头。又闻静安先生已载之于《学衡》,惜未见。

[13] 毛理士本。今据罗君美《西夏译莲华经考释》。

[14] 依后藤朝太郎氏著《支那文化之解剖》卷首所载。

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

龙果夫

众所周知,在夏汉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里,有一部分西夏单字用两个汉字来注音,例如西夏字“人”被注为“尼卒”。

在查赫[von Zach]先生那篇极其重要短文中,^[1] 他建议这些二合字(他称作 binom)应该按照反切那样读。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汉字“纽”(北京音为 niu)可以用西夏字 ñ 注音,^[2] 而这个西夏字同时也可以用于汉字注音为“尼周”ni chou = niu。

虽然聂历山先生主动地赞同反切法,^[3] 但是他认为“尼”通常不读作 ni 而应读作 d'z:^[4] 首先是因为这个字在汉字的藏文注音中被写为 hdi、hd'zi,^[5] 其次是因为西夏字典《同音》并没有把注音为“尼”的西夏字 z 归入舌头音,而是归入了正齿音。

十分奇怪的是,聂历山先生和藏文注音一道给出了用二合字“尼—”注音的西夏字例(参见上引文第 39~40 页),可全部这些字

* 聂大昕译自 A. Dragunov, "Binoms of the type 尼卒 in the Tangut-Chinese Dictionary", Доклады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29, стр. 145-148, 原文是英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例却是跟他(冯·查赫先生)的理论相抵触的。

因为例子为数不多,所以我就把聂历山先生的全部解释都给出来。

《掌中珠》注音	西夏字	藏文注音
1. 尼则 d'zi + tse = d'ze	集	r-dzi(读作 dzi)
2. 尼卒 d'zi + tsu = d'zu	人	b-dzo(读作 dzo)
3. 尼足 d'zi + tsu = d'zu	领	dzu, dzuh, hdzu
4. 尼精 d'zi + tsi(= d'zin)	时	hdzeh, dze((读作 dzen)
5. 尼祖 d'zi + tsu = d'zu	坐	hdzwu(读作 dzwu)
6. 尼台 d'zi + t'ai = d'zai	转	g-d'zh(读作 dē)
7. 尼长 d'zi + t'saŋ = d'zaŋ	穴	g-d'zoh(读作 d'zō)
8. 尼长 d'zi + t'saŋ = d'zaŋ	幢	h-d'zo(读作 d'zo)

聂历山先生已经假定《掌中珠》里所有的二合字都应该按照反切那样读,受此误导,他没能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在这些例子中,二合字的第二个成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类型 1. 尼 + 舌头辅音(1 号到 6 号);

类型 2. 尼 + 正齿辅音(7 号和 8 号)。

这样的分类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可以用同等情况的藏文注音来证明。

汉语 ts 对应于藏语 dz(1 号到 5 号),

汉语 t'对应于藏语 d(6 号),

汉语 t'ś 对应于藏语 d'z(7 号和 8 号)。

假如我们采用聂历山先生对所有这八个字给出的音值 d'z,那么就无法解释吐蕃人为什么把西夏语的 d'z 在第 7 例和第 8 例中注音为 d'z,而在第 6 例中注音为 d,又在第 1 至 5 例中注音为 dz。

正相反,汉藏文注音可以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在类型 1 里我们

必须构拟出舌头音,而在类型2里我们必须构拟出正齿音。

那么“尼”的作用是什么呢?让我们考虑一下:

1. “尼”这个字在中古汉语里读作 *nji*。

2. 从1号到8号字的注音藏文中我们发现只有浊辅音: *dz*、*d*、*d' z*。

3. 在3、4、5、8这四个例子里,我们在注音藏文中发现 *dz* 和 *dz* 前面有一个字母 *h*, 聂历山把 *h* 仅仅看成一个书写的字符(就像前加字 *g* 和 *b* 一样),因此就把 *hdzwu* 读作 *dzwu*,把 *hd' zo* 读作 *d' zo*。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的。*h* 这个字母在藏文中通常用来表示 *nd*、*mb* 型复辅音中的鼻音成分。大量的此类例子见马伯乐[Maspéro]、^[6] 克劳森和托马斯的著作。因此西夏字 *hdzwu* 和 *hd' zo* 就应该读作 *ndzwu* 和 *nd' zo*。

我们现在能够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上述西夏字的辅音声母是带有一个前置鼻音的浊辅音(*dz*、*d*、*d' z*),^[7] 它在《掌中珠》的汉文注音里写作“尼”,在藏文注音里写作 *h*。这个鼻音成分有时在藏文注音中被省略了,我们可以推知这个音很弱,并且用小号字^a写出。

我们的构拟毫无特别之处,因为在马伯乐、克劳森和托马斯先生研究的古代和现代藏语、现代汉语方言(如山西话)和古汉语方言里,都出现过 *nd* 和 *mb* 型的音位。^[8]

所获得的结果总结在下表中:

汉文转写	冯·查赫	聂历山	龙果夫	藏文转写
尼足	*nu	d' zu	^a d' z (u) ^[9]	ndzu, dzu, dzu
尼台	*nai	d' zai	^a d (ai)	de (书面形式为 g-deh)
尼长	*naŋ	d' zaŋ	^a d' z(aŋ)	nd' zo

因此说,这种类型的二合字不应该用通常的反切法来读;至于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掌中珠》里出现的其他全部二合字,如果不作进一步研究,我们已经获得的结论就不能适用于它们。虽然其中一些可以用这种方式解释(例如“鱼骨”,中古汉语(njwo+中古汉语 kuat = 西夏语*⁹gu),但是还有一些像“其贾”(《掌中珠》第27页,中古汉语 g'ji + 中古汉语 ka)这样的例子,看上去却复杂得多。^[1]

利用藏文注音和藏文字典来解释《掌中珠》里所有的二合字,这将成为今后要解决的西夏音韵学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关于单用的“尼”字在作为西夏字注音基础的汉语方言中的音值,我们还应该多说几句。它是像汉字的藏文注音(hdi, hd' zi)一样读作 ndi, nd' zi,还是简单地读作 ni, ní 呢?^[2]

查赫先生征引的例子似乎倾向于第一种读法:

汉字“纽”nd' ziu:西夏语为 nd' ziu(尼 nd' zi + 周 t' su)。

然而对此有一个强烈的反证,ní 这个读法眼下似乎更可取。事实上,用二合字注音的西夏字的数量非常少,大多数西夏字是用单个汉字注音的。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猜测西夏语和汉语有一些彼此相同的音节,另外还有一些十分相似的音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音节要求使用两个汉字来注音。

现在,假如我们把“纽”读为 nd' ziu,那么就会不明白西夏字 x(读作 nd' ziu)为什么却被转写为“尼周”。

正相反,纽 = niu(níu)和尼 = ní(ní)在这一事实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

关于西夏字 x 也可以用汉字“纽”来注音的情况,可能是因为缺少最相近的字才这样做的。

注 释:

[1]《迄今西夏研究中的一个失误》[“Über einen störenden Fehler in den bisherigen Hsi-hsia Studien”, *OLZ* 1927, XXX/1, S. 4 f.]。

西夏字典中“尼辛”型的二合字

[2] 由于印刷上的原因,本文中出现的西夏字是按照字义表示的,不能用字义表示的则用符号 x 和 z 代表。这不会导致误解,因为全部这些都引自冯·查赫和聂历山的文章。

[3] 在他很有意思又很有价值的文章《关于西夏文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中,见《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

[4] 在我的转写里,我用 $r' s$ 代替 \dot{c} ,用 $d' z$ 代替 j 。

[5] 参看托马斯[Thomas]和克劳森[Clauson]先生在 JRAS. 1926 年 7 月号和 1927 年 4 月号上的文章。

[6] 《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BEFEO. 1920], 第 32~33 页。

[7] 大致是在舌头音前读 n , 在正齿音前读 \dot{n} , 在牙音前读 η (参看二合字“尼顷” $ni+k'in$)。

[8] 这些音位来源各不相同,大部分音位是从中古汉语演变来的: $nd < n$, $mb < m$, $ng < \eta$ 等等。这就是高本汉[Karlgren]、马伯乐、克劳森和托马斯诸位先生研究的汉语方言中的情况。在中国中部的一个现代方言里,我发现 nd 和 mb 并不是来自中古汉语的 n 和 m (因为 n 和 m 仍然没有改变),而是来源于中古汉语的 d' 和 b' 等。这个方言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地方,我准备发表一篇具体描写它的文章。

[9] 因为关于西夏语的元音系统不属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把韵母 $-u$, $-ai$, $-a\eta$ 写在括号中。

[10] 参看聂历山上引文第 38 页引证的二合字“夷隔” $i + kie$ (中古汉语 kok), 虽然根据反切它应该读作 ie ,但是西夏字的藏文转写指向 ηgi 。

[11] 被转写成汉字“尼”的西夏字 z 并不属于舌头音,而是属于正齿音,这一事实恰好也能用我们的 \dot{n} 来解释。

番汉合时掌中珠*

石滨纯太郎

释读难解的西夏文的关键,人们可期待于科兹洛夫考察队带来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较早将其介绍给世人并编纂其语汇进行语言学研究的是伊凤阁教授[Ivanov]。^[1]可惜他只附录了该书第十七叶的一叶,而且略去了全部西夏文字,^[2]只将数张文字的照片送给了东洋方面。这样,学者们不得已,只好运用与《法华经》对照等其他方法进行研究。^[3]近日,罗氏送来的照片出版后,才使人得窥此书面目之一斑。但是,伊凤阁的文章没有明确说明,看来并非足本。新刊的该书共九叶,为第七叶和第九到十七叶,并附有对音表,而要全部出版更待时日。恰在此时,伊凤阁博士转而任职于北京大使馆,书篋中携有该书的照片。罗君美君恳请抄录,作为《绝域方言集》第一种予以刊行。此书有骨勒茂才番汉两种语言的序文,后面还有尾题,但尚缺中间的第三、四、五、六、八叶和第二十六叶的右半面,亦并非全璧。^[4]不过,查赫先生[E. Zach]从遥远的俄国科学院送来的照片中正好有此佚叶,将此材料提供给我们,实在受之有愧。

* 刘红军、孙伯君译自《史林》第十五卷第一号(1930),原文为日文。

须知我们是何等地惊喜！现在特刊载此材料，把查赫博士的诚意广播于世，更表感谢之意。

查赫送来的佚叶共五叶，为第三、四、五、六、八叶，并且第三叶有卷端题名，此书至此殆为完璧。版心的张数从序文开始算起，可确知到第七叶包括序文在内共三十七叶。此外，与伊凤阁的“语汇”也大概一致。仔细推敲，纸张的破损处（本书为蝴蝶装）为第六、七、八三叶，因此可推定这五叶都是同一本子，并非出于异本。总之，我们已经了解了伊凤阁教授所使用的一个完整本子的状况。

尽管如此，作为同一个本子仍有诸多疑点。第五叶的右半叶与第八叶的右半叶语言几乎重复，此其一；第五叶开列二十八宿，第六叶却未承之而下，此其二；第七叶有不合常规的中断，尤其是左半叶加有十则词语，还有“此掌中珠者三十七面内更新添十句”的附记，此其三；第七叶到第八叶亦有中断，此其四；版心的形式种种不一，此其五；边栏的双线也有差别，此其六，等等。归根结底，我们喜不自胜视为完璧的这个本子并非乾祐二十一年的原刻本，而是晚出的补刻本。大概是由于第五、六、七叶部分有误刻，或有其他问题，于是进行补刻，又增加了十则词语并附带说明。因此产生了许多不解之处。此外，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补刻，只是由于我们所能看到的为影抄本，所以难以分辨。罗氏的影抄本大概也有误写处，惟望以后能看到全部的影印本。第四叶版心有西夏文“四”字，显示了页码。第八叶右端的背后书有“时掌中珠……”标出的不过是书名。

注 释：

[1] 伊凤阁[A. Ivanov], 《西夏语言资料》[“Zur Kenntnis der His-hsia-Sprache” (mit 1 Tafel),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19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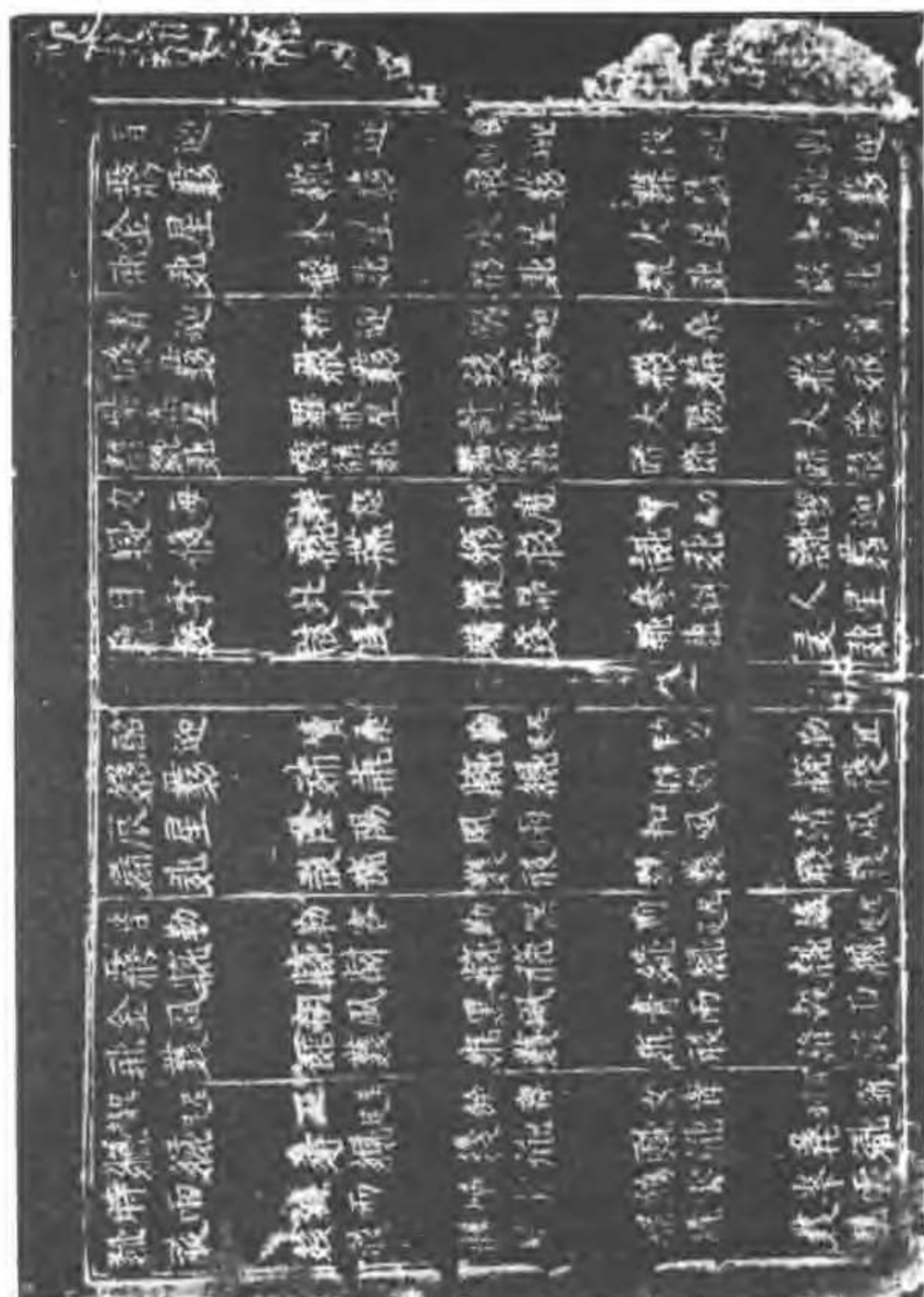
[2]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No. 1, 1916]。

[3] 此项研究，我们不仅要感谢罗氏兄弟，还要对羽田博士深表谢意。

[4] 同书的跋文碰巧漏写了第四叶所无的内容。



[illegible][illegible]



西夏助词考略*

聂历山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最困难的是确定如下这些词的语法性质,如前缀、后缀、前置词、后置词、连词或表达的意义略有不同的助词,泛言之,即语助。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人都会赞同这个看法。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仅仅属于那些已知语言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而谈论已经消亡的、我们尚不能准确认识其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西夏语呢?

西夏语研究者迄今为止甚至还没有一本合适的字典。当你试图将汉文和西夏译文进行比较时,你就会发现,两种译文的字数彼此并不相符。总的说来,西夏文译文要比汉文篇幅长些。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其中的每一个字到底表示什么意义?它是不是每个复合词或者语助词的组成成分呢?类似的疑问经常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准确地掌握助词和确定它们的性质,对西夏语研究者是

* 马忠建译自Н. А. Невский, "Крат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лужебных частиц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языке",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т. 1, стр. 140~152。原文是俄文,初刊于《内藤博士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京都,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十分重要的。在这里需要补充指出,西夏人自己把助词叫做*na-bhe(表1)。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收藏的西夏文献异常地少,因此,讨论上述问题可能为时尚早。况且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西夏语方面的专家,我只不过是个在空闲时间鼓捣鼓捣西夏文文献聊以自娱的人,所以我不能发表所需要的研究成果,而只能为学术界公布某些有关西夏字的概述和研究资料。我干这些,完全是想在自己的草稿中纠正他们的错误或过去的一些结论。

关于我所用的大部分资料,请参阅我写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的序言^[1]及其中所附石滨教授撰写的西夏遗文杂录。因为《法华经》第七卷所提供的大量例证属于京都大学的羽田亨教授,我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他盛情地向我提供了这些极为珍贵的资料。这卷书是原文的复制本,原件当时在法国(现在保存在柏林国立图书馆)。罗氏兄弟曾经利用过这份资料中为数不多的部分。我草就这篇小文,并把它献给内藤博士六十周年大寿纪念日。

1926年11月

一 𐽀 *ta

这个西夏字在夏汉词典《掌中珠》中注音为“怛”tan(珠31、35a),而在夏—藏文残卷中则注音为ta(抄览,p.36, No.138)。根据沙畹的研究,居庸关六体石经中用西夏文写的陀罗尼又用这个字对音于梵文的ta或tā。^[2]伯希和[П. Пелльот]的收集品中有一件尚未解读的西夏文佛经残片,该残片上有一整句话(表2)“唵萨哩鞞答塔遏达”(om sarvatathāgata),其中的“达”(ta)字表示的正是前述西夏字“𐽀”。任何一种佛经中的这个片断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能解释

清楚,但书本的中心有说明(表3):“二十一种”或“二十一杂行”(抄览,p. 11)。如果把所有这些加以对照,就可以推定,上述西夏字大概读音为 ta。

西夏人是否把这个词用作语助?暂时还说不清。我认为这个西夏词大概是语助之一——逻辑主语的标志,相当于日本 тэниоха 的助词 wa。《掌中珠》的作者,如同下面指出的那样,把它翻译为“乃”或“者”。在各种译自汉文的佛经中,西夏字“𐽄” *ta 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原文“者”或“是”相对应。

(表4) *ña-ta we dzo 我乃愚人(珠,31r)

(表5) *šö-ya-ta zi 七十者稀(珠,35a)

(表6) *o ño-gyi-ta 凡君子者(珠,35a)

(表7) *f'a-ta ru-tse k'a ne ñu 佛为诸法王(法,VII,23—Sh. XIV, 1~2)^[3]

(表8) *me-ni-ta me 无处不及(华严经)

(表9) muḥ · niḥ · gyi · ta · dvi : raḥ f'a · bñiḥ 曰牟尼者过去曾为七佛(摘自藏文注音西夏佛经残片)

二 𐽄 *ye

这个西夏字表现出的语音在《同音》(同41,1)中被归类为喉音品,在《掌中珠》注音为“耶” ye 或“盈” yin,并与日语的 ei 相当(珠,29r,34r)。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中,它的读音被标示为 g-yé、yé 或 yi(抄览,p. 21, No. 80)。我想,据此而将其读音确定为 ye 是毫无疑义的。

在西夏佛经中,这个西夏字根据其位置时而被汉译为“为”、“于”、“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在汉文原文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我想,这个西夏字的意义不是俄文的 ради 或者 для ,它应该根据整段上下文或日语与格标志 $-\text{ni}$ 、或宾格标志 $-\text{wo}$ 、或属格标志 $-\text{no}$ 来翻译。例如:

(表 10)* ʔa-ye na yi 曰佛言(法, VII, 23-Sh., IX, 9)

(表 11)* wa-ye na yi 曰父言(法, VII, 23-Sh., XI, 8)

(表 12)* mo-ye no ge 伤害他人(珠, 29r)

(表 13)* ge-ye-me-ye yo 赞美受持者(法, VII, 21-Sh., VII, 12)

(表 14)* $\text{ʔa-ni ʔa-ye kyu ts'wi}$ 以彼供养佛(法, VII, 23-Sh., X, 11)

(表 15)* mo-le-ye gi nu 是如来之力(法, VII, 24-Sh., XVII, 7~8)

(表 16)* no-lu-ye le ke (欲)于见汝身(法, VII, 24-Sh., XVII, 3)

(表 17)* $\text{ji-ta k'o-la-ji-ye yi li}$ 爪者足手爪之谓也(文海杂类)

(表 18)* $\text{tsi-ne-na-tse-ye mo-no te}$ 药王菩萨之本事品(法, VII, 23-Sh., IX, 8)

三 𐽄 * nu

这个西夏字在《同音》中被归类为牙音。作为助词,它以小字标出(同, 201)。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中,它用读音为 nu 的字标示(抄览, p. 67, No. 262)。《同音》中位于这个字之前或紧随其后的那些字《掌中珠》注音为“兀” wu/ nu 。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中只有最后这个字,因为它被注音为 b- nu/ nu/b- ni ,所以,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字大概读音也是 nu 。

毛利瑟说,这个词是表示工具格的助词,^[4]与汉语的“以”、^[5]日语的 motte 或 de 相类似,它们都是后置词。例如:

(表 19)*mā-ñi-ñu t'a-ye ma wi 以摩尼而为其果(华严经, I)。

(表 20)*la-ñu t'a yo 以偈赞佛(法, VII, 23-Sh., VI, 14)

(表 21)*t'a-ye yo šö ñu kyu-ts'wi wi li 歌叹于佛以为供养(法, VII, 23-Sh., X, 1)

(表 22)*či-la-ñu 以右手(法, VII, 22-Sh., VII, 6)

(表 23)*zu-ñu na ○ zu 如炬除暗(法, VII, 23-Sh., XIV, 8)

四 𐵇 *dzi

这个西夏字,《掌中珠》用于表示汉语“雀子”一词中的后缀“子”的读音(珠, 17a),但在藏文注音的佛经中,这个字的读音上添加了浊音成分,为 ḥ-dziḥ(抄览, p. 66, No. 258),所以我认为,该字的读音大概是 dzi。正如罗福苕说过的那样,这个字在《西夏译经》中准确地与汉字“亦”相合,^[6]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也与日语的 mo 相一致。如果跟后者一样与动词结合,那么就使后者产生让步意义。如果把它翻译为日语 tomo、temo 及其他,那么我想不会有大的错。例如:

(表 24)*t'i wa-se ○-○ dzi t'a ri a-de 此法华经亦复如是(法, VII, 23-Sh., XIII, 13)

(表 25)*jo-ta dzo-me, li-me-li, no me ye dzi yi jo 此人名地名也,亦女之谓也(文海杂类)

(表 26)*t'a ri me-○, tse dzi me-me, señ dzi me-le 不值佛,亦不闻法,亦不见僧(法, VII, 20-Sh., IV, 2)

(表 27)*li li dzi me 亦无所畏(法, VII, 22-Sh., VIII, 15)

(表 28)*čö-yu-ta t'a se-zi (r)ñu re-zi bu ○ dzi ○ ○ me ri 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法, VII, 23-Sh., XIV, 11~12)

(表 29)*mō-mō ru-wa ñu ○ kyu-ts'wi dzi t'i lo mo ○ 种种诸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物供养所不能及(法, VII, 23-Sh., X, 21)

(表 30) *ña ši t'i-zu kyu-ts'wi ri ○ ña dzi ne ○ ○ 我虽作是供养, 心犹不足(法, VII, 23-Sh., XII, 8~9)

五 茲 *ri

这个西夏字在《掌中珠》读为“领”lin(日语读为 rei)(珠, 29r), 而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中则读作 rih(抄览, p.13, No. 52)。l 或 r 的发音没什么可怀疑的, 藏语有这两个音, 不应该有错。涉及到尾音, 一般说来, 西夏语以 ñ 收尾的词, 如果有, 那也很少(抄览, XXV)。此外, 与西夏语同属一个语群的像傣语这样的语言中, 可能完全没有以 ñ 收尾的词。所以, 如果采用藏文注音并遵循这些注音规则的话, 我想这个西夏字应该读 ri。把《掌中珠》对音字同西夏文佛经中的字进行一下比较分析, 我认为“茲”的读音为 ri 是确定无疑的, 同时, 西夏人在读大部分现代北京语音以 ñ 收尾的汉语词时, 都没有 ñ 这个音。

从《掌中珠》作者开始, 西夏人就以汉字“与”来翻译“茲”这个西夏字, 并认为它是完全相符的。看来其真实意义相当于日语的 to (英语的 with), 但在很多情况下, 它必须译为后缀 ni、gori、kara。例如:

(表 31) *ni-me ri li 与告者同(珠, 30r)

(表 32) *dzo ri u (?) wei (?) 与人斗争(珠, 29r)

(表 33) *wa ri ○ bu (?) 与华间列(华严经, I)

(表 34) *no ri ○ ke 欲得相见(法, VII, 24-sSh., XVIII, 22)

(表 35) *mi dza(n) ir-dhi ta či bu li ku ○ mo ri ○ ze t'ō 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 考本则同(珠, 1a)

(表 36) *tse lu ri me k'ü 去法座不远

六 𐼁 *ku

这个西夏字在《同音》中归类为牙音品,并被解释为语助(同, 281)。在夏汉字典《掌中珠》中,这个西夏字用汉字“姑”来注音(珠, 36)。此外,用于为它注音的汉字还有“穀”、“股”、“姑”、“鼓”、“故”(这几个汉字的读音均为 ku)(珠, 16r, 19a, 20r, 21a, 29r)。在藏文转写的西夏文残经中,这个西夏字被标示为 b-ku, 因此我想, 把它的读音确定为 ku 是正确的。

从《掌中珠》作者骨勒开始,西夏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个字意译为汉字“则”。大体上说,这个字是个条件句的连接助词,相当于日语的条件助词 ba 或者 ba sunawachi。这样的条件句经常以意义为“若”moshi 的词开头。例如:

(表 37) *lu-li p'i ku 令交获则(珠, 36r)

(表 38) *yö a-ne nu t'i tse ts'e ku č'o-č'o (?) t'a ○ ○ t'a šö še
应常一心广说此经世世值佛疾成佛道(法, VII, 20-Sh., V, 7~8)

(表 39) 若人有病得闻是经病即时消灭不老不死(法, VII, 23-Sh., XV, 17~18)

(表 40) re · dmi · šo · bku · ši · zu · te · ḥbḥi · (jeh)
· ldi · nu · reh · ldi · ldih 不生乐,则当以先前脐下念轮而念乐(藏文注音西夏佛经残片)

七 𐼁 *ni

这个西夏字《同音》归类于舌头音品,并将它解释为语助(同,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14)。《掌中珠》用汉字“你”ni 来为它注音。西夏文佛经用“释迦牟尼”[Śakyamuni]中的 ni 来音译它。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经中对 ni 这个音节进行标示时,增补为 h-nih(抄览, p. 15, No. 59),所以,西夏人把这个助词读为 ni 是毫无疑义的。

关于这个助词的意义,我要说,我知道翻译西夏文佛经时,汉语中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用来表示这个助词的意义。不过在极少数情况下,西夏人为了把它的意义翻译出来而采用了“当”这个汉字。由此可见,这个助词的意义只能根据上下文语境才可以推测出来。正如下面援引的例文所表示的那样, ni 是一个有指示意义的间接助词。当它位于动词之后时表示命令或必然,当它位于名词之后时则表示呼吁和号召。简言之,我想它与日语的 beshi, yo, ya 相当。例如:

(表 41) *ni-ni ku t'a wi me ñu ni 汝当作佛(法, VII, 20-Sh., II, 23~24)

(表 42) *ña-ni, t'i-zu ña-ña la-ge ta me žo ni 我等不用如是虚妄授记(法, VII, 20-sh., II, 22)

(表 43) *ña-ni ye t'a Sa(n)-mai(?) me-dhi ri ts'e wi ni ña-ni-dzi yi ñu je ke ni 为我等说是三昧名字,我等亦欲勤修行之(法, VII, 24-Sh., XVII, 21~22)

(表 44) *ña-ni ye ki-le p'i ni 令我得见(法, VII, 24-Sh., XVII, 24)

(表 45) *k'ui(k'wai?) ni a-tse 大人嗔怒(法, 30a)

八 𐰽 *na

这个西夏字《同音》归类于舌头音品,并把它视为语助(同, 16)。

因为《掌中珠》将其音译为“捺”na(珠, 30r), 所以它的读音应为 na。与汉译文对读, 我找不到跟它相对应的汉字(偶尔仅与“当”相对应)。为了确定这个词的意义,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依靠上下文语境。

这个助词的意义跟前面提到过的助词 ni 十分相似, 但看来所表达的意图更为强烈, 并带有感情色彩。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助词位于名词或形容词之后的情况, 它永远被置于动词之后, 并具有指示意义以吸引注意力。此外它还表示句子的完结。有时候它还可以作终结助词或疑问助词。这个助词有感叹词的意义, 此外它还有指示或禁止意义。这个助词的意义跟日语强化助词 zo 的意义很类似, 其作用常常相当于日语的感叹助词 yo 或 kana。例如:

(表 46) *no-ne-wa ni-ye mi-me gi-xu t'i ○-○-ye wi ○-hwe(?)
na 宿王华, 汝当以神通力守护是经(法, VII, 23-Sh., XV, 15~16)

(表 47) *wi-li dzo-zi na wi ne na 愚蒙小人听我之言(法, 31a)

(表 48) *bhi-ju se ti-○ na 莫……生下劣想(法, VII, 24-Sh., XVII, 1)

(表 49) *○čwan ? ru-bu ti-sū-se na 唯愿世尊勿有虑(法, VII, 22-Sh., IX, 1)

(表 50) *ni ši-kya-mə-ni-t'a tse-k'a t'i ○ ○ ge-ye ○-si sū-li
mo-ye ts'e nwi na 汝能于释迦牟尼法中受持读诵思维是经为他人解脱(法, VII, 23-Sh., XV, 2~3)

(表 51) *ni si-ts'e-li-me č'a-yu dha ○ bu mo-bu dā(?)-○ nu-nu
ye gye-gi nō ši-kya-mə-ni-t'a dhə(?) t'i zu na ○ nwi na li 汝能成就
不可思议功德亦能问释迦牟尼佛如此之事利益无量一切众生(法,
VII, 23-Sh., XVI, 1~3)

九 𪗇 *mə

这个西夏字《同音》归类于唇音品,并紧接在“𪗇”字(见表 52)之后。同时,“𪗇”被解释为语助(同,51)。《掌中珠》将它注音为“磨”mo(珠,31r)。谈到“𪗇”字,在研究译自汉文的西夏文佛经时发现,与它对应的汉字是“摩”、“磨”、“母”、“目”,而在《掌中珠》中,与它对应的汉字是“么”。沙畹判明它的读音为 mo/mu,而毛利瑟则补充说,其读音为 ma/mā。若将这些拟测方案作一对比,则可以看出“𪗇”这个西夏字的读音近似于 mo、mu、ma 等等。因此,这个音节是一个以模糊元音ə收尾的音节。

“𪗇”字属于一个以ə收尾的音品,归类于ə音群。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其读音就应当是同样的ə音群中的一个音。“𪗇”字在语音方面跟“𪗇”是相符的。要是排除这一点,那么其余的部分应该成为限定成分。这个限定成分,正如罗福苕判明的那样,跟汉语中的限定成分是相符的。^[7]

毫无疑问,这个助词是疑问助词之一,但是因为我手头一共只有两例,所以我不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性质。在此我只想说出我的初步看法,即它可能是现代北京话中疑问助词“么”的起源。例如:

(表 53)*wu yi wo mə 可谓孝乎?(珠,31r)

(表 54)*ru-bu, ru-bu t'i-○ gye ru-k'a ye na mə 世尊,世尊犹故在世?(法,VII, 3-Sh., XI, 17~18)

十 𪗈 *də

这个西夏字《同音》把它归类于舌头音品,并解释为语助(同,

131)。沙畹在研究了居庸关六体石经中的西夏文陀罗尼之后判明，这个字是用来表示梵语的 d 或者 da 的。毛利瑟在他文章的第 304 页错误地转引作“𐰇”（见表 55）。据此，现在可以有条件地认定“𐰇”的读音为 *dā，但我没有资料来研究它的发音。

关于这个助词的意义，因为我只有如下一例，所以我什么也不能说。现在我只提醒后来的研究者，这是助词。例如下：

（表 56）*ša-li dā ləi, ye-k'o-li-tu li lə(?) 'u ○ 收取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法，VII, 23-sh., XII, 5~6）

除了上面列举的助词之外，还有许多词可以推测为语助词。但是，由于对这些助词的研究尚未完成，所以我现在只能局限于上述十个助词。

注 释：

[1] N.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saka, 1926.

[2] 沙畹《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文献》[E. Chavannes,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 et XIV siècles* Paris, 1895], 图版 10。

[3] 译者注：例句从此以下多有日语翻译，汉译文将日语全部删去。

[4] 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初探》[M. 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Paris, 1904]。

[5] 罗福苕《西夏国书略说》，京都东山学社，1911。

[6] 罗福苕《西夏国书略说》，第 11 页。

[7] 罗福苕《西夏国书略说》，《亚洲学术杂志》，第 1 卷第 4 号，上海，1921。

- | | | | | | | | | | |
|------|------------|----------|----------|-------|---------|---------|--------|---------|-------|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
| 𐰇𐰆𐰏𐰏 | 𐰇𐰆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 |
| | | | | | | | | | |
| 20 | 19 | 18 | 17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 𐰇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𐰏 | 𐰇𐰏𐰏𐰏𐰏 |

21 特 補 臨 藏 報 罰 獲 報 報

22 報 後 報

23 報 報 報 報 報

24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25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26 特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27 報 報 報 報

28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29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30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31
玻璃茲瓶

32 敬茲道藏

33
後發維

34
離茲龍境

報
敬
花
風
癡
芝
瓶
轂
輪
龍
神
遊
鼎
飛

36
觀席茲能觀

37
毓毓毓

38 鐵橋斜板 龍龍翠鎮 敢敢好龍 翻斜鐵欄

39 叢 𧈧 𧈩 𧈪 𧈫 𧈬 𧈭 𧈮 𧈯 𧈰 𧈱 𧈲 𧈳 𧈴 𧈵 𧈶 𧈷 𧈸 𧈹 𧈺 𧈻 𧈼 𧈽 𧈾 𧈿 𧉀 𧉁 𧉂 𧉃 𧉄 𧉅 𧉆 𧉇 𧉈 𧉉 𧉊 𧉋 𧉌 𧉍 𧉎 𧉏 𧉐 𧉑 𧉒 𧉓 𧉔 𧉕 𧉖 𧉗 𧉘 𧉙 𧉚 𧉛 𧉜 𧉝 𧉞 𧉟 𧉠 𧉡 𧉢 𧉣 𧉤 𧉥 𧉦 𧉧 𧉨 𧉩 𧉪 𧉫 𧉬 𧉭 𧉮 𧉯 𧉰 𧉱 𧉲 𧉳 𧉴 𧉵 𧉶 𧉷 𧉸 𧉹 𧉺 𧉻 𧉼 𧉽 𧉾 𧉿 𧊀 𧊁 𧊂 𧊃 𧊄 𧊅 𧊆 𧊇 𧊈 𧊉 𧊊 𧊋 𧊌 𧊍 𧊎 𧊏 𧊐 𧊑 𧊒 𧊓 𧊔 𧊕 𧊖 𧊗 𧊘 𧊙 𧊚 𧊛 𧊜 𧊝 𧊞 𧊟 𧊠 𧊡 𧊢 𧊣 𧊤 𧊥 𧊦 𧊧 𧊨 𧊩 𧊪 𧊫 𧊬 𧊭 𧊮 𧊯 𧊰 𧊱 𧊲 𧊳 𧊴 𧊵 𧊶 𧊷 𧊸 𧊹 𧊺 𧊻 𧊼 𧊽 𧊾 𧊿 𧋀 𧋁 𧋂 𧋃 𧋄 𧋅 𧋆 𧋇 𧋈 𧋉 𧋊 𧋋 𧋌 𧋍 𧋎 𧋏 𧋐 𧋑 𧋒 𧋓 𧋔 𧋕 𧋖 𧋗 𧋘 𧋙 𧋚 𧋛 𧋜 𧋝 𧋞 𧋟 𧋠 𧋡 𧋢 𧋣 𧋤 𧋥 𧋦 𧋧 𧋨 𧋩 𧋪 𧋫 𧋬 𧋭 𧋮 𧋯 𧋰 𧋱 𧋲 𧋳 𧋴 𧋵 𧋶 𧋷 𧋸 𧋹 𧋺 𧋻 𧋼 𧋽 𧋾 𧋿 𧌀 𧌁 𧌂 𧌃 𧌄 𧌅 𧌆 𧌇 𧌈 𧌉 𧌊 𧌋 𧌌 𧌍 𧌎 𧌏 𧌐 𧌑 𧌒 𧌓 𧌔 𧌕 𧌖 𧌗 𧌘 𧌙 𧌚 𧌛 𧌜 𧌝 𧌞 𧌟 𧌠 𧌡 𧌢 𧌣 𧌤 𧌥 𧌦 𧌧 𧌨 𧌩 𧌪 𧌫 𧌬 𧌭 𧌮 𧌯 𧌰 𧌱 𧌲 𧌳 𧌴 𧌵 𧌶 𧌷 𧌸 𧌹 𧌺 𧌻 𧌼 𧌽 𧌾 𧌿 𧍀 𧍁 𧍂 𧍃 𧍄 𧍅 𧍆 𧍇 𧍈 𧍉 𧍊 𧍋 𧍌 𧍍 𧍎 𧍏 𧍐 𧍑 𧍒 𧍓 𧍔 𧍕 𧍖 𧍗 𧍘 𧍙 𧍚 𧍛 𧍜 𧍝 𧍞 𧍟 𧍠 𧍡 𧍢 𧍣 𧍤 𧍥 𧍦 𧍧 𧍨 𧍩 𧍪 𧍫 𧍬 𧍭 𧍮 𧍯 𧍰 𧍱 𧍲 𧍳 𧍴 𧍵 𧍶 𧍷 𧍸 𧍹 𧍺 𧍻 𧍼 𧍽 𧍾 𧍿 𧎀 𧎁 𧎂 𧎃 𧎄 𧎅 𧎆 𧎇 𧎈 𧎉 𧎊 𧎋 𧎌 𧎍 𧎎 𧎏 𧎐 𧎑 𧎒 𧎓 𧎔 𧎕 𧎖 𧎗 𧎘 𧎙 𧎚 𧎛 𧎜 𧎝 𧎞 𧎟 𧎠 𧎡 𧎢 𧎣 𧎤 𧎥 𧎦 𧎧 𧎨 𧎩 𧎪 𧎫 𧎬 𧎭 𧎮 𧎯 𧎰 𧎱 𧎲 𧎳 𧎴 𧎵 𧎶 𧎷 𧎸 𧎹 𧎺 𧎻 𧎼 𧎽 𧎾 𧎿 𧏀 𧏁 𧏂 𧏃 𧏄 𧏅 𧏆 𧏇 𧏈 𧏉 𧏊 𧏋 𧏌 𧏍 𧏎 𧏏 𧏐 𧏑 𧏒 𧏓 𧏔 𧏕 𧏖 𧏗 𧏘 𧏙 𧏚 𧏛 𧏜 𧏝 𧏞 𧏟 𧏠 𧏡 𧏢 𧏣 𧏤 𧏥 𧏦 𧏧 𧏨 𧏩 𧏪 𧏫 𧏬 𧏭 𧏮 𧏯 𧏰 𧏱 𧏲 𧏳 𧏴 𧏵 𧏶 𧏷 𧏸 𧏹 𧏺 𧏻 𧏼 𧏽 𧏾 𧏿 𧐀 𧐁 𧐂 𧐃 𧐄 𧐅 𧐆 𧐇 𧐈 𧐉 𧐊 𧐋 𧐌 𧐍 𧐎 𧐏 𧐐 𧐑 𧐒 𧐓 𧐔 𧐕 𧐖 𧐗 𧐘 𧐙 𧐚 𧐛 𧐜 𧐝 𧐞 𧐟 𧐠 𧐡 𧐢 𧐣 𧐤 𧐥 𧐦 𧐧 𧐨 𧐩 𧐪 𧐫 𧐬 𧐭 𧐮 𧐯 𧐰 𧐱 𧐲 𧐳 𧐴 𧐵 𧐶 𧐷 𧐸 𧐹 𧐺 𧐻 𧐼 𧐽 𧐾 𧐿 𧑀 𧑁 𧑂 𧑃 𧑄 𧑅 𧑆 𧑇 𧑈 𧑉 𧑊 𧑋 𧑌 𧑍 𧑎 𧑏 𧑐 𧑑 𧑒 𧑓 𧑔 𧑕 𧑖 𧑗 𧑘 𧑙 𧑚 𧑛 𧑜 𧑝 𧑞 𧑟 𧑠 𧑡 𧑢 𧑣 𧑤 𧑥 𧑦 𧑧 𧑨 𧑩 𧑪 𧑫 𧑬 𧑭 𧑮 𧑯 𧑰 𧑱 𧑲 𧑳 𧑴 𧑵 𧑶 𧑷 𧑸 𧑹 𧑺 𧑻 𧑼 𧑽 𧑾 𧑿 𧒀 𧒁 𧒂 𧒃 𧒄 𧒅 𧒆 𧒇 𧒈 𧒉 𧒊 𧒋 𧒌 𧒍 𧒎 𧒏 𧒐 𧒑 𧒒 𧒓 𧒔 𧒕 𧒖 𧒗 𧒘 𧒙 𧒚 𧒛 𧒜 𧒝 𧒞 𧒟 𧒠 𧒡 𧒢 𧒣 𧒤 𧒥 𧒦 𧒧 𧒨 𧒩 𧒪 𧒫 𧒬 𧒭 𧒮 𧒯 𧒰 𧒱 𧒲 𧒳 𧒴 𧒵 𧒶 𧒷 𧒸 𧒹 𧒺 𧒻 𧒼 𧒽 𧒾 𧒿 𧓀 𧓁 𧓂 𧓃 𧓄 𧓅 𧓆 𧓇 𧓈 𧓉 𧓊 𧓋 𧓌 𧓍 𧓎 𧓏 𧓐 𧓑 𧓒 𧓓 𧓔 𧓕 𧓖 𧓗 𧓘 𧓙 𧓚 𧓛 𧓜 𧓝 𧓞 𧓟 𧓠 𧓡 𧓢 𧓣 𧓤 𧓥 𧓦 𧓧 𧓨 𧓩 𧓪 𧓫 𧓬 𧓭 𧓮 𧓯 𧓰 𧓱 𧓲 𧓳 𧓴 𧓵 𧓶 𧓷 𧓸 𧓹 𧓺 𧓻 𧓼 𧓽 𧓾 𧓿 𧔀 𧔁 𧔂 𧔃 𧔄 𧔅 𧔆 𧔇 𧔈 𧔉 𧔊 𧔋 𧔌 𧔍 𧔎 𧔏 𧔐 𧔑 𧔒 𧔓 𧔔 𧔕 𧔖 𧔗 𧔘 𧔙 𧔚 𧔛 𧔜 𧔝 𧔞 𧔟 𧔠 𧔡 𧔢 𧔣 𧔤 𧔥 𧔦 𧔧 𧔨 𧔩 𧔪 𧔫 𧔬 𧔭 𧔮 𧔯 𧔰 𧔱 𧔲 𧔳 𧔴 𧔵 𧔶 𧔷 𧔸 𧔹 𧔺 𧔻 𧔼 𧔽 𧔾 𧔿 𧕀 𧕁 𧕂 𧕃 𧕄 𧕅 𧕆 𧕇 𧕈 𧕉 𧕊 𧕋 𧕌 𧕍 𧕎 𧕏 𧕐 𧕑 𧕒 𧕓 𧕔 𧕕 𧕖 𧕗 𧕘

40 𪔐 𪔑 𪔒 𪔓 𪔔 𪔕 𪔖 𪔗 𪔘 𪔙 𪔚 𪔛 𪔜 𪔝 𪔞 𪔟 𪔠 𪔡 𪔢 𪔣 𪔤 𪔥 𪔦 𪔧 𪔨 𪔩 𪔪 𪔫 𪔬 𪔭 𪔮 𪔯 𪔰 𪔱 𪔲 𪔳 𪔴 𪔵 𪔶 𪔷 𪔸 𪔹 𪔺 𪔻 𪔼 𪔽 𪔾 𪔿 𪕀 𪕁 𪕂 𪕃 𪕄 𪕅 𪕆 𪕇 𪕈 𪕉 𪕊 𪕋 𪕌 𪕍 𪕎 𪕏 𪕐 𪕑 𪕒 𪕓 𪕔 𪕕 𪕖 𪕗 𪕘 𪕙 𪕚 𪕛 𪕜 𪕝 𪕞 𪕟 𪕠 𪕡 𪕢 𪕣 𪕤 𪕥 𪕦 𪕧 𪕨 𪕩 𪕪 𪕫 𪕬 𪕭 𪕮 𪕯 𪕰 𪕱 𪕲 𪕳 𪕴 𪕵 𪕶 𪕷 𪕸 𪕹 𪕺 𪕻 𪕼 𪕽 𪕾 𪕿 𪖀 𪖁 𪖂 𪖃 𪖄 𪖅 𪖆 𪖇 𪖈 𪖉 𪖊 𪖋 𪖌 𪖍 𪖎 𪖏 𪖐 𪖑 𪖒 𪖓 𪖔 𪖕 𪖖 𪖗 𪖘 𪖙 𪖚 𪖛 𪖜 𪖝 𪖞 𪖟 𪖠 𪖡 𪖢 𪖣 𪖤 𪖥 𪖦 𪖧 𪖨 𪖩 𪖪 𪖫 𪖬 𪖭 𪖮 𪖯 𪖰 𪖱 𪖲 𪖳 𪖴 𪖵 𪖶 𪖷 𪖸 𪖹 𪖺 𪖻 𪖼 𪖽 𪖾 𪖿 𪗀 𪗁 𪗂 𪗃 𪗄 𪗅 𪗆 𪗇 𪗈 𪗉 𪗊 𪗋 𪗌 𪗍 𪗎 𪗏 𪗐 𪗑 𪗒 𪗓 𪗔 𪗕 𪗖 𪗗 𪗘 𪗙 𪗚 𪗛 𪗜 𪗝 𪗞 𪗟 𪗠 𪗡 𪗢 𪗣 𪗤 𪗥 𪗦 𪗧 𪗨 𪗩 𪗪 𪗫 𪗬 𪗭 𪗮 𪗯 𪗰 𪗱 𪗲 𪗳 𪗴 𪗵 𪗶 𪗷 𪗸 𪗹 𪗺 𪗻 𪗼 𪗽 𪗾 𪗿 𪘀 𪘁 𪘂 𪘃 𪘄 𪘅 𪘆 𪘇 𪘈 𪘉 𪘊 𪘋 𪘌 𪘍 𪘎 𪘏 𪘐 𪘑 𪘒 𪘓 𪘔 𪘕 𪘖 𪘗 𪘘 𪘙 𪘚 𪘛 𪘜 𪘝 𪘞 𪘟 𪘠 𪘡 𪘢 𪘣 𪘤 𪘥 𪘦 𪘧 𪘨 𪘩 𪘪 𪘫 𪘬 𪘭 𪘮 𪘯 𪘰 𪘱 𪘲 𪘳 𪘴 𪘵 𪘶 𪘷 𪘸 𪘹 𪘺 𪘻 𪘼 𪘽 𪘾 𪘿 𪙀 𪙁 𪙂 𪙃 𪙄 𪙅 𪙆 𪙇 𪙈 𪙉 𪙊 𪙋 𪙌 𪙍 𪙎 𪙏 𪙐 𪙑 𪙒 𪙓 𪙔 𪙕 𪙖 𪙗 𪙘 𪙙 𪙚 𪙛 𪙜 𪙝 𪙞 𪙟 𪙠 𪙡 𪙢 𪙣 𪙤 𪙥 𪙦 𪙧 𪙨 𪙩 𪙪 𪙫 𪙬 𪙭 𪙮 𪙯 𪙰 𪙱 𪙲 𪙳 𪙴 𪙵 𪙶 𪙷 𪙸 𪙹 𪙺 𪙻 𪙼 𪙽 𪙾 𪙿 𪚀 𪚁 𪚂 𪚃 𪚄 𪚅 𪚆 𪚇 𪚈 𪚉 𪚊 𪚋 𪚌 𪚍 𪚎 𪚏 𪚐 𪚑 𪚒 𪚓 𪚔 𪚕 𪚖 𪚗 𪚘 𪚙 𪚚 𪚛 𪚜 𪚝 𪚞 𪚟 𪚠 𪚡 𪚢 𪚣 𪚤 𪚥 𪚦 𪚧 𪚨 𪚩 𪚪 𪚫 𪚬 𪚭 𪚮 𪚯 𪚰 𪚱 𪚲 𪚳 𪚴 𪚵 𪚶 𪚷 𪚸 𪚹 𪚺 𪚻 𪚼 𪚽 𪚾 𪚿 𪛀 𪛁 𪛂 𪛃 𪛄 𪛅 𪛆 𪛇 𪛈 𪛉 𪛊 𪛋 𪛌 𪛍 𪛎 𪛏 𪛐 𪛑 𪛒 𪛓 𪛔 𪛕 𪛖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𪡁

4) 龍轍
轍轍
轍轍
轍轍
轍轍
轍轍

42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illegible]

能報稱寵施

45
蝶苑稿

[illegible]

47
敬肩敬肱敬肱

48
錦鏡粧花

49
鐵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50
桶
覆
覆
敗
荒
舛
翻
翻
碗
遜
茲
華
翅
瓊
較
瓊
精
賦
循
多
詭
風

西夏研究小史*

聂历山

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过一个唐古特国,它于 1032 年由李德明创建,地括北纬 34° 和 42° 之间,东面以黄河为界与今天中国的山西省相邻,西面是青海湖,北面是哈密、额济纳河、贺兰山和黄河,南面是中国的四川省。元朝称之为“河西”,《元朝秘史》称之为“哈新”,因为其地位于黄河的西面,所以明清两朝也称之为“河西”。字书《华夷译语》将其读作 *taŋgut*,这个古老的名词并不是后起的,在公元 734 年的和硕柴达木汉文—突厥文碑铭上就可以找到它。

在欧洲文献中,唐古特国多以“西夏”闻名,中国历代史书也这样来称呼这个国家。唐古特人在本土著作中(比如唐古特人编的某些佛经)用汉语称自己的国家或者王朝为“大夏”。毫无疑问,唐古特人选用“夏”这个词主要是因为位于唐古特国中心的那片地区名

* 聂鸿音重译自 Н. А. Невс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1960), кн. 1, с. 19—32, 原文是俄文。本文原刊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31, 经英文转译的汉译文《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1930(1932), 这次翻译时参考了原来的汉译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为“夏州”，此外也因为当初占据唐古特地区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在这里创建了“夏国”，而“大”这个修饰语则采自中国常用的“大唐”、“大宋”、“大魏”等等。

西夏文文献中的官方国名见于著名的凉州大云寺碑，以及《宝雨经》、^[1]《佛说长阿含经》之类刻本佛经首叶的题款，均作“白高国”，夏汉字书《掌中珠》的汉字对音读作“臧喻领”，西夏人读来大约是“b'o-b'e-le。”^[2]西夏人自称 mi 或者 me(试比较，西夏语的 me“人”无疑与藏语的 mi“人”同源)，这个词他们自己译作汉文的“番”。在汉文史籍中，“番”这个字大都用来表示西藏。mi(me)-le“番国”的称呼有时也见于某些西夏原著。

这个国家的都城汉语称为“兴庆”，即今天黄河左岸的宁夏府。其国民有唐古特人、吐蕃人、汉人、女真人、蒙古人以及包括回鹘人在内的突厥人。其国教是佛教，马可波罗曾说：“人们大多崇拜偶像，其中也有些景教徒、基督徒和萨拉森人。崇拜偶像的人们讲一种独特的语言。”^[3]西夏国一直存在到 1226 年，最终被成吉思汗灭亡。

据汉文史籍记载，^[4]唐古特当地人所说的“本国语”用一种特殊的方块字记录，这是 1037 年由皇帝李元昊创制并由野利仁荣演绎的。不过并非所有汉文史书都作了这样的记述。有一本书把文字的创制归于李德明皇帝，别的书则归于一个叫“遇乞”的人，其全名可能是“野利遇乞”。^[5]另据汉文史籍说，从形式上看，所创新字的原型类似汉字的篆书。

汉文史料证明，李元昊年幼时就通番字，这“番字”在我看来肯定指的是西夏字。可以推测，这位皇帝仅仅是修订了文字以使之规范化，更接近于汉字的楷书。^[6]

欧洲人最初见到的西夏字文献是 1345 年的居庸关六体石刻，其中有四种字体尚不为人知。伟烈曾着手辨识其中的两体文字，并

指出其大字部分是梵文陀罗尼的译写,不过重要的是伟烈没有搞清楚这代表的是什么语言,他得出结论说,这种文字是女真小字,而其语言当然也就是女真语。^[7] 后来,全部六体铭文由法国的波拿巴 [Roland Bonaparte] 于 1895 年发表,沙畹便据此解释上述两体文字,多少有所成就。戴维理亚对伟烈的结论表示怀疑,他主张上述书中的文字应该是西夏国的文字,但对此仍存有疑问。

其余的那两体小字至今还不能确认和识读。一种看来是与汉文部分相同经文的西夏文翻译,另一种则是对六种字体镌刻者姓名和职位之类情况的说明。

1898 年,戴维理亚著文论述 1094 年大云寺碑的西夏铭文。^[8]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种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字是西夏字,至此一切疑虑都得以澄清了。戴维理亚仅仅翻译了碑铭的汉文部分,而未能解读西夏文。在此应当指出,两种碑文的内容是相同的,汉文碑铭差不多就是从西夏碑铭翻译过去的,我正准备用这些材料来编纂一部西夏文字典。

在戴维理亚这篇论文发表之前,卜士礼通过研究 12 枚西夏文钱币认出了 40 个西夏字,但没能确定它们的音值。^[9] 与此相反,伟烈和沙畹的著作刊布了大量带语音转写的西夏字,这样虽大致确定了它们的音值,却没有给出所表达的意义。从总体上说,对西夏语言的研究还未见大的突破。

1904 年,毛利瑟发表了他对所获西夏文绀纸金书抄本《妙法莲华经》(可惜不全,仅有三卷)的研究。从文中所附的图版来看,^[10] 经文第一卷的第一叶并非绀纸,而是白纸,上面已经有人试着进行了研究。在一些字的右边有人预先写上了相应的汉字,从书法上看无疑是出自汉人之手。据此我估计这另写的一叶来自某个汉人,他在毛利瑟之前就尝试着解读这种未知的文字了。或许这叶纸是毛利瑟连同三卷经书一起买到的,他那篇杰出的论文就是借助了这叶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纸。要想知道西夏语的建构,不能不由此起步,由这第一叶西夏经文可以确定一些西夏字的字义,由一些佛经专有名词的汉字对音也可以大致确定一些新见字的读法。毛利瑟又指出,西夏语的动词(谓语)一般位于句尾,宾语位于动词之前,形容词(定语)或者位于中心词之前,或者位于中心词之后,显然是以语音和谐律为条件。毛利瑟是第一个对语法进行描述的人,他认为西夏语和藏语在语法上比较接近。

除了专有名词之外,《妙法莲华经》的其他字音就不能读出了。伟烈和沙畹确定的字音也只限于佛经中所见的专有名词,别的则无可对照。事实是,大量的西夏字是照英语和法语方式来读的,特别是那些用于音译陀罗尼和西夏、中原的人名和地名的字,最多加上一些虚词。

这就是 1870 年到 1908 年间西夏研究的人致情况。

1908 年,著名旅行家科兹洛夫在蒙古草原找到了西夏的黑水故城,从城外一座古塔内发现了一个西夏文书籍和写本的书库。这些书籍被运回了彼得堡,入藏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至今尚存此处。伊凤阁教授在其中发现了一部 1190 年西夏人骨勒茂才所编夏汉合璧字典的刻本,题为《掌中珠》。字典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番人学习汉语,也帮助汉人学习番语,以增进民族间的友谊。总起来看,这部字典以义类编排,每叶分栏,每栏四行。第一行(从右数)是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是西夏本字,第三行是西夏字的汉义,最后,第四行是汉字的西夏字注音。字典的梗概大都由伊凤阁教授在 1909 年的《科学院通报》上作过介绍。^[11]

用来给西夏字注音的汉字只有字形,却不大能显示读音。绝对不可忽略的是,汉字的读音在中国各地方言里彼此常有不同,因此自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掌中珠》的注音汉字究竟基于什么方言。伊凤阁教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把所有的汉字都按现时的

北京话来标音了。

伊凤阁教授的著作引起了美国学者劳费尔的注意,劳费尔利用这篇俄国论文及大量的印度支那语言资料,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1916年的《通报》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12]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西夏语在当代印度支那诸语言中最接近彝语和么些语,因而可以把这三种语言(西夏语、彝语和么些语)归为一个语支,称为“西—僰—么”(用每个语言名称的第一个音节)语支。这个论断可以认为是对印度支那语言研究的重大贡献,尤其可以使后来的西夏语研究走出迷途。

劳费尔在他的论文中研究《掌中珠》注音汉字不是依据北京话,而是依据了北方官话,因而表现了诸如舌根音和颚音、塞擦音和摩擦音之间的区别。由于劳费尔并没有见到《掌中珠》原书,所以他的结论和假设有不少是误断。这些错误并不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应归于劳费尔的研究,而应归于伊凤阁教授先前的误导。

由于西夏语的建构相当复杂,用现成的汉语音位很不容易表示,所以西夏字书(第四行)有时使用“二合”西夏字来标注,这有些类似汉语的反切注音,字书中大量西夏字也用相同方式的“二合”汉字来标注。这些二合汉字在全书中都应从右向左读,伊凤阁教授则误把这些二合注音字视为单字,并且从左向右读了。例如在表示浊声母(舌音 d、齿头音 dz 和正齿音 dž)带有某种鼻冠音时,^[13]字书的编者即采用二合注音字,其中起首的汉字是“尼”(或“泥”),但是伊凤阁教授却把它们读成了 x + ni,认为 ni 是西夏语中一个特殊的词尾,其作用相当于藏语的 pa(第 105 页)。

当想要把西夏语词和其他一些语言的词联系起来时,劳费尔时常不使用汉语北方官话,而使用伊凤阁教授给出的转写。例如他把“夏”字(第 55 页第 74 号字)的汉字注音“顷尼”(k'ih-ni)读作 č'in-ni、č'i-ni,并联系到么些语的同义词 je(dže),可是,如果把把这个二合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字正确地读出(从右向左),即 $ni + k'iñ$,^[4]则可以注意到“尼”据藏文注音应读作'di 或者'ji('dži),而“顷”(日语作 kei)则应读作 ke 或者 kē,“尼顷”依反切应是'ji + ke 切得'je(dže/'dže),这样,西夏语的这个词就与相应的么些语词完全一致了。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劳费尔文章中的全部二合字都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校正(读作单音节字)。

关于伊凤阁教授的错误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劳费尔列出了一组与其他语言无关的词,其中有个“即”(ki, 脑),这个西夏字在《掌中珠》的汉字注音是“那”(na),在佛经中也经常出现,伊凤阁教授把这个字误读成了“即”(ki),使得劳费尔在各种词典中都找不到相当的词,最终只好称这个词是“西夏语独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还有《掌中珠》里注为“迎那”(玛瑙)的西夏字,伊凤阁教授读为 $yin-na$,劳费尔把这个词也归入“存疑”之列(第 124 号字)。由于没有见到字典原文,他假定第一个字 yin 的意思是“星”,可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马”,应读作 nye (参看日语 gei),整个词 $nye-na$ 或者 $nye-no$ 义为“马的脑”,其词源显然是汉语的“玛瑙”,藏语同样也称“玛瑙”为 $rta-klad$ (字面:马的脑)。^[5]因伊凤阁教授的草率而导致的排印(?)错误也引导劳费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血”这个词的汉字注音本应是“斜”,却被误排成了“料”,于是劳费尔便把这个词和暹罗语的 $lūet$ 联系了起来。在劳费尔论文列出的西夏语独有词中有“成”(č'ōñ, 母)这样一个词(第 153 号字),这个词无疑是伊凤阁教授从“秣麻勿成”这个西夏短语里抽出来的,短语汉文意译为“孝顺父母”。伊凤阁教授以为西夏字和汉字是逐一对等的,这恰与事实相反,毛利瑟曾指出西夏语动词(谓语)位于句末,在这个短语中,汉字“母”对应的是读若“麻”的那个西夏字。还是这个词,伊凤阁教授在词汇表的其他地方引用时却又是正确的(见劳费尔的 122 号字)。^[6]

中国学者罗振玉在东京刊布了伊凤阁教授所赠的几张《掌中

珠》残叶的照片,他的儿子罗福成和罗福苾当时旅居日本,从事西夏语言研究。1914年,罗福成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一书,其文献依据是毛利瑟的出版物,以及罗福成从京都大学羽田教授那里得到的卷七的照片。罗福成还发表了《西夏国书类编》,其中的西夏字采自上述《莲华经》和几叶《掌中珠》残片。他的弟弟罗福苾发表了《西夏国书略说》(1914年),作者在书中依据汉文史书的记载阐述了西夏字的创制过程,并简单介绍了西夏语音和语法的特征;在书末附有作者收集的西夏文字文献。他还判明了西夏字的构造全仿汉字,并挑选出少量部首来举例证明这种情况。

在欧洲,女学者本哈第和查赫 1919 年合写了一篇论文,^[17] 其中归纳出了西夏字的一些部首——比罗福苾整理的略有新增。这两位欧洲学者所做的工作及论断与罗福苾毫无二致,不过他们在文末说他们是在论文完成之后才见到罗氏论文的。

从 1921 年到 1922 年,罗福苾在上海的《亚洲学术杂志》上相继发表了新修订的《西夏国书略说》,但因作者去世而没有写完。在本项研究中罗福苾又列举了一些新的部首,并从语音方面加以细致的说明。像劳费尔一样,他也得出结论说西夏语没有 k、p、t 之类的韵尾。据作者的意见,所有为西夏字注音的汉字都应该像中国的中原话那样读。

伊凤阁教授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 年 10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西夏国书说》,文中集中讨论了“唐古特”和“西夏”这两个国名,然后根据戴维理亚和劳费尔的论文对西夏国家及其语言的特点进行了叙述,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列举的文字推测,西夏字完全是据《说文》里的汉字小篆演绎而成的。^[18]

1924 年,罗福成从伊凤阁教授那里得到了《掌中珠》的全部照片,罗振玉在天津将其刊布。尽管刊本中有些误抄或漏抄的地方,但总的说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今天凡对西夏文字感兴趣的人都应该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备有一册。^[19]

1925年夏天当我在北京的时候,伊凤阁教授拿给了我几张照片,上面是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献残叶。我没能如愿把文献照片翻拍下来,因此只能经教授的许可而抄录了全部文献(计七叶)带回日本研究。不久,我就在大阪外国语学校的东洋学会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结论。

这些文献都属于佛经。其中一叶上有'a-li和ka-li两个词,我推测这些佛经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从藏文译来的。如果推测从藏文译来的佛经不止这些,那么人们公认的关于西夏佛经似乎全都译自汉文的说法就值得考虑了。^[20]我曾经把上述残经的字依第一笔的笔画排列,并用汉字注明字义,编成了一部供自己查阅的小字典。我本打算以后拿来原照片以改正那些因不熟悉字形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误抄,使其中所有的字都与手边的西夏经文相符,但这时东洋学会屡次要求发表我的著作,我也只有应允了。我交付发表的是我远未完善的作品,后来在1926年3月刊出,题为《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文章有一份让伯希和教授得到了,于是他在《通报》(卷XXIV,1926年,第4~5号,第399~403页)上发表了评论,通过这篇评论我了解到伦敦大英博物馆也收藏有几叶类似的带藏文注音的西夏佛经。我马上写信给东方书籍和写本部主任巴尔内特教授(L. D. Barnett),请求他把这几叶残经的照片寄给我研究。

我收到的远方回信(1927年4月29日)严肃得令我失望:“十分抱歉,我无权使您得到大英博物馆的西夏文献照片。这些文献是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得,属印度政府所有,仅仅暂时寄存在这里而已……”

几乎在给巴尔内特教授写信的同时,我还写信给了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鄂登堡院士[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和阿列克院士[В.

M. Алексеев], 当时是博物馆的高级馆员), 索求全部带藏文注音的西夏佛经的照片, 因他们的盛情, 我得到了两份。现在供我使用的计有 18 件残片, 我重新把字依第一笔的笔画排列, 附注上了汉文的意思和西夏文献中的例证。

在斯坦因的著作中,^[21] 有一叶经劳费尔解读的带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他对这件残片的研究彻头彻尾地不合格。他在解读藏文草书时根本不认识西夏字, 因而搞混了藏文草书的字母, 把同一个字读成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音, 结果是得出的字音毫无价值可言。

把劳费尔字表中的新字和我原先抄录的加在一起, 我一共得到了 500 多个带藏文注音的西夏字。我在整理好准备交付出版的时候, 又要在 1929 年秋季离开日本, 于是就把稿子给了东京的东洋文库, 他们答应为我发表。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 伊凤阁教授又拿给了我几部西夏文字典, 我研究了其中的两部, 结论见《关于西夏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一文。

字典中的第一种为 1132 年刻本, 题为《同音》, 其中所有的西夏字按声母排列, 声母分类为: 1. 重唇音; 2. 轻唇音; 3. 舌头音; 4. 舌上音; 5. 牙音; 6. 齿头音(含塞擦音); 7. 正齿音(含塞擦音); 8. 喉音(其他所有的元音归在此类); 9. 流风音(l、r、z 诸音)。在每一个声类里, 具有同样音值的全部字再归并成纽, 纽与纽之间以小圆圈相隔。只要知道了纽中一个字的字音, 就可以推知同一纽中所有字的读法。

第二种字典题为《文(=字)海杂类》, 可惜残佚严重。这本书的编排方法看来和《同音》一样, 先按声母, 再按声调。在每个字下面都有或详或略的解释, 解释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说解字形的构成依据, 第二部分说解字义, 最后第三部分用两个字说解字音, 其方法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相当于反切。

亚洲博物馆还藏有一部字典,题为《文海》。这部字典说解字义与上述字典一样,也分成三部分:说解字形、字义和字音,所不同的只是全部字都按声调和韵母编排。亚洲博物馆的这个藏本极不完整,现仅存平声 97 韵,约 3000 字。^[22]

除去这些字典(刻本),亚洲博物馆还有一种写本字典,题为《文海宝韵》,看来是依据上述字典编成的。这部字典列字以同音字归纽,纽与纽之间以小圆圈相隔,但仅仅抄录了西夏字,而没有注释(只有少量字形说解)。全书今存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平声字(97 韵),第二部分收上声字和入声字(86 韵)。由于字典卷尾已经亡佚,序言也有残缺,所以难以断定西夏语里有没有去声这个调类。^[23]

除去这些字典,我在亚洲博物馆还找到了几叶字纸,题为《要集》,看来是按照义类编排的字典,如在残叶上有题为“乐器”和“花名”的各部。注释用西夏小字印出,注明相应的汉文意思,例如在当“大鼓”讲的西夏字下注曰“汉语 ta-ku(大鼓)”,在当“琵琶”讲的西夏字下注曰“汉语 p'i-pa(琵琶)”,在当“红葵花”讲的西夏字下注曰“汉语 xun-kui-xua(红葵花)”,等等。

还应当指出,亚洲博物馆有一个刻本是西夏字汇(完全没有注释),^[24]依下列部类编排:……天河(残)、地、男服、女服、树、菜、草、谷、马、骆驼、牛、羊、野兽、飞禽、蛆虫、番人姓、^[25]人名、汉人姓、亲属、部族、屋室、饮食器具……从每叶版口上的字看,这部字典名叫《杂字》。

在我旅居日本最后两年期间,鄂登堡院士和阿列克院士出于盛情,给我寄了许多亚洲博物馆收藏的西夏佛教典籍的照片,大都是从汉文译来的作品。其中有两种西夏佛经是从藏文转译的,一种译自藏文佛经 *Stoñ-č' e-na-mo rab-tu 'joms-pa žes-bya-ba'i mdo*,梵文经题为 *Ārya-mahā-sahasra-pramardanināma-mahāyāna sūtra* [佛

说守护大千国土经],这是所谓《五部经》[Pañca-rakṣa]的第一部,鄂登堡院士称之为Сборником пяти защит[五护集]。后来我收到了我所恳求的全部经文的照片,解读了其中的第一品(全经共三品),并附上日文翻译和注释,交给了我的朋友石滨教授,据说将在大阪亚洲协会会刊上发表。

当初在返回苏联之前,除了字典和佛教典籍之外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别的西夏文献,而后来在亚洲博物馆的工作闲暇时,我找到了一些非佛教著作。其中首先应该是汉文古典兵书《六韬》和《论语注》的西夏译本残卷。这个《论语注》不同于迄今存世的各个注本,也许可以推测它是专门为西夏人编写的(当然以已有的汉文注本为基础)。汉文史书里说到一个名叫斡道冲的人,字宗圣,他在1150年任太学番汉教授,而太学则是1145年西夏国仿照中原建立的。这位学者曾经翻译过《论语》并为之作了解义,很有可能这个残本就出自此人之手。

在其他译自汉文的书籍中,应当注意到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这是贞观年间太宗皇帝与自己亲信大臣之间的对话录。

除去这三部著作之外,我还找到了几种可以当即鉴定为译自汉文的书。其中一种的西夏文书题是《十二国》,又有七卷书(整卷保存完好),有些像《太平广记》,其西夏文书题复原成汉文应该是《类林》。^[26]

还有一些西夏文著作(书题已佚),好像全都是摘引的汉文经部、字部典籍中有关道德修养的警句。

至于亚洲博物馆所藏的西夏人原作,我找到了大量的西夏法典,许多卷都有残损,但也有一些保存完好。书的大小各异,据此可以推断这部法典当属不同时期。在一些书卷上可以找到书题:《天盛年(1149~1171)改新定律令》。

此外我还在博物馆的西夏藏品中找到了一部西夏原创的诗集,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在刻本的纸背还另有手写的西夏文赞美诗。

在结束我这篇概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戴锡章于1924年刊行的《西夏记》。这部书里有大量关于西夏国的汉文知识,包含大量有趣的资料,可以阐明该国生活的许多方面,解决西夏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27]

注 释:

[1] 该经刻本卷十的首叶见于聂历山、石滨纯太郎共著《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北京,1930(1932),71~80页。

[2] 上述字的读法可以通过《掌中珠》汉字注音和西夏文残卷藏文注音的比较研究得知。详细的证据在此从略。

[3] 米纳耶夫从古法文翻译的《马可波罗行记》(И. П. Миня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арко Поло*, изд. Имп. Русск. Географ. о-ва под ред. В. В. Бартольда, СПб., 1902)第80~81页。

[4] 比如《宋史》、《金史》等。

[5] 比如《辽史》、《书史会要》、《梦溪笔谈》。

[6] 从文献上看,西夏文的篆书可能仅见于上述凉州碑的碑额。另外,印章上的书法大概可以比附为汉字的小篆。亚洲博物馆收藏有大量西夏写本书籍,其书法有楷书、行书,也有草书。

[7] 伟烈《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 I, 1870, pp. 14~44]。

[8] 戴维理亚《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Devéria, "L' E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ut",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 série, vol. XI, 1, Paris, 1898, pp. 147-176]。

[9] 卜士礼《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S. W. Bushell, "The Hsi-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scrip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X, 1895~1896, pp. 142~160]。

[10] 毛利瑟《西夏语言文字初探》[M. 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 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1 série, vol. XI, 2, Paris, 1904]。

[11] 伊凤阁《西夏语资料》[A. Ivanov, "Zur Kenntnis der Hsi-hsia Sprache",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09, стр. 1221~1233]。

[12] 劳费尔《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B.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2 sér., vol. XVII, 1916, pp. 1 ~ 126]。

[13] 参看龙果夫《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A. A. Драгунов, "Биномы типа 尼卒 в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словаре", Доклады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29]。

[14] 查赫已经著文指出[E. von Zach, "Über einen störenden Fehler in den bisherigen Hsi-Hsia Studien", *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1927, XXXI, S. 4],这类字应该从右向左按反切法拼读。

[15] 劳费尔《藏语中的借词》[B. Laufer, "Loan-words in Tibetan", *T'oung Pao*, vol. XVII, p. 446]。

[16] 在伊凤阁教授文章的影响下,施图贝博士[R. Stübel]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题为《西夏的碑铭》["Die Schriftdenkmäler der Hsi-Hsia", *Archiv für Schriftkunde*, Leipzig, 1918, S. 51 ~ 55],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西夏建国的历史,然后介绍了欧洲对该国文献的研究(也谈及我所不知道的莫高窟四体碑文),以及字书《掌中珠》。这篇德文的文章是克拉契科夫斯基院士[И. Ю. Крачковский]告诉我的。

[17] 本哈第和查赫《西夏语文评注》[A. Bernhardt und E. von Zach,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Si-hia Schrift und Sprach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9, N. 3 ~ 4]。

[18] 伊凤阁《西夏国书说》,《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29 ~ 1930,第681页。

[19] 最近罗福成又写了一本《西夏官印集存》,由罗振玉在1927年印行,该书对史书中使用的西夏纪年做了一些修正。

[20] 除去上述毛利瑟和罗福成关于《莲华经》的著作外,还应当指出伊凤阁教授对《弥勒上生经》的研究(*Maîtreya vyākaraṇā — Созерцание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Майтреи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 литогр. изд. Фак. вост. яз., Петроград, 1916)。与此相关的还有:1,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用铅字排印了几叶,其中的一叶与汉文解读一并印出(见五斗朝太郎《支那文化解剖》,东京,1921);2,伯希和收集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残叶,由聂历山和石滨刊布于大阪的《典籍研究》第6号,1927)。

[21] 斯坦因《亚洲腹地记》[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 1-4, Oxford, 1928]。

[22] 一些字下面说解的声调与韵略有不同。

[23] 据亚洲博物馆所藏一种西夏韵图的序言说,西夏语也像汉语一样有五个声调,包括与汉语相当的四个声调,“平声”则再分成两类。

[24] 书的首尾俱已残佚。

[25] 从汉文史书出发对西夏姓氏的研究见张澍《西夏姓氏录》,北京,1909。

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二)

[26] 阿列克院士熱情地告訴我,根據《佩文韻府》,中國有兩種同名的著作:一種是裴子野撰的三卷本,另一種是于立政撰的十卷本。

[27] 西夏研究著作簡目見石濱教授的重要文章,載《支那學》卷1,第227~229頁,卷3,第146~150頁。

评《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

伯希和

人们知道,《番汉合时掌中珠》里有些西夏字是用两个汉字来注音的,例如“尼卒”,人们将其视为“反切”,即认为“尼卒”(ni-zu)仅仅是表示一个 niu。聂历山先生采纳了这个理论,但是将其声母读作 dz'-而不读作 n-。龙果夫先生从西夏字的藏文注音出发提出了反对的看法,他想到我们应该将其复原为 *dzu,只不过对于元音的实际音质还留有疑问。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就其自身而言,我倾向于同意龙果夫先生的观点。

* 聂鸿音译自 *T'oung Pao*, vol. 29(1931), pp. 165~166。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

伯希和

文中的几个字表饶有趣味,明确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我也赞同这些意见。-ng 前面元音的鼻化导致外民族对音字不带-ng,同样可以拿宋代以前的中亚文献来验证,这在我从敦煌携回的藏汉对音《千字文》里就已经屡见不鲜了。可是,相反地我认为从 12 世纪末以后汉语北方话里的-m 不会“完全”变成-n,13、14 世纪的对音提供了反证。我目前的印象是,当同一个西夏字兼与汉字“那”(na)、“难”(nan)及藏文 gna'对音时,我们应该考虑到西夏语的原形是*na¹;而当同一个西夏字兼与汉字“你”(ni)、“宁”(ning)及藏文 ne、gne、gne'对音时,则指明西夏语的原形是*ne²,等等。把西夏语形式错误地标为鼻音,或许不如单纯地把它前面的元音标为鼻化音,正是这种鼻化音,由于它并不读作真正的鼻辅音,故而就可以解释同一个西夏字兼与“人”(ren,*nɛɻiɛn)和“壬”(ren,*nɛɻiɛm)对音的情况(=西夏*zɻi³,*zɻi⁴),除非在 12 世纪的汉语北方话里已发生了从-m

* 聂鸿音译自 *T'oung Pao*, vol. 28(1931), pp. 490-491. 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到-n的变化。第183页至184页上的西夏字和注音藏文对照表虽非全新的资料,却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参照《通报》1931年第236页上伍尔芬敦[S.N. Wolfenden]先生的分析,在四川西部的嘉绒方言里也存在西夏语那样的前缀音,看来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把比较研究深入到这种方言群体里去。除去他们的直接研究,我们在中国搞到一批18世纪四川少数民族方言的手抄本词语集,这应该也是可能的,30年前我曾拿了一些到法国远东学院,但不记得曾经从中找到过关于这些方言的描述。最后,我在《通报》1926年第402页上谈到一件1176年的西藏字碑铭,对西夏问题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最好能搞清楚它记录的是藏语还是西夏语。

论西夏字的藏文注音*

伍尔芬敦

自从带有藏文注音的西夏佛经公布于世,^[1]西夏语词法学在过去几年里似乎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此前所研究的典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汉字注音,而对西夏词语的构拟最初就是建立在这些汉字注音基础上的。劳费尔[Laufer]^[2]在1916年利用这批资料写成的著作中阐述说,“辅音前缀只存在于以下四个例子:k-ñü或k-ñu(五),k-ñum(天),r-ni(耳),也许还有m-ru、m-lu(蛆虫)”。

更晚些时候(1926),尽管在手边有藏文注音证据的情况下,聂历山[Nevsky]^[3]仍然坚信西夏文藏文注音的“前加字”可能是不发音的,作为结论,他在处理西夏字音及其变体时显然全都以“比较它的汉文注音”为指导了。

但关于这一点似乎根本没有确切的证据。在聂历山提供的资料中,藏文注音实际上直接给了我们强大的反证,在亲属语言资料

* 聂大昕译自 Stuart N. Wolfenden, “On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Si-Hia Wor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 pp.47~52. 原文是英文。

的支持下(这些例子在下面给出),我们足以有力地否认西夏语是一种缺乏口语前缀的语言。退一步说,在 11 世纪创制和推行西夏文的时候,该语言没有前缀被记录下来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的证据,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都否定了这一观点。

对于那些仅仅参照汉语来进行研究的早期学者来说,因为汉字有不能记录前缀音这一致命的缺陷,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西夏语言中像藏语那样的前缀辅音已经基本消失了。但这里有一个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资料可以支持藏文注音,在离古代西夏领地不很远的地方,至今仍然存在含有古西夏语前缀的形式——这十有八九表明西夏文的藏文古代注音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4]

(1) 西夏语 *rme*^[5]“人”,嘉绒语 *t-r-mi* (v. R.)、*ti-r-mi* (H.)。

(2) 西夏语 *dmi*、*odmi*、*mi*“目”,嘉绒语 *d-mye* (L.)、*te-mniök* (v. R.)、*tai-myek*、*tă-myek* (“*tam-myek*”; H.)。

(3) 西夏语 *gša*、*ša*“七”,嘉绒语 *ko-š-nês*、*ko-š-ne* (v. R.)、*k-š-nis* (L.)、*kû-š-nês* (H.)。

(4) 西夏语 *dgu*、*bgü*“头”,嘉绒语 *ta-ku* (v. R.)、*ta-ko* (H.)、藏语 *mgo*。

(5) 西夏语 *gmu*、*odmu*、*dmi*^[6]“火”,嘉绒语 *te-mi*、*te-me* (v. R.)、*ti-mi* (H.)。

(6) 西夏语 *g-yi*、*g-yi*、*g-yyi*、*yi-yi*“日”,藏语(9 世纪^[7]) *gñi*,嘉绒语 *ka-ni* (“*kě-ni*”; v. R.)、*ki-ni* (H.)、西番语 *gni-ma*、*gnê-ma*,纳西语 *gni-me*,卡米语 *ka-ni* (Lewin)、*ka-ni* (Phayre)。

(7) 西夏语 *dme*“女”,嘉绒语 *te-mi*、*te-me* (v. R.)。

(8) 西夏语 *gso*、*gswon*、*gsôn*^[8]、*gso*“三”,嘉绒语 *ko-som*、*ko-sôm* (v. R.)、*ka-sâm* (H.)、藏语 *gsum*。

(9) 西夏语 *bsu*、*bswi*^[9] (聂历山作“*bsi*”)“种”,藏语 *adzugs-pa*、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zug-pa 的完成体 *btsugs*、*zugs* 的使动式 *gzugs*、命令式 *zug(s)* “种植”。此处的这个西夏词来自“完成体”形式,字面意思是“被插入或种入(地里)”。

(10) 西夏语 *gče·gče* “行”,^[10] 藏语 *gšegs-pa* “行”,嘉绒语 *kop*^[11] -*či* “步行”(v. R.)。

(11) 西夏语 *bji*、*aji*、*jeo* “行”(俗语^[12]),藏语 *mči-ba* (敬语) “来、去”(另参看藏语 *ači-ba* 完成体 *ši*, “消逝”[像火苗和生命那样],来源于“死亡”,字面意思是“走远”)。

(12) 西夏语 *dña* “好、善”,藏语 *dga-ba* “高兴、欣喜、好”(另参看藏语 *dge-ba* “幸福”)。

(13) 西夏语 *rtsi* “药?”(参看“津”^[13]),藏语 *rtsi* “汁液”。

(14) 西夏语 *gni ogni* “二”,藏语 *gnis*, 嘉绒语 *ko-nes*(v. R.)、*ka-nês*(H.)。

(15) 西夏语 *gteo* “独、一”,嘉绒语 *ko-tie*(v. R.)、*ka-ti*(H.) “一”。(参看? 藏语 *gčig*)。

(16) 西夏语 *agi·dgi* “九”,藏语 *dgu*,^[14] 嘉绒语 *ku-nû*、*ko-nû*(v. R.), 卢舍依语 *pa-kuâ*, 象雄语 *ma-ko* 等。

(17) 西夏语 *bsu·su*、*zu·zu* “如”,藏语 *šu-ba* 的使动词 *bšu*、命令式 *(b)šu(s)* “抄写”。

(18) 西夏语 *gno·no*、*no* “又、及、复、更、随、后”,藏语 *gnon-pa*、*non-pa* 的完成体 *gnan* “赶上”。^[15]

(19) 西夏语 *gse·se* “净”,藏语 *gtsaṅ* (还有 *at'saṅ-ba* 的完成体 *t'saṅs-pa*; 另参看 *saṅ-ba* 的完成体 *(b)saṅs*、使动词 *bsaṅ* “洁净”)。

(20) 西夏语 *rk'u*,^[16] “天”,藏语 *dgu-ba* “屈”、*dgu-r*、*rgu-r*、*sgu-r*。^[17]

(21) 西夏语 *gñe·gne*、*ne* “心”,彝语尼话 *gn(i)-ma*, 藏语 *sñiṅ*, 嘉绒语 *te-š-ni*(v. R.)。

(22) 西夏语 $bñi\circ, ñu^{[18]}$ “五”, 列普查语 $fä-ñö$, 卢舍依语 $pa-ñâ$, 迪马萨语 $bo-ñâ$, 等等, 嘉绒语 $ko-mû, ko-mu^{[19]}$ (v. R.), 藏语 $lña$ 。

在某些情况下, 西夏语的前缀很自然地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 如:

(23) 西夏语 $gse\circ gse, ze$ “识”, 藏语 $bšes-pa, šes-pa$ 。

(24) 西夏语 $gde\circ gde$ “部、类”, 藏语 sde 。

在这些例子中的转换都与藏语东部方言的用法完全一致。^[20]

从这些证据看来, 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说藏文注音是不准确的, 而只有汉文注音才是准确的。抛开其他情况不论, 人们首先可以假定, 西夏语作为一种 7 至 9 世纪的藏缅语言恰好保留了藏文注音所具有的那些前缀音。

嘉绒部落现居住在四川成都平原以西, 其祖先的语言很可能与西夏语同源, 不过我们对嘉绒语的了解太不充分了, 以至根本无法言之凿凿。然而事实至少是, 西夏语和嘉绒语间的关系总起来说比西夏语和普尔热瓦夫斯基[Prejevalsky]^[21]在西夏故地搜集到的唐古特语料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并非全无可能的是, 当初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 说西夏语的人群被驱赶向南, 而我们在嘉绒语里发现的正是这批人的词语资料。嘉绒语的前缀保留下来了, 并没有失落, 在晚近的时候甚至还用到其他词前面。^[22] 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 与上面提到的藏文注音相比, 现在所见到的西夏词语形式消磨得比较厉害, 但如果最终发现这种语言保存在嘉绒语中, 并且其语音衰变比我们预期的要少得多, 那么请不必大惊小怪。

注 释:

[1] 见斯坦因[Stein]《亚洲腹地记》*Innermost Asia*, vol. iii图版 cxxxiv, 及聂历山《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March, 1926]。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2] *T'oung Pao*, vol. xvii, p.103.

[3] 见上引书, p. xxiv.

[4] 这些西夏语形式来自上引聂历山的《抄览》,嘉绒语形式来自劳费尔(L.) *T'oung Pao*, xv(1914), pp.106~108, v. Rosthorn(v. R.), ZDMG., Bd. 51, pp. 524~533 和 Hudgson(H.)《论尼泊尔、西藏的语言、文学与宗教》[*Essays on the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 pt. ii, pp. 56~82]和后边的词汇表(v. JRAS. 1928, pp. 897~898)。读者也可以参考作者的《藏缅语言词法大纲》[*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R.A.S. Prize Publication, vol. xii, pp. 141~143],书中把这种语言与中部那伽(Nāgā)语结合处理。当对西夏语名词和动词的精确汉译有怀疑的时候,我采用聂历山给出的意义。在音节末出现的藏文^a转写为“o”,这来自叶斯开(Jäschke)对词首^a的转写,以及代表早期缅甸语韵尾的 ok myit(o)的转写。

[5] 译者注:原文在拉丁转写之前都有藏字,译文将其略去,下同。

[6] 关于 i 和 u 的互换,见 JRAS. 1929, p. 582, 和《词法》, pp. 114~115。

[7] 见 JRAS. 1928, p. 898。

[8] 前两个字的精确读音未详。

[9] 见注[6]。

[10] 见毛利瑟[M. G. Morisse]《西夏语言文字初探》[“*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Mem.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04 (t. xi, 2^{me} Partie), p. 41]。

[11] kop=脚; Hanniu 嘉绒语 ko-po(v. R.)。

[12] JRAS. Jan 1931。

[13] 见聂历山, No. 186。

[14] 见注[6]。

[15] 另参看 snon-pa 的完成体和使动词 bsnan“增长”,与其他汉文同义词一致。

[16] 读音可疑。聂历山(No. 271)表示怀疑,并建议可以替换成 ntu。

[17] 见《词法》, p. 29(No. 22 和 n. 1)。

[18] 见注[1]。

[19] 参看上引劳费尔的 k-nū 和 k-nu, 并参看他的《西夏语》, pp. 41~42(No. 35)。

[20] 参看 JRAS. 1928, p. 898。

[21] 《蒙古、唐古特国和藏北荒原》[*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 London, 1876], vol. ii, pp. 136~138, 另见 pp. 112~113 和 301~304。

[22] 见《词法》, pp. 141~143。

评《西夏研究小史》*

伯希和

聂历山先生无疑是当前最优秀的西夏研究行家,他在此提供了西夏研究的概况,还有他所考典籍中许多词语的新消息。由于这是最新的文章,所以我认为尽我所能地指明其中的某些问题是不无裨益的。据聂历山先生在第8页上说,西夏国或者大夏国的本名是“白高国”,这个国名的汉字对音是“臚喻领”(Mang-ming-ling),所代表的西夏语形式显然是 mb'ō-mb'ē-lē。除此之外,西夏人还有一个 mi 或者 me 作为自称(参看西夏语 me“人”相当于藏语 mi“人”),他们偶尔也把“西夏国”称为 mi-le(或 me-le)。聂历山先生在此对这一名称与现代“木雅”[Mi-ñag]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置一辞,我猜想他是故意的,然而这实在是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在第10页上(并参看第15页),聂历山先生关于毛利瑟所用那个写本的臆断不太正确。毛利瑟的那个写本从头到尾都是用金泥写在磁青纸上的,根本没有白纸的附页,也没有汉字的注解,聂历山先生所谓行间的汉字

* 聂鸿音译自 *T'oung Pao*, vol. 29(1932), pp. 226~229。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其实是毛利瑟本人根据汉文本《法华经》添加上去的。下面是这个写本的实际由来。它是 1900 年北京陷落之后由毛利瑟、费尔南·贝尔多[Fernand Berteaux]和我本人在白塔下一堆凌乱的废纸和旧书里寻到的(那座小山士兵们称之为“薄荷酒瓶”,欧洲人则经常不准确地称之为“煤山”)。我们一卷一卷地找到了六卷。由于我的两个伙伴各有官方身份,所以我把自己的那卷书给了他们,毛利瑟和贝尔多随即便把那些书平分了。我后来为了参加 1902 年在河内举行的首届远东研究会议,又得到了毛利瑟那几卷中的一卷,并且确实在会议上展示过。我虽然掌握着底版,但我承诺不使用它,原因是毛利瑟本人正在筹备这项研究。只是在很久之后,原件的照片才被拿给了日本同行,这就是聂历山先生在第 15 页上所说的那些,罗福成是通过羽田教授见到这些照片的。1912 年前后,毛利瑟把三卷书卖给了柏林图书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后来本哈第夫人写了一篇论述 1300 年前后中国绘画的文章,其中所刊各卷首页泥金书的图版就是这几卷。最近在贝尔多去世以后,他手中保存的那三卷被人从他的遗孀那里买下,现在归吉美博物馆所有。除零星散失之外,现存的写本就是这六卷了。在第 13 页到第 14 页上,聂历山先生全部引述了龙果夫先生的文章,在我看来是没有充分重视其论据和结论。在第 14 页上,汉语“即”字的读音不是 ki,而是 tsi。在第 15 页上,聂历山先生所说不能识读的莫高窟铭文是莫高窟即敦煌石室里常见的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它曾经由沙畹[E. Chavannes]刊布于《中亚碑铭十种》[Dix Inscriptions de l'Asie Centrale]第 289 页的图版上。第 15 页注 2:1919 年《东亚杂志》的文章,应补充 1927 年《东亚杂志》的文章。第 20 页注 3:张澍(Zhang Chu,不是 Zhang Shu)是 19 世纪初非常著名的文人,我从西安府搞到过他一些未刊的手稿(现藏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收集品 II,1633),其中有他的《西夏姓氏录》。我在 1909 年把这些手稿借给了北京的学者们,这就是

评《西夏研究小史》

聂历山先生所说后来出版了的那些书。第 21 页注 1: 说到裴子野 (467 ~ 528), 那不大可能是他的问题, 因为其著作很可能于 10 世纪亡佚了。在科兹洛夫、斯坦因爵士和我所获的大量西夏文献外(我的不太重要), 还应该加上据我所知至今尚存的西夏诸帝王的残碑, 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最近所获的大量西夏经籍。

评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

加斯帕尔顿

聂历山先生无可争议地是西夏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他让世人了解了一系列的科研依据。在这篇内容清晰而充实的《小史》中,正如我们所期待的,他以不多的篇幅帮助我们开启了这个全新的领域。这里我们也像他那样简要地提示一下研究的步骤,并对一些细节做出补充。

西夏或称唐古特,据聂历山先生说,西夏语读若“雍喻领”(mb'ō-mb'ē-lē),这个王国建立于 1032 年,在近两百年间占据着青海、四川、宁夏河曲一带的中国西北边陲广大地区。自 1227 年被成吉思汗灭亡后,其遗迹已不复存在,仅有难以揣摩的汉籍记载而已。西夏研究的重新问世是因为 1870 年公布了南口附近的居庸关六体铭文(1345 年),后来又公布了几枚钱币、大云寺碑(甘州,1094 年),以及夏译《妙法莲花经》写本。经伟烈[Wylie]^[1]、戴维理亚[Devéria]^[2]、沙畹[Chavannes]^[3]、卜士礼[Bushell]^[4]和毛利瑟[Mor-

* 聂鸿音译自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32 (1932), pp. 559~561, 原作者 E. Gaspardone, 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issel]的初步解读,^[5] 现已辨认出了西夏文的少量字义、少量字音和一两条语法规则。

1908年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获得了大量西夏典籍和文书,至今仍收藏在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这些典籍和文书完全改变了西夏研究的立场。收藏品中有几部字典,特别是有一本由一个名叫骨勒茂才的西夏人于1190年编写的夏汉合璧字典《掌中珠》,为重建西夏语词汇表提供了广博而坚实的基础。伊凤阁从科兹洛夫收集品中发现了那本《掌中珠》,并在1909年的俄国科学院《通报》[Izvestija]第1221页以下加以描述,后来,劳费尔据伊凤阁提供的资料大胆地把西夏语引入了印度支那语言比较研究领域。^[6] 可惜的是,无论是劳费尔还是伊凤阁都不大留意这部字典所用的汉语方言,而且伊凤阁在转写反切的时候还犯了一个错误,即他误把两个反切字从左向右读了。于是,二合字 $ni + x$ 的第一个字本应代表浊辅音声母或者前置鼻音,却被伊凤阁读成了 $x + ni$,又被劳费尔推断为与藏语-ra 相当的西夏语特殊后缀。另外,与纳西语 je 相当的二合字“尼顷”也被读成了 č'in-ni 或者 č'i-ni,其实正确的解读是'di 或者'ji(据藏文注音)+ [*k'iŋ], ke 或者 kē(参照日语 kei)='je('že/'dže),字义(夏)完全相符。对同一个字的两次解读内容不同,而比较亲缘关系的微妙结果竟导致了一个相同的音! 劳费尔又转而试着解读了斯坦因《亚洲腹地记》[Innermost Asia, 1928]图版 CXXXIV 上的残叶,但这也是不成功的。不过,他的主要结论是藏缅诸语言都缺乏塞音韵尾,这一点倒是被罗福苾关于西夏语的研究证实了。

罗振玉的儿子们在旅居日本期间专攻西夏文。1914年,罗福成发表了当时著名的分类列字的字典《西夏国书类编》,他的弟弟罗福苾则发表了单行本《西夏国书略说》,^[7] 其中通过与汉字的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西夏文字最初来源于汉字,还描述了西夏的字音和文法。本哈第和查赫在欧洲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OZ., 1919, 3~4)。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罗福苕头一个揭示了西夏文字的谜底,头一个留意了用于译音的汉语方言,他猜想那是中原话。1924年,罗福成在天津据伊凤阁转交的照片刊行了《掌中珠》抄本。

1925年,又有几张照片被伊凤阁带到了北京,随即被阿列克[Alekseev]和鄂登堡[Oldenburg]交给了聂历山,聂历山便着手据此开展研究。由于在经文里找到了'a-li和ka-li两个词(藏语的“元音”和“辅音”),聂历山因而猜想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藏文佛典的译本,于是发表了《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9]这部书后面附有夏藏词语表,东洋文库在1929年以来一直准备出版。还有两部纯用西夏文编的新字典,一部署1132年,另一部大概也属同一时期,这两部字典使聂历山有可能特别藉以明确建立西夏字的发音和西夏语的音韵体系。^[9]在其《小史》的第19页到第20页,他还指出了偶然发现的另外四种字典,其中一种与汉文字典对应。

西夏这个佛教王国遗留下来了大量的翻译文献。罗福成1914年发表了一项对西夏译本《妙法莲华经》的研究(《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人们将通过后面对两个汉文本的分析看出佛教的地位。在返回俄国之前,聂历山先生据图版解读了西夏译本《五部经》里头一部《守护大千国土经》的首章,并用日文加以翻译和注释,交付大阪的静安学社出版。在列宁格勒,他在译本中特有的《六韬》和《论语》残注之外又发现了一些译自汉文的非佛教作品,有儒学典籍、伦理著作和历史著作,迄今仍难以解读。聂历山还提及西夏大学院是1145年仿翰林模式设立的。在科兹洛夫所获的大批西夏文献中有许多汉文刻本和写本,据之可以从另一方面证实中原汉地作品的风格。从1914年开始,伯希和先生就指出了这些文献,特别是指出了那部近乎全本的吕惠卿《庄子》注并且强调了其重要性,而吕注《庄子》在中国已经亡佚了。^[10]聂历山先生在文献中揭示了两种新资料:大量的法典残页,其中有些保留有“天盛(1149~1171)律令”的

完整书题,以及几首西夏文诗歌的刻本,其纸背还有手写的西夏诗。罗福成和罗振玉 1927 年编印了《西夏官印集存》,对于校订汉文史料中的西夏纪年提供了一些帮助。在此期间,戴锡章关于西夏的专著《西夏纪》也于 1924 年刊行了。

注 释:

[1] *JRAS.*, n. s., V, 1871.

[2] *Rev. de l'Extr.-Or.*, I, 2; II, 4, 1882~1883; *Mém. prés. par divers sav. à l'Ac. Insc.*, I^{re} sér., XI, I, 1898.

[3] *Doc. chin. de l'ép. Mong.*, Le prince R. Bonaparte 编, 1896.

[4] *J.Ch. B. RAS.*, n. s., XXX, 2, 1895~1896.

[5] *Mém. prés. par div. sav.*, tom. cit., 2, 1904; 伯希和评论载 *TP.*, n. s., XXIX, 1932, p.227.

[6] *TP.* n. s., XVIII, 1916, 第 1 页以下。

[7] 重刊于 1921~1922 年上海的《亚洲学术杂志》,因其去世而中断。

[8] 大阪, 1926。有伯希和评论,载 *TP.*, n. s., XXIV, 1926, 第 339 页以下。

[9] 《关于西夏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 1928。

[10] *JA.*, 1914, p.503; 另见对伊凤阁文章的译注, *JA.*, 1920, 第 107 页以下。

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及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

加斯帕尔顿

要准确阐述下列两部文集,我们不能避免要出现略微的分类混乱。除图版之外,这两部文集还为研究者安排了大量的复制件,人们知道这些复制件是迄今非常珍贵而难得一见的。前一部文集的四分之三和后一部文集的一半都有必要用新式铅字刻印,例如《北平图书馆馆刊》的专号开头王静如先生那篇醒目的“引论”(40页)。在王国维为罗福苕(1895~1921)写的小传之后,除去后面列举的有关巴黎和伦敦写本目录的著述之外,他还留下了刊于卷首的斯坦因最后一次在黑水城所获文物的目录(第1~6页)。向达概略记述了斯坦因考察队的情况,并附有考察队所获西夏文献和版画的扼要清单(第14~21页)和注释(第22~23页)。跟着是罗福苕的遗著《宋

* 聂鸿音译自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32 (1932), pp. 561~564, 原作者 E. Gaspardone。原文是法文,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史夏国传集注》(第25~27页),这是一篇语文学佳作。同样出色的还有概述西夏王四次向宋朝求取“大藏经”(1035、1059、1062、1072)的短文:《西夏赎经记》(第71~72页)。聂历山先生和石滨纯太郎先生的一篇文章译成了中文,专述西夏佛经的翻译(第73~79页)。^[1]这篇文章最初用日文发表在《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上。

上面这些文章一道构成了文集的卷首。文集的其他两部分篇幅很大,共由21件西夏文献的释例和四份目录组成。其第一个系列包括:——甲、从书题与汉文作品对应的几部西夏字典中辑出的四份词语集,即罗福成释文的:1.《韵统》或《音同》(第81~87页);2.《文海杂类》(第89~98页);3.《杂字》(第99~104页),以及聂历山释文的《类林》(第245~246页)。^[2]——乙、两件铭文:1.夏汉对照的《居庸关石刻》,有注释(第105~149页);2.《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有注释,二者皆为罗福成释文,最后有严可均跋语;前者曾由伟烈揭示,^[3]后者曾由戴维理亚揭示。^[4]——丙、十五件夏汉对照的佛经,有序或跋:1.罗福苕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第179~184页);2~3.罗福苕的《妙法莲华经》序言两篇(第185~194页);4.《大宝积经》卷二十七(第195~198页);5.《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一(第199~202页);6.《佛说宝雨经》卷十(第203~206页);7.《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十七(第207~210页);8.《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二(第211~214页);9.《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十八(第215~217页);10.译自藏文的《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卷二(第219~222页);11.不能确定原本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叶(第227~235页);12.另一佚题残叶(第237~239页)。以上九种均由罗福成先生抄写和解读。13.伊凤阁先生解读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沮渠京声汉译本的西夏译本)残卷(第223~226页);14.聂历山解读的佚题密教西夏译本残叶,有汉文对译和藏文的拉丁式转写;15.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的夏汉藏文对照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八千颂般若经》，有小序，并附有 1888 年加尔各答梵文版经文和《大正藏》卷八第 228 号汉文经文的节录（第 247~258 页）。四种目录如下：1. 周叔迦的北平图书馆藏夏译佛经目录（100 种。第 259~329 页），后附所著汉文佛经古本（宋本等，12 种。第 331~340 页）；2. 罗福成对前一目录的注解（第 341~360 页）；3. 罗福成对中国私人所藏夏译佛经的注解（第 361~366 页）；4. 聂历山、龙果夫和王静如的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西夏文书籍目录四则（35、41、34 和 41 种。第 367~388 页）。全书最后以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的译文结束（第 389~403 页）。

中央研究院的《西夏研究》第一辑，除去赵元任的序言和第 251 页至 255 页上同样值得重视的陈寅恪对斯坦因黑水城所获《大般若经》残叶的考证以外，全部出自王静如之手。序言有英文的，有中文的，还有俄文的。在 14 页的《引论》之后是王静如的九篇文章，六篇是关于佛教的：一、河西字藏经雕版考；述及《宋史》对西夏文字创制的记载，简介蜀版北宋藏经、宋代的西夏版藏经、元代印经缘起、校经、经题、编录者、时间和地点，特殊标记的鉴别，另有两个表，第一个与罗福苕的不同：1. 赎经雕藏记略年表（1029~1312）；^[9] 河西字藏经雕版源流表（第 14 页）。2. 对《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南条目录第 406 种）卷下残本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考释，有西夏文影印件、汉译文、拉丁转写及异文标注的对照（第 89~105 页）。3.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南条目录第 405 种），考释方法同上。4.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残卷，有引言，考释的体例是分列梵文经本（第 181~231 页）和似乎是译自梵文的《甘珠尔》相应章节的拉丁转写（第 232~249 页）。5. 陈先生研究过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的考释，附有斯坦因《亚洲腹地记》[Innermost Asia] 图版 CXXXVI~CXXXVII 和《大正藏》卷五、卷六相应章节的复印件（第 257~263 页）。6. 自惠宗（卒于 1086 年）译经直到元朝校经期间的西夏大藏经翻译题款考

(第 265~273 页),文章中有少量词语注释。

关于佛教我们就说到这里。接下来三项研究的次序与作者所述略有不同,在第 55 页上我们看到有《新见西夏官印考释》,^[6]王先生在文中复印了中国公私收藏的 17 枚官印和两块符牌,他解读出了自大庆元年(1036)至天盛三年(1151)间的十三个日期。接下来的文章是第 77 页至 88 页上的《西夏国名考》。这个国名似乎是中原王朝为了避开禹王的国名而为之起的,党项人则称他们自己的国家为“大夏国”,亦作“𐵄𐵇𐵓𐵏”。王先生完全按照聂历山和罗氏的意见,把第一个字解释为读若“𐵄”(mang)而义为“白”,把末一个字解释为读若“勒”(le)而义为“国”。众说纷纭的字是“𐵇”。其他人译作“夏”或者“高”。据王先生看来,“𐵇”应当读作 ming,相当于西夏语的 mi,解作“人”,这个字恰恰是“弥”(或“密”)。这样,正确的翻译就是“白人国”而非通常直译的“白高国”。另外,西夏语的“人”还和藏语的“人”相近。Mang mi 的词义可以和《后汉书》的“白狼”以及西南地区土著人所用的称呼相比较;mi 这个音接近于现代的名称 Mi-ñag(米拏),也接近于《史记》(卷 40)实录的楚国王族姓氏“𡗗”,这条材料不久前曾被奥卢索[Aurousseau]引来证明安南世系。^[7]Mi 保存在《元史》(卷 129)的“於弥”、“乌弥”和“吾密”里,其古代形式是“於越”、“于越”。^[8]《宋史》、《辽史》和《金史》的“西夏传”里有“嵬名”,亦可为证。王先生还考证了“党项”、“羌”、“河西”、“外秦”和“尼定”这些称呼。最后,在其题为《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的论文里(第 15~54 页),作者对《后汉书》卷 116《西南夷传》里“白狼慕汉歌”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吴承仕先生曾经视之为一种汉语方言。^[9]王先生通过把歌诗的语言和藏语、西夏与甚至泰语和彝语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1.白狼语看来是一种保侏-么些[lolo-moso]语族的语言,同时又有与藏语相近的特点;2.可以假定东汉期间的古汉语里还保存有辅音群;3.白狼 = *Hlu-su = 白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人,夜郎 = No-su = 黑人,“狼”和“郎”等于 su,“白”和“夜”表示部族;4.要重新建立保保—么些语族和藏语族之间已失去的联系,白狼和西夏的比较可以确证其密切的语言学亲缘,并且,5.确证其人种学亲缘。除去排印错误之外,书中一批例词的拉丁转写太不准确,并且对这些论题的简单表述显得过于大胆而非小心翼翼;作者本人表示希望人们商榷。文集的最后几页是英文摘要。

西夏文献有望对推动汉藏语言学和历史学提供极大的帮助,同时也能显著增加我们关于中国佛教和文学的知识。经过欧洲人的首先辨识和整理,西夏文献近十年来成了一些汉学家密切关注的对象,而现在的这两部文集应该被视为足以引发新一轮协作的端倪。幸亏有一致的努力,西夏学这门学科才得以顺利诞生。

注 释:

[1] 参看 Pelliot, JA., 1. c., 第 503 页和 518 页的注;以及石滨纯太郎的两篇札记,载《支那学》,I, 1921, 第 227 页以下;III, 1922, 第 146 页以下。

[2] 关于《韵统》和《文海杂类》参看聂历山《论西夏文字典》,关于全部四种,参看《西夏研究小史》上的分析。

[3] JRAS., n. s., V, 1871.

[4] Mém. prés. par divers sav. à l'Ac. Insc., I^{re} sér., XI, 1, 1898.

[5] 参看《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3 号第 71~72 页上罗福苙的文章。

[6] 对照罗福成出版的《西夏官印集存》。

[7] BEFEO., XXIII, 第 263 页。

[8] 参考奥卢索上引文,但仅此一证。

[9] 《白狼慕汉歌诗本语略释》,载《中大季刊》一卷二号。

汉文书籍的西夏刻本*

弗鲁格

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1908年在哈拉浩特得到了大量的西夏书籍,今藏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在这些书籍中有一系列西夏的汉文刻本。无论邻国朝代怎样更迭,西夏还是存续了二百年之久,它占有中国北方广袤的领土,在文化方面与中原有密切的依附关系。尽管在11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党项本民族的文字,^[1]但汉语文仍然在西夏广为通行。现存的西夏文物中不仅有在中国和欧洲知名的文献,^[2]而且还有12至13世纪带有汉字铸文的党项钱币,^[3]而首要的则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亚洲博物馆收藏的为数众多的西夏本汉文经书。

看来西夏是在某段时期大规模地接受了汉文文献,据中国史家判断,最有可能是在西夏崇宗时代(1087~1139年)。大约在这个时候,西夏引入了孔子的学说,^[4]并且大兴儒学教育。在全国开办了学校,教授汉文和西夏文的经书,又在1161年仿中原设立了翰林

* 聂鸿音译自К.Флуг, "По поводу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изданных в Си С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 вып. 2-4, 1932, стр. 158-163. 原文是俄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院,西夏第八代皇帝仁宗(1139~1194年)擢选了著名学者焦景颜和王僉主其事。另外,这一时期前后的大儒还有据汉文典籍修订乐律的李元儒,^[5]以及1167年作为使者来往于夏金之间的李师白,他保留了自己游历金国的日记。^[6]

在稍晚些时候,特别著名的还有用汉文著书的河西儒者多尔济和高智耀。^[7]

最后,元朝聘用的儒生在治理国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为首的就是高智耀。

我从汉文史书中得知,李元昊那时候就已经把汉文经书《孝经》和《尔雅》译成了西夏语。^[8]所有译自汉文的作品都由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勘同,入藏东方研究所亚洲博物馆。其中也可以看到兵书《六韬》、唐吴兢《贞观政要》以及《论语注》等古书的残卷。汉语教育在西夏得到了普及,这使得人们除了文献的译本以外还想要刊印汉文的原典。最好是有人主持以中原正史为样板编写出西夏国史,这部史书可惜已经亡佚了,可能就是在蒙古征服西夏的时候。^[9]

党项人的许多作品都是用汉语写成的,这些作品本应保存下来,但是却不见《元史·艺文志》著录。虽有金门诏、钱大昕等一些学者为之辑佚补缺,可是还不能毫无遗漏地提供一套现存的党项作者的书目。

钱大昕在其《补元史艺文志》里说到了斡道冲所著的《周易卜筮断》。^[10]其遗像赞的小序说,^[11]斡道冲是西夏国相和著名学者。^[12]除了提到的《周易卜筮断》之外,他同时还撰写了一部《论语》的注释,名为《论语小义》。^[13]下面提一下晚些时候的余阙,据《元史》本传(卷143第17~20叶),他是党项人。他的文集现今存世,题为《青阳山房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67第13叶)说,余阙是杰出的大诗人,^[14]精于诗歌。他的其他著作可能有《易说》五十卷,^[15]另据他本人的传记说,还有一些古书的注释。最后,他还曾参编过《宋史》。

参与编撰《宋史》的其余人中还要提到以诗歌和书画闻名的党项人韩玉伦徒,他有一部分诗歌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收入了《元诗选》。在其他用汉文创作的作者中,或许还要说到与余阙同时代的孟昉和张雄飞,他们原先也是党项人。^[16]

从现有的资料判断,西夏不仅能写出众多的文献,而且还能刊印书籍,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亚洲博物馆的藏品目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17]许多珍稀的文献后面都有跋语,提供了西夏刊印汉文佛经的印数以及相关的说明。

由于党项王室的大力引入,有许多人都热衷于佛教,^[18]佛典在西夏相当普及。首先,史料明确记载,西夏差不多是在11世纪接触到佛教的。13世纪编成的《佛祖统纪》^[19]含有珍贵的中国佛教史料,书中表明,党项人在1058年或1059年告知中原皇帝,他们在其国内修建了寺院,请求送给他们一套汉文大藏经,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随后在12世纪,西夏自己也大规模地刊行了佛教典籍。其次,西夏也完成了整部西夏文藏经的刊印。^[20]元代在管主八(南条目录补编第78号)的主持下着手重刊,1302年在浙江杭州完成,凡3620卷。近三十部藏经被送到了甘肃。

刻印西夏文和汉文书籍的中心位于西夏国都兴庆。^[21]

亚洲博物馆的藏品里有一种《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22]有题记,其中说印版1161年刻于京师周家寺。不管如何估计西夏书籍的刻印规模,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印刷术西传的直接产物,其印制数量都包含在后记里。

从仁宗皇后在仁宗逝世三周年忌辰写的发愿文中我们得知,当时为散施国人,共印了《转女身经》、《仁王经》和《行愿经》^[23]九万三千卷,印了《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十万卷,《金刚经》(*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五万卷,以及汉文《观音经》^[24]五万卷。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西夏出现书籍印刷的确切日期还不清楚。亚洲博物馆收藏的年代最早的西夏汉文刻本好像属于 1146 年。^[25]在较晚时期有法天译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东京藏 XXVII, 8)刻本,题记署皇建元年(1210 年)。多数刻本制作精良,不逊于宋刻,可视为最完美的工艺样板。就像宋版书那样,有些刻本的题记或版口记有写书者和刻版工匠的名字。部分刻本有后序,说的是以印书的方式发愿纪念死去的亲人或者祈求得到某种好处。典型的样品是下面的仁宗从梵文本新译的《圣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后序:^[26]

……朕睹胜因^[27]遂陈诚愿寻命兰山觉行国师^[28]沙门德慧重将梵本再译微言仍集真空观门施食仪轨^[29]附于卷末连为一轴于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开板印造番汉共二万卷散施臣民……

后序署 1167 年。这篇经文是个全然未知的译本,与东京大藏经里的宋施护译本有很大不同。

亚洲博物馆藏有《佛说大乘三归依经》,当今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都没有收录,该经带有沙门德慧的后序。这个经本为卷子装,用四张纸粘连而成,印刷极其精美。带仁孝尊号的题记署 1185 年。在大藏经未收的其他佛教原作和译作中,还应该注意到沙门宝源所译小开本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和《胜相顶尊总持依经》(12 世纪下半叶),以及时代不明的兰山智冥所编《白羯磨》的注疏(抄本)。最后应该注意的是译经的地点,尤其是常见译经师所在的地点,^[30]这可以联系到西夏是否存在培养译经师的学校。从有的汉文文献记载可知,西夏有回鹘人办的译经师学校。譬如根据《甘肃通志》(卷 23 第 13 叶),西夏都城兴庆附近有个高台寺,那里存贮着

汉文的大藏经,回鹘人住在那所寺院里研究和翻译佛教著作。在都城附近另外还有一所寺院,叫做承天寺,里面的僧人也是回鹘人。回鹘人在西夏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在翻译时使用的是梵文本还是藏文本,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哈拉浩特文献得到比较清楚的解答。当然,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有可能把真正的西夏撰述、中原刻本和西夏刻本混为一谈,但它们毕竟是中原文化传到西夏的明确证据,是研究中国西北佛教史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献,也是党项民族生存地接受外来文化的珍贵史料。

注 释:

[1] 此前不久,人们还既不能确定文字创制的时间,也不能确定文字的创制者就是西夏的第一个皇帝景宗元昊。依照《宋史》(卷485第15叶),党项文字是1036年由元昊和野利仁荣合作创制的(伊凤阁《科兹洛夫黑水获古记》误作“利仁荣”)。关于这一点,聂历山在他的《西夏研究小史》(ИАН. 1931)第8页上指出,有些中国史书的记载是与此相矛盾的,那上面说新字的创制者叫野利遇乞(见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0第10叶,又见《西夏纪》卷6第10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是能证实他们是同一个人就好了,伊凤阁就是这样考虑的,他在他的《西夏国书说》(《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第682页上就坚决主张野利遇乞又名仁荣。不过说到底,与此不相符合的是,汉文史书(参看《西夏纪》卷9第2页和第6叶)从来也不把他们混为一谈。尽管汉文史书的记载不一致,但可以认为创制文字的荣誉就是属于野利仁荣,因为《宋史》(卷486第20叶)说得很清楚,在1162年授予了他“广惠王”这个荣誉封号,以表彰他创制党项文字的功绩。另据《辽史》(卷115第5叶)说,创制文字的是李元昊的父亲赵(也作“李”,说见《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第3叶)德明,这显然是错误的。

[2] 元虞集(号道园)《道园学古录》(卷4第20页,四部丛刊本),据《宋史》(卷486第18叶)记载,还有西夏崇宗皇帝所做的《灵芝颂》刻石。

[3] 有的复制在李佐贤的《古泉汇》之四,卷15第8叶至第10叶。

[4] 据《宋史》记载,孔子在1146年被尊为文宣帝,政府还建立了庙宇供全国祭祀。

[5] 完成于1148年,汉文史书称之为“新律”(《西夏纪》卷24第12页)。

[6] 参看《金史》卷61第8页。

[7] 见《元史》列传卷134第11页,及卷125第11页。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8]《宋史》卷485第15页还提到了《四言杂字》。

[9] 伯希和教授[Pelliot]在敦煌找到并携回的物品中有几卷西夏国史,我只从《西夏纪》(卷6第10叶)知道那些著作中有一部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西夏的最主要的汉文著作,我已有专文介绍,见《东方书目》[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1932年第1号。

[10] 同一作者最后出版的著作也关注了这个问题,《元史氏族表》卷3提到他出身党项家族。

[11]《西夏相斡公画像赞》。收入《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本卷4第20~21页),又见《国朝文类》卷18。

[12] 卒于1185年,号宗圣。西夏人通常在对中原交往时另外使用汉语名字,这是陈垣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结论,并参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号第9页以下的评论。

[13] 据钱大昕著录为20卷,其作者不知是不是伊凤阁所著《西夏国书说》(《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第680页)里说的王道忠。

[14] 在《卢阳三贤集》和《乾坤正气集》内(见清华大学图书馆书目第1042页)。

[15] 钱大昕上引书,卷1第5叶。

[16] 从陈垣说,《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第629页。

[17] 这些藏品中的部分汉文文献曾由伯希和教授著录于他的《科兹洛夫考察队黑城所获汉文文献考》(J. A., 1914, 第503~518页)。

[18] 甚至是出身汉族的仁宗皇后也在修行。

[19] 东京大藏经 XXXV, 9, 卷45第107叶及卷52第138叶。

[20] 参看伯希和在《通报》第26卷第135页上的论述。详见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1, 第28叶(内编), 以及聂历山和石滨《西夏语译大藏经考》, 京都大学佛教论丛, 1930。

[21] 又称“中兴”。李元昊所建, 位于兴州, 即今甘肃宁夏县。参看《甘肃通志》卷3第6叶。

[22] 东京藏 I, 6, 第74叶以下。《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南条目录第204号)的仁宗后序说到过这部经文, 后序有伊凤阁译文(《西夏史一页》, ИАН. 1911, 第331~336页), 随后又有沙畹教授重译(《通报》, 1911, 第441~446页)。伊凤阁转录的汉文后序在列举经名时漏掉了“金刚”后面的“经”字, 这使得沙畹教授产生了误会, 在译文中把经题荒唐地译作“金刚普贤行愿经”。事实上带这个经题的作品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最末一品。亚洲博物馆有几件西夏文和汉文的这种佛经。

[23] 这几种经的第一种(南条目录第237号)有亚洲博物馆藏卷, 第二种大概相当于《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南条目录第965号), 最后一种的标题是简称,

相当于《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末品。

[24] 这大概是《妙法莲华经》的第二十五品,但也不排除另有什么《观音经》的可能性。

[25] 这个小型刻本的规格为 18.5×8.5 (15×8.5) 厘米,是《妙法莲华经》(南条目录第 134 号),有唐道宣序,存第 1~5 品、第 8~12 品、第 16 品、第 17 品,即第 24~28 品,题有仁宗尊号。后记开列了刊印主持者和雕版工匠的人名。从哈拉浩特找到的更早的文献署 1016 年 5 月,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刻本之一,据伯希和教授从雕版人名相同判断,它是从中原传入西夏的。

[26] 译者注:原文以下是《心经》后序的摘录和摘译。译文删去了原来的俄译,只把俄译文中的三条脚注移到摘录的汉文里面。

[27] Pradhānāhetuḥ.

[28] 关于这个封号,参看伯希和在《通报》1911 年第 67 页以下的论述。

[29] 比较宋施护译《佛说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大明观想仪轨》(东京藏, XXVII, 6)。

[30] 兰山还有金刚幡(Vajraketu? 参看南条目录第 178 号),1200 年西夏密宗经典集的编译者,该书好像是西夏本地作品,被收入了今本大藏经(XXVII, 14)。

西夏的文字和语言*

巴鲁奇

1870年,沙畹从居庸关城门(北京至张家口途中)把第一张拓片携回了欧洲,从那时起,科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解决其中问题的种种尝试。这件碑文用一种当时无人能识的文字刻写而成,但不久就被认出是西夏文。

发现碑文后的最初十年,我们所处理的资料包括一些石刻和钱币文字,不过由于文献太少而无法解读。这种状况到1900年基本得到了改观,这一年贝尔多[Berteaux]、毛利瑟[Morisse]和伯希和[Pelliot]在北京附近白塔(即所谓的煤山)的废墟中发现了用西夏文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它们散落在一堆纸片和书籍中,共有六卷。这些经卷用绀纸金字写成,其中三卷现藏于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另三卷收藏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1908年,科兹洛夫[Kozlov]在距离额济纳不远的黑水城一座古塔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书库,那

* 孙伯君译自 W. Baruch, "The 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Si-hia" 和 "The 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Khitan",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Alfred Salmony ed.), Paris, C. T. Loo, 1933, pp. 22-28.

里有无数的西夏文刻本、手抄本和卷子。这些文献被携往俄国,入藏在列宁格勒的科学院博物馆。此后斯坦因[Aurel Stein]于1915年他的第三次中亚探险中,在同一地方又搜集到数量可观的西夏文文献,其中大部分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最后一次西夏文献的大发现是在1929年,人们在甘肃省宁夏的一次发掘中获得一百卷佛经,所有这些资料都入藏于国立北京图书馆。

在研读这些文献的过程中,用汉字和藏文标音的那些文字首先被确认。其中包括在每个可想象的系统组织下编写的几部字典、从汉文和藏文翻译的特别是佛教作品、儒家的作品、兵书、格言集和各种哲学家的语录、有关不同帝王的“训导”、西夏法典,甚至还有纯唐古特式的诗歌。这些文献使得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这种非常特别的文字和语言的组织规则,而正是这种文字和语言构建了说此种语言的人民以及曾经统治他们王朝的历史根基。但学者们几乎还未完成对这些难以计数文献的分类整理,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完成它将占去他们未来很多年的时光。

马可波罗已经注意到这种唐古特帝国居民所说的“不同寻常的语言”。^[1]这些百姓、他们的王国和所说的语言曾经以西夏的名义被介绍给欧洲文学。而唐古特人自己在其汉文作品中使用“大夏”的称谓,“大夏”这一名称取自唐古特人生活的中心地区,为古代夏州及匈奴赫连勃勃于9世纪在同一区域建立的叫做夏的王朝。

唐古特(Tangut, -ud 是蒙古语表示复数的词尾)这一曾经被马可波罗和拉施特使用的称谓,可能与被分成八部的党项浑人有关,但他们当源自一个族群——拓拔。“唐古特”名称在发现于和硕柴达木刻于734年的汉-突厥碑文中也可找到;^[2]以及汤姆森[V. Thomson]的《鄂尔浑碑铭》[*Inscriptions de l'Orkhon*]第123、178页。

无论如何,在唐古特文献中发现的正式名称用汉字“臚唃岭”(Mang-ming-ling)表示,并且其唐古特语的可能拼写形式为^mb'o-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b'e-le。西夏人称自己为 mi 或 me (按西夏 me“人”与藏语 mi 意义相同)。在一些唐古特作品中我们发现了 mi-(或 me-) le 词尾,如“唐王国”。

唐古特王国由李德明创建于 1032 年,1226 年被成吉思汗灭亡。地括北纬 34°与 42°之间,东面以黄河为界与山西省相邻;西临青海湖,北面是哈密城、额济纳、阿拉善和黄河;南接四川省。西夏王国的首都是与现在宁夏府相当的城市,座落于黄河的左岸。国民由党项人、吐蕃人、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突厥鞑靼人组成,此外还有回鹘人。佛教是他们的国教。整部佛教大藏经都被译成了西夏语。而他们同时对儒教文学也感兴趣:汉文书籍被刻印,学校严格仿照中原的形式和地区中心而建立,1154 年他们甚至仿照中原有名的翰林院建立了自己的学院。1150 年,韩道冲(字宗圣)被聘为这个学院的番汉教授。他在一部著作中把孔子的《论语》翻译成西夏语,并加以特别的注释纂成 30 卷。寺院里的和尚大多为其西部邻居回鹘的后裔,他们负责研习并翻译佛教典籍。

根据汉文史籍记载,西夏使用的文字是皇帝李元昊发明的,在他的敕令下,由野利仁荣加以完善。而据其他资料记载,西夏文由李德明发明,李元昊只是一个修订者。更加进一步的资料表明,西夏文的发明者是某个叫遇乞的人。这种文字形式被认为类似汉字的篆文,如《说文解字》。因之,李元昊可能对文字形式对应汉字楷书做过规范。这两种字体,还包括汉字的行书和草书,在文献中都被发现了。

1916 年劳费尔[Laufer]还写到:^[1]“它恐怕是人类大脑所能创制出的最复杂的系统了——像汉字那样的意符文字,每一个单字都由令人迷惑不解的形体和不规则的笔画构成,其中的方法或原则至今尚未揭示出来。”——毫无疑问,这种文字的基本特征是如汉字篆文的表意性,这种表意文字部分具有表音性,它们部分应用于翻译陀

罗尼、外国字母、汉族和吐蕃姓氏与地名,并且部分构成语法虚词。在字典里,它们一般依据反切方法被分成两个表音的(西夏或)汉字。由于表意文字意味着作用于视觉而非听觉,这样,不可能确定其音值。除非一个人指望为数众多的汉语方言是哪种方言都被破解。按习惯,两种表意汉字都是成列书写,单字的序列采自词的序列(特别是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定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也就是说,文字从右向左读。

得益于此,越来越多的表意字包括它们的意义和语音形式被人们解读出来。最后,西夏语被证明属于藏缅语族。在这个语族当今实际应用的语言中,保保和么些是最为相近的。运用单词中的第一个音节,劳费尔把它们汇集成“西-保-么”语支。举例来说,这些语言最普遍的特征是缺乏k、p、t韵尾。与汉语一致,西夏语有五种不同的声调,高平调、低平调、升调、降调和入声。语法规则大体上是主谓一致规则。其形容词(修饰语)有时放在被修饰词后,有时在前(像藏语那样)。动词(谓语)常处在句尾。

西夏文可能由契丹文衍生而来,但直至今日,尽管我们已对西夏语言和文字有相当多的了解,我们却仍然无法确定契丹文字和语言系统。

契丹人曾经于11、12、13世纪在亚洲中心和远东地区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历史为汉文史籍所记录,特别是《契丹国志》和《辽史》。

契丹的称谓是通过汉文史籍介绍给人们的。蒙文作品读作Kitat(蒙语里-t是复数词尾)。阿拉伯作家写作Hitai,同时我们还发现鄂尔浑碑铭称他们为Khitai。(今天的俄国人称中国为契丹)。

契丹人早在440年已作为一个族群为人们所知:他们附属于北魏王朝,游牧于蒙古高原南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此后他们从北方满洲里迁到南部。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些人是鲜卑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通古斯)的后裔,而鲜卑又自命出于东胡种。公元900年左右,契丹作为由八部组成的强大部落出现,他们以伟大的汗王阿保机(谥为太祖)为首领,他的继任者德光(谥太宗)于938年建立了特别的王朝——辽,延续至1125年。辽灭亡后,契丹余部西行,越过阿尔泰山,直达伊犁河谷,同年建立了黑契丹西辽,西辽延续到1208年。

根据我们所知甚少的契丹语知识,这些人被看作通古斯人。但通过词汇考察,他们看起来更像操颞化方言的蒙古人。无论如何,今天的达斡尔人和索伦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契丹后裔,他们现在所说的语言是一种混合了很多通古斯成分的蒙古语;索伦人甚至使用通古斯谚语。

契丹的国教也是佛教,佛教从676年即在其土地上开始流行,他们的学校也是仿照中原模式建立的。

契丹拥有两种系统的文字:“大字”和“小字”。大字系统是920年阿保机敕命仿照汉字创制的,由几千个表意字组成(参照马端临,卷845,第6页),这种字与女真文极为相像。另一系统借自回鹘文。

在目前我们所知的文献中,可能有两种女真文系统(汉文著作中有五个字;藏族刻本里约有三十个字)。布达佩斯科学院图书馆拥有两件碑文拓片,是凯尔温(L. Kervyn)于1922年6月在契丹道宗皇帝(卒于1101年)墓室中发现的,其一由583字组成,另一件有586字。

参考文献

巴托尔德 [E. Barthold]:《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Islam*], vol. II, 1925, p. 782.

本哈第 [A. Bernhardt]:《唐古特鼎盛时期的佛教绘画》[*Buddhistische Bilder aus der Glanzzeit der Tangut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vol. VI, 1916~1918, pp. 141~160.

本哈第、查赫 [A. Bernhardt und E. Von Zach]:《西夏语文评注》[*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Si-hia-Schrift und Sprach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1918/19, S. 232~238.

西夏的文字和语言

波拿巴(Prince Roland Bonaparte)编:《13、14 世纪蒙古时期文献集》[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XIV^e siècles], *Revue Générale Internationale, scientifique, littérature et artistique*, I. Year. Nr. I, Paris, march 1896, pp. 32~38.

波拿巴编:《法藏拓片上的居庸关六体铭文》[The same in great-folio, Inscriptions en six langues de la part de Kiu-Yong Koan, près Pékin. Letters, stèles et monnaies en écriture Ouigoure et 'Phags-pa dont les originaux ou les estampages existent en France], Paris, *Gravé et imprimé pour l'auteur*, 1895[参看沙畹图版十].

卜士礼[S. W. Bushell]:《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The Hsi Hsia Dynasty of Tangut, Their Money and Peculiar Script],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X, 1895~1896, pp. 142~160.

卜士礼:《女真碑铭及其奇特的文字》[Inscriptions in the Juchen and allied scripts], *Actes du II^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aris, 1897.

张澍:《西夏姓氏录》,罗振玉编,京都,1909年.

沙畹[Ed. Chavannes]:《居庸关铭文西壁的经文》[Le Sūtra de la paroi occidentale de l'inscription de Kiu-Yong Kouan], *Mélanges de Harlez*, Paris, 1896, pp. 60~81.

沙畹:参见波拿巴《13、14 世纪蒙古时期文献集》,图版十以及 *Mélanges de Harlez*.

沙畹:《到契丹和女真的中原旅行家》[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en], *Journal Asiatique*, 1897, p. 377 sq.

沙畹:《中亚碑铭十种》[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ès les estampages de Ch. E. Bonin],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I, series, vol. XI, 2. division, 1902, pp. 96~97/pp. 193~295.

沙畹:《评伊凤阁〈西夏语言资料〉》[Review of A. Ivanov, Zur Kenntnis der His-hsia Sprache], *T'oung Pao*, vol. 11 (1910), pp. 148~151.

高尔迪埃[Cordier]:《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Paris, 1920, vol. I, pp. 340, 344 sq., 513; vol. II, pp. 7 sq., 109~203.

戴维理亚[M. G. Devéria]:《宴台碑考》[Examen de la stèle de Yen-t'ai],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vol. I, nr. 2, 1882; vol. II, nr. 4, 1883.

戴维理亚[M. G. Devéria]:《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L'É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out],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I série, vol. XI, I. div., pp. 147~176; 2 plates, 1898.

戴维理亚:《凉州西夏碑考》[Stèle Si-hia de Leang-tcheou], *Journal Asiatique*, 1898, pp. 53~74; 2 plates.

龙果夫[A. Dragunov]:《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Binomy tipa 尼卒 v Tangu-tsko-kitaïskom slovare], *Doklady akademiya nauk*, Leningrad, 1929.

格鲁塞[R. Grousset]:《远东史》[Histoire de l'Extrême-Orient], Paris, 1929, p. 366.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footnote; p. 371, footnote.

石滨纯太郎[K. Ishihara]:《西夏学小记》,《支那学》第1卷4号,第227-229页;第3卷2号,第146-150页。

伊凤阁[Ivannov]:《西夏语言资料》[Zur Kenntnis der His-hsia Sprache],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 St. Petersburg, 1909, pp. 1221-1233.

伊凤阁:《弥勒上生经考》, *Lithographical edition by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 Petrograd, 1916.

伊凤阁:《西夏国书说》,《国学季刊》第一卷第4号,1923年10月,北京。

凯尔温[L. Kervyn]与伯希和:《辽道宗皇帝陵和首件契丹字碑文》[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des Leao et les premières inscriptions comme en écriture K'itan], *T'oung Pao*, vol. XII, 1923, pp. 292-301。《北京天主教会杂志》[*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23年6月第118号。

科特维奇[W. Kotwicz]:《契丹及其文字》[Les «Khitai» et leur écritur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vol. II, 1919-1924, Lwow, 1925, pp. 248-250; 1 plate.

劳费尔[B. Laufer]:《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1916, pp. 1-126.

劳费尔:见斯坦因《亚洲腹地记》[*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vol. I, p. 449; vol. III, pl. CXXXIV-CXXXVII.

罗福苣:《西夏国书略说》,京都,1914年。

罗福苣:同上书增补后载于《亚洲学术杂志》,卷一(1921年9月);卷二(1921年10月);卷三(1922年4月);卷四(1922年9月)。

罗福成:《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京都,1913年。

罗福成:《西夏国书类编》,京都,1914年。

罗福成:《番汉合时掌中珠》,天津,1924年。

罗福成和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北京,1927年。

罗福成和罗福苣:《妙法莲华经》,东京,1921年。

毛利瑟[M. G. Morisse]:《西夏语言文字初探》[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I Series, 1904, vol. XI, 2. divis., pp. 313-379; 2 plate.

缪勒(F. W. K. Müller):《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Berlin, 1920, p. 403.

穆勒(Jos. Mullie):“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ārin”(《蒙古巴林旗的辽上京》), *T'oung Pao*, vol. XXI, 1922, pp. 105-231.

聂历山[Nicolas Nevsky]:《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西夏的文字和语言

nr. 4, 15. march, 1926. (29 页 + 84 页 + 1 页勘误表; 手写)。

聂历山:《关于西夏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京都,1928 年。

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оведения], *Izvestiya akademii nauk CCCP, otделение obsčesvennykh nauk*, Leningrad, 1931, nr. I, pp. 7 ~ 22.

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残纸》,《典籍之研究》第 6 卷,大阪,1927 年。

伯希和[Paul Pelliot]:《科兹洛夫考察队黑城所获汉文文献考》[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és par la mission Kozlov], *Journal Asiatique*, I, 1914, p. 503 sq.

伯希和:《西夏文文献》[Les monuments de l'écriture tangoute], 译自伊凤阁: *Zur Kenntnis der Hsi-hsia Sprache*, *Journal Asiatique*, 1920, I, p. 107.

伯希和:《杂纂》[A propos des Comans], *Journal Asiatique*, 1920, pp. 146 ~ 147.

伯希和:《评聂历山〈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Review of N. A. Nevsky, A brief manual, etc.], *T'oung Pao*, vol. XXIV, 1926, nrs. 4 and 5, pp. 399 ~ 403.

伯希和:《评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Review of Nevsky, Očerk istorii tangutovedeniya], *T'oung Pao*, vol. XXIX, 1932, pp. 226 ~ 229.

绍特[W. Schott]:《契丹和哈喇契丹》[Kitai und Karakitai],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Akademien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879, pp. 1 ~ 20.

施图贝[R. Stübel]:《西夏的书法》[Die Schriftdenkmäler der Hsi-Hsia], *Archiv für Schriftkunde*, Leipzig, 1918, pp. 1 ~ 55.

戴锡章:《西夏纪》,北京,1924 年。

王静如:《西夏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 8~9,北平,1932~1933 年。

伟烈[A. Wylie]:《华北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vol. V 1870, pp. 14 ~ 44; 4 plates.

查赫[E. von Zach]:《迄今西夏研究中的一个失误》[Über einen störenden Fehler in den bisherigen Hsi-hsia Studien], *Orient Literatur Zeitung*, vol. XXX, 1927, p. 4 sq.

注 释:

[1] 参看玉耳[Yule]和高尔迪埃[Cordier]注《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Vol. I, p. 203.

[2] 对照拉德洛夫的《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铭》[W. Radloff, *Altürkische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I, p. 58; Z.D.M.G., 1924~1925, p. 144 sq.

[3] *T'oung Pao*, vol. XVII pp. 4 ~ 5.

汉藏文注音中的 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

伍尔芬敦

考虑到西夏研究现在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新情况,^[1]同时也考虑到其中提出的有些问题充满了困难,看来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评论一下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即西夏语的前缀和辅音韵尾,藉以最终弄清西夏语的面貌及其在藏缅语系[Tibeto-Burman family]中的地位。

自从劳费尔[B. Laufer] 1916 年发表了《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之后,^[2]西夏语和彝语、么些语共同构成所谓的“西-保-么”语群[“Si-Lo-Mo” Group]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了。^[3]然而,这仅仅是根据西夏字的汉文注音资料得出的结论,^[4]而且可能是需要修正的结论,^[5]这是因为在劳费尔博士写文章的时候,他一无所知的那些证据还没有全部整理好。自那时以来,又有另外一批资料公布于世,

* 聂大昕译自 Stuart N. Wolfenden, “On the Prefixes and Consonantal Finals of Si-Hia as evidenced by their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4. pp. 745 ~ 770. 原文是英文。

从中我们得到了西夏文汉字注音之外的藏文字母注音。结合以上两种资料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西夏语并不像我们最初所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口语前缀的语言,而是保留了很丰富的前缀,同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对眼下的争论直接提出反面的意见。^[6]关于西夏语在汉藏边境诸方言中可能占有什么地位,我们在下面就会明白。

首先让我们考查一下前缀问题,看看手边的证据可以引导我们得出什么结论。

令人奇怪的是,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表示相信西夏语中所有的前缀在本质上都是不发音的。早期的研究者最初提出这种看法自然情有可原。^[7]事实上他们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人们应该想到,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依据非常有限并且有许多难点的资料来从事研究的,否则他们完全就会预见到出现前缀的可能性。

不过,如果早期观点在今天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那么,面对近年来掌握的那些有关西夏语中普遍存在前缀的丰富证据,人们却一直没有尝试参考藏语的面貌来确定其发音的可能性,反而决定尽可能地忽略前缀问题,认为它们既不表义也不发音,这恐怕就令人颇感奇怪了。说到当前的第一项争论,困难自然很大,因为西夏语在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就已经发展到了与现代藏语某些东部方言同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曾经一度很重要的前缀就其本身而言已经不帶有任何明确的意义了。然而说到第二项争论,即前缀的发音问题,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要证明这些前缀在西夏语里是发音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就如同证明它们在今天藏语东部方言口语里是发音的一样简单。十分遗憾的是,劳费尔博士就此问题所展现的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态度并没能找到其他追随者。^[8]

在笔者心目中,西夏语缺乏口语前缀这一观点至今尚未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总是发白汉语一方,合理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的也许是考查人们是否受过严格的汉语语言学模式的训练,而这也就是人们从汉语的立场看西夏语的原因。把西夏语看成一种前缀和韵尾都已经不发音的语言,当前频繁提出的这个看法在笔者看来不过是把西夏语降低到了汉语方言的层次。这当然绝对不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同时出现前缀和韵尾的汉藏文注音呢?置之不理吗?肯定不行。

说到前缀,人们一直认为西夏语不存在这样的口语成份,因为——其他理由我们将逐个讨论——藏文本身的前加字已变得仅仅是语法和声调的标记了,在当时并不读成辅音前缀,^[9]然而正如笔者在别处概述的那样,^[10]这只是7世纪创制藏文至今卫藏话漫长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当西夏语还是一种活语言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藏文前加字不论在西藏东部还是西部的言语连读中都发音,这是毫无疑问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漫长的演化进程,并不需要我们过多在意,眼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曾经发过音。它们过渡为语法和声调标记,这肯定相对来说很晚才发生。我在别处详细地解释过它们是如何变为语法标记的,^[11]而至于声调标记,事实上它们不但现在不是声调标记,而且从来都不是。它们的确有标示声调的实际用途(尽管只用于此),但这只不过鉴于一种情况,即当前加字不发音时导致词的声调产生了变化。前加字绝不是仅仅用来告诉读书人一定要把字读成某个声调的符号式标记。

关于藏语口语前缀在公元632年引入文字很久之后的实际发音,我们的确有决定性的证据来支持它。至今,前加字在藏语东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方言中都发音。例如据我亲耳所闻,嘉绒人管“漂亮”叫 *kě-mšâr*,^[12]管“拿、停”叫 *kă-pčĩă*,管“火”叫 *tě-mčĩk*,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前加字在现在的卫藏话中不发音,但是在嘉绒人读来却发音,作为一种古老的面貌,这种语言成分一度在任何方言里都是发音的。事实上它仍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即藏文中 *mr'sar*

“漂亮”和 bčad(所谓 gčod-pa “停”的完成体词根)的前加字仍然要念出来,^[13]而绝对不允许它们作为语法标记或者语音标记,另外,在这个阶段依然保存着一个古中性动词形式 mt'sig(-pa)“被点燃”,^[14]应归入 at'sig(完成体 t'sig)“烧”,它在藏语其他方言中已经被废弃了。其他前加字和上加字同样是这样,嘉绒语的 tẽ-šnâ 是藏语的 sna“鼻”,嘉绒语的 tẽ-šnî 是藏语的 snîñ“心”,嘉绒语的 tẽ-rnâ 是藏语的 rna(-ba)“耳”,嘉绒语的 (kâ-nâ-) rjyũk 是藏语的 rgyug(-pa)“疾”,此类例子还有很多。这样我们只需要转过头看看西藏西部和西康话里的一些著名现象(叶斯开字典第 xviii-xxi 页),从它们现存的发音中找到完整的证据,以证明藏语就像其全部古老的方言那样,都要把前加字念出来。^[15]西夏语存在于几乎肯定展现藏缅语言古老面貌的周边地带,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它早在七百年前就已经把前缀这一口语成分抛弃了呢?^[16]直至今天,前加字在一些并非特别古老的藏语方言里依然发音,我的脑海中一直牢记着这一确凿事实,即我们不能忽略更加古老的藏文注音为我们仔细保存下来的西夏语前缀,因为不少例子表明,同样的这些西夏语前缀与现在其他活方言里前缀的发音情况是一致的。^[17]

的确,认识这个问题不仅仅依靠西夏字的藏文转写。手头有不少用汉语二合字注音的例子也能直接支持西夏语口语前缀存在的可信性。

千真万确的是,汉文注音与藏文注音所表现出的前缀在许多情况下都存在差异,但人们马上就可以明白,这些差异并不比藏文注音内部常见的差异更大。例如西夏字“𐵇”的藏文读音是 dgū 和 bgu,西夏字“𐵈”的藏文读音是 rdzi、gzī 和 zī,西夏字“𐵉”的藏文读音是 rgī 和 dgi,其中的差别与用汉文和用藏文重现同一个西夏字音的差别是一样大的。^[18]

其实,利用我们关于藏语自身的知识来协调刚刚提到的这些差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异是可能的。^[19]例如 b-和 a-的互换已经为人们所熟知,^[20]就像在西康方言里正齿音和舌头音声母之前的 a-变成了 n-一样。因此,当我们发现西夏字“𐵇”在藏文转写为 bdzo,又在汉文转写为“尼卒”(ni-tsu)时,就可能得到 bdzo 和 ndzo(代表 adzo)这两种形式。同样我们知道藏文的 g-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 b-和 a-互换。^[21]鉴于此,西夏字“𐵈”在藏文读为 gčē¹和 gčē,^[22]又在汉文读为“尼征”(ni-čēn)时,就可能有 gčē¹/gčē 和 nčē¹(代表 ačē¹)这两种形式。

我们将会在下面进一步看到,藏语牙音前加字 g-在汉语注音中表现为“𐵇”、“宜”、“夷”和“鱼”,这是试图要重现 γ-,即今天康方言里前加字 g-的音值(以代替舌头音前加字 d-)。西夏语“𐵇”在汉文转写为“𐵇作”(yi-tso),应该代表 γtsō,与藏文注音 gzoñ(γzoñ)相一致。我们已经知道藏语中的这个前加字可以与 b-互换(见上),所以西夏字“𐵈”的汉文注音“鱼各”(yü-ko)及其藏文注音 bñe、bñu 再次为我们提供了 γñu(代表 dñō?)、bñe 和 bñu(=bñō?)。

鉴于其明白无误的重要性,我们将就我们所知,在此以表格列出用来表达前缀汉文注音的形式。^[23]

汉译 前缀	夏 字	汉文 转写	藏文 转写	汉文 读音	藏文转 写读音	汉语 词义	藏缅语关系词
尼	𐵇	尼贡	འཇམ་མཐོག་	ntsə	nji, bji (Wji?), je	行、业、 艺	藏语 bzo“手工艺者”, bčō-ba, bčos“造”的完成 体和命令式。
	𐵈	尼长	འཇམ་	nčañ	njo ¹	长	
	𐵉	尼长	འཇམ་	nčañ	njō	幢	
	𐵊	尼足	འཇམ་	ntsu	ndzu	雨	
	𐵋	尼租	འཇམ་	ntsu	ndzwu	居、坐	藏语 bžugs-pa“居住”。
	𐵌	尼精	འཇམ་མཐོག་	ntsiñ	ndze ¹ nden	时	藏语 t'se“时间”。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

	龠	尼井 嘴	ᠨᠢᠰᠢᠨ	ntsiñ tsiñ	ndze ⁰ ; ntsē nden	隅、角	藏语 rdze-ba, 完成体 (b)rdzes, 使动式 brdze, 命令式 (b)rtsoñ(s) “卷起, 撩起”。rtseñ-ba, 完成体 brtseñs, 使动式 brtseñ, 命令式 (b)rtsoñ(s) (同上)。
	𪛗	尼卒	ᠨᠢᠰᠤ	ntsu	bdzo (wdzo?)	人	藏语 at'so-ba “生活、生命”。
	𪛗	尼征	ᠨᠢᠰᠡᠨ	nčēñ	γče ^h ; γčē	行	藏语 mč'i-ba “行走”, 嘉绒语 č'i (Hudgson[dā-]čin)。
	𪛗	尼征	ᠨᠢᠰᠡᠨ	nčēñ	γče ^h ?; γjo ^h ?	巡、踐、 游、行	比较最近记载。
	𪛗	尼长	ᠨᠢᠰᠡᠨ	nčēñ	γjo ^h	穴、孔	藏语 ajug-pa 的完成体和命令式 žugs “进入”, ajug-pa 的完成体 bčug, 使动式 gžug, 命令式 č'ug “插入?”。
	𪛗	尼台	ᠨᠢᠰᠠᠢ	nt'ai	dē	转、传	藏语 bda-ba 完成体 bdas “拿开?”。
	𪛗	尼则	ᠨᠢᠰᠤ	ntsə	γji	集、俱	
	𪛗	尼责	ᠨᠢᠰᠤ	ntsə (ntsó)	γji, (γji?)	回	
	𪛗	尼足	ᠨᠢᠰᠤ	nstu	dzū	领、主	
泥	𪛗	泥托	ᠨᠢᠰᠤ	nt'o	dho	修	
壑	𪛗	壑落	ᠨᠢᠰᠤ	nlo	nrū	秘、密	
𪛗	𪛗	𪛗责	ᠨᠢᠰᠤ	γtsə	γzē	著、滯	藏语 gzi “明亮、壮丽”, gčal-ba “展示?”。
𪛗	𪛗	𪛗则	ᠨᠢᠰᠤ	γtsə	γzi		嘉绒语 tē-č'i “水” (Hudgson, ti-či)。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	𐵓作	𐵓	ɣtso	ɣzō	计、主	藏语 ajug-pa 的完成体 bžag, 使动式 gžag, 命令式 žog“安排?”。
𐵓	宜则	𐵓	ɣtsə	t'sō, t'so	虚	
𐵓	宜则	𐵓	ɣtsə	ɣye, (jye?)	山	藏语 gye-gu“丘”。
𐵓	宜则	𐵓	ɣtsə	rdi, dī	数、若干	藏语 du“若干”。
𐵓	夷隔	𐵓	ɣkie	ŋgi		
𐵓	夷皆	𐵓	ɣkie	ɣgye(?)	货、实、正	藏语 rgyas-pa“丰富”。
𐵓	夷隔	𐵓	ɣkie	ɣghi		
𐵓	鱼骨	𐵓	ɣku	bñi(wñ ū?)ñu	五	嘉绒语 kō-mñô, 列普查语 fā-ño, 迪马萨语 bo-nâ, 拉达克语 šña, ya“五”。
𐵓	鱼各	𐵓	ɣko	bñe, bñu (wñō?)	咒?	藏语 mñan-pa“诅咒”?
𐵓	鱼骨	𐵓(𐵓?)	ɣku	rk'u?(rñu?)	天	藏语 dgu-ba“屈”。

根据上面的表, 我们已经预测到立刻就能得出的两个重要推论。首先, 我们很明显可以尝试依靠汉语音节“尼”、“泥”、“涅”和“移”、“宜”、“夷”、“鱼”来分别重现藏语前加字 a-、g-和 d-的发音。其次, 这些前加字的发音与今天西藏东部地区的发音十分相近。

事实上, 上表中相对应的前加字可以总结如下, 藏文(a)栏包含了与汉文注音所表现的完全相同的前加字,^[24]而(b)栏包含了和汉字栏没有关联的前加字。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

汉字注音的前加字	藏文注音的前加字(a)	藏文注音的前加字(b)
尼、泥、涅 n-(代表 a-)	n- (<a-)	b-, γ-, r-, 或无前加字。
𪛗、宜 } γ-(代表 g-和 d-)	{ γ- (<g-)	b-, 或无前加字。
夷、鱼 }	{ γ- (<d-)	
夷 γ-(代表 ñ- ?)	ñ- (<a-)	
夷、鱼 γ-(代表 r- ?)	r- (<r- ?)	

此外,与西藏东部地区发音相比,情况是这样的:

西夏字的汉字注音		标准藏文的西康读音	
前加字	声 母	前加字	声 母
尼 n-	č	a > n-	č
尼 n-	t'	a > n-	t'
尼 n-	ts	a > n-	ts
泥 n-	t'	a > n-	t'
涅 n-	l(r)	?	r
夷 γ(= ñ ?)	k	a > ñ-	g
𪛗、宜 γ-	ts	g > γ-	ts
夷、鱼 γ-	k	d > γ-	k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讨论,即汉文和藏文注音中的这些成分只是用来指明后面的声母是重音吗?^[25]这显然根本不是正确的解释。这些字所具有的语音并不是后边那个词的一部分,而应该是独立的实际成分,并且应照此清楚地读出来。很明显,他们在尝试着去重现众所周知的 a-、g-和 d-的音值,就像藏语东部方言的特色一样,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我们正在处理的实际发音成分的重点。顺便说一句,我们有证据表明作为前缀的 d-和 g-并没被《掌中珠》的编者

忽略。^[26]

因为这些前加字的表现非常明显地遵循着我们所熟知的藏语中的明确规则,这些规则更多地是来自藏语方言,所以人们可能要问,在说西夏语的整个地域里,西夏语是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换句话说,西夏语有没有可能不存在方言?假如我们认为西夏语的确存在方言,那么主张西夏语没有口语前缀的人和相信这些前缀存在而且发音的人尽管所依据的方言不同,但就其本身而言可能都是正确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就像汉语那样,尽管有统一的文字,但是每一个汉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有一个到七个不同的读法,我们也得到了西夏字“嫩”的多种转写,如 gnū、gnu、nu、gnya、na、nyo、no。如此复杂的形式,还有许多变体,像西夏字“𐵇”有 dmī、dmi 和 mi,西夏字“𐵈”有 gsē、gse 和 ze,西夏字“𐵉”有 bñī 和 ñu,看起来我们仿佛是位于方言的区间地带,在这个地方一部分人念出了前加字,而另一部分人则不念。

事实上,应该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加上我们已经说过的关于藏文前加字替换的情况),西夏语中的前缀变体只是我们在其他地区的方言音变中已经熟知的东西。

让我们以西夏字“𐵇”的藏文读音 gzī 和 rdzi 中的前加字 g-和 r-为例。其中的 g-被 r-替换是安多话和帕纳卡语发音里已知的特性,^[27] 这里 gtso “首领”变成了 rtso, gzan “其他”变成了 rdzan, gso “痊愈”变成了 rso, gsum “三”变成了 rsum, 等等,我们在藏西地区的普里克语中又一次发现了这种情况,例如 gces “可爱”变成了 rces,^[28] gžuñ “中”变成了 ržuñ。

那么,当西夏字“𐵇”的读音 dgi 和 rgī 表现出 d-和 r-的互换时,安多话和帕纳卡语同样用 d-来代替 r-,^[29] 即把 dka “难”读作 rka,把 dgra “敌人”读作 rja,把 dbyañs “歌”读作 ryañ,这里我们在西部地区再次看到,藏语 dgu “九”在巴尔提语、普里格语和拉达克语中变成

了 rgu, 藏语 dgos “必要” 在拉达克语中变成了 rgos, 等等。

从 r- 到 d- 的这一替换也是《格萨尔》柏林抄本的显著特色之一,^[30] 可以再次见到, 其中的 dka “难” 表现为 rka, dga “幸福” 表现为 rga, dgos “必要” 表现为 rgos, dgu “九” 表现为 rgu, dñul “银” 表现为 rñul, 等等, 这样的写法在整部书中都是完全一致的, 以至于似乎可以肯定这是编者方言的特点之一。西部藏话中存在喉音或者舌根音 r-(r̥-) 的可能性于此再次显现, 也就是说, 其音值接近于现在东部藏语中用来代替 d- 的 r̥-。

那么, 考虑到前缀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替换, 这可以非常清楚地确定为和方言有关, 要说西夏语前缀的转换也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方言特性, 这会是全然不可能的吗? 在远远小于西夏故国的那片地区, 汉藏边境直至今天依然有许多丰富的方言变体。

在单个西夏字下有多个注音, 这恰恰表现了藏语中面临的同样情况, 例如 “五”, 尽管藏文写作 lña, 但它根据说话人所在的不同地区可以读作 śña、rga、ya 或 ña, 还有 “八”, 尽管藏文写作 brgyad, 但它同样可以读作 vrgyad、rgyat、gyāt 或 gyǎ*, 等等。但所有的这些形式都是藏语。这一复杂问题中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藏语的所有这些读法仅是方言变体, 而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于西夏语中尚需证明。此现象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分相似的。假使我们只打算参照缺乏前缀的藏语形式, 那么无需犹豫, 我们就应该把藏语视为缺乏全部这些成分的语言。但我们知道, 这种设想是完全错误的。那我们为何要在西夏问题上做出如此危险的假设呢?

西夏语里可能存在方言(尽管还未被证实), 这在我看来是极大地动摇了西夏字从理论上可以被构拟成唯一的并且总是没有前缀的原始形式这一信念,^[31] 并且, 我们如果发现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情况, 即像数词这样的基本词语一旦带有前缀, 那就是从藏语或者其他语言借来的,^[32] 那么就一定会感到其证据是非常薄弱的了。人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们的确可能会问,对于认清西夏字汉藏文注音中的前缀而言,巨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单方面地观察这种语言将肯定一无所获,既然如此,那么就需要置我们所掌握的作为其根本特征的、最重要的证据于不顾——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关于西夏语辅音前缀口语读法的某些迹象,并发现它们是相对而言较弱的音(γ 、 \dot{n} 、 n),那么,陀罗尼中的复辅音之所以不能译成与之读音相同的字,这里边的原因立刻就能明白。例如 $k\dot{s}a$ 不能写成“𐰚”,因为其藏文注音 $g\dot{s}a^*$ 显示出它可能曾经读作 $\gamma\dot{s}a$,而前缀 γ 事实上是 k 经过两次变化得到的,因此在使用时就不能代替 k 。^[33]

前缀的这个致命弱点——不光 g 有此情况,而且 d 、 b 也有此情况,在 m 和剩下的辅音前缀中也可能同样有此情况^[34]——很自然地阻止它们再现 k 、 g 、 d 、 b 等强音,西夏语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刚好相反。在 $k\dot{s}a$ 、 kri 、 gri 、 dra 、 bra 等语音组合里,作为前缀的首个辅音被看成是该组合里的主要成分,而之后的音节仅仅是附属。藏语在此把这作为一种模式并非是不可能的。被写在主要辅音下的下加字 y 、 r 和 l (所谓的 ya - ta 、 ra - ta 和 la - ta) 构成了 kya 、 bra 、 kli 等这样的组合,完全等同于西夏的“𐰚𐰃” $k\dot{s}a$ 、“𐰚𐰃” bra 、“𐰚𐰃” mri 等。写这些西夏组合字中第二个小号字的目的恰恰与藏语中处于从属位置的 ya - ta 、 ra - ta 和 la - ta 一模一样,即为了指明紧接在它前面的开音节:(a)是组合字的主要部分,(b)元音不读出来。

因此,很清楚,要证明西夏语是缺乏口语前缀的语言,这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资料来作为证据的。^[35] 它仅仅表明这些前缀没有足够的音强,不能重现梵文原本中清楚的清音和浊音。

当我们开始考虑辅音韵尾的问题时,我们从汉藏文注音中了解到的关于 a -的知识对我们很有价值,因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见到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

同一个字母用作韵尾,并且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它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很相近的音值,尽管有时确实不完全相同。在此我十分赞同伯希和教授的意见,^[36]即很多情况下我们也许能得到元音的鼻化。但是,把同一个西夏字的汉文注音和藏文注音放在一起,其方式是不同的,据此判断,可能出现两种形式的收尾音,一种辅音听起来很模糊,我用小的上标(^{h,n,r})表明,另一种是听不见辅音的鼻化元音(比如 \tilde{e})。下表展示了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尽管从这些看起来是不规则的注音中做不出任何明确而详细的叙述。但毫无疑问,最后一栏指出的这一韵尾类型的确曾经存在过——并且出现频率相当高。

藏文注音韵尾	汉文注音辅音韵尾	预期可能的读音
(1) འ	^h n	^h n
(2) འ	n	n
(3) འ	没有(开音节)	~
(4) 没有(开音节)	^h n	~
(5) 没有(开音节)	n	~
(6) འ	没有(开音节)	~
(7) འ	没有(开音节)	r

在前两栏的对应中,出现最频繁的是(1)、(3)和(4),其他的——就我们至今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每种情况只出现少许例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语并非没有鼻音韵尾。^[37]另一方面,二合注音字被借用来重现含有韵尾 m 或 n 的梵文音节,^[38]这一事实向我们表明,完全像梵语那样的强音韵尾是不存在的。看一眼上表最后一栏中的音就知道这是确凿无疑的。然而仅仅是在有前缀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得出二合注音字证明西夏语没有辅音韵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尾的结论。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在这里只能给出西夏语鼻音韵尾比梵语弱的证明。

关于西夏语在藏缅语言中的地位,这当然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打算建议,由西夏语、嘉绒语、木雅语,也许还有向北直到青海地区的其他相近方言构成的一个语群更适合归入彝—纳西语支。

笔者先前已经注意到西夏语和嘉绒语之间存在某些等同的东西,^[39]要想进一步考察这些情况,还有待关于嘉绒语的知识更加丰富起来。

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对藏语、西夏语和嘉绒语前缀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考察,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确定这三种语言间在这一方面的一般性语音对应关系。它们如下:

藏语缀 书面体	藏语东部地区 前缀的发音	西夏语前缀 转写的书面体	西夏语前缀 的发音	嘉绒语前缀 的口语形式 ^[40]
ག	ɣ-	ḡ	ɣ-	kě-, ɣ'ě(?) ^[41]
ད	ɣ-	ḡ	ɣ-	?
བ	v-, b-	ḡ	ũ-?, v-?, w-?	ũ-, mǒ-, p-
མ	m-	ḡ	m-?	m-
འ	ñ-, n-, m-	ḡ	ñ-, n-	?
ར	r-(WT 写为 ṛ-)	ḡ	r-? (ṛ-?)	r-
ལ	l-	ḡ	l-?	?
ས	s-, š-	ḡ	s-?	s-, š-

在先前的几页里,我们已经研究过西夏语的 d-、g-和 ʔ-及其与藏语之间的关系。其余的成分我们还不特别明白。

前页的表格里我曾假定 w-或双唇音 v-的音值可能是 b-,因为有理由猜测这是遵循了东部藏话里 d-、g-和 ʔ-的同样读音规律。这

可能使它接近于在嘉绒语的一个读音 ũ-, 在这个音的前面我曾屡次清楚地发现有一个轻读的双唇音 w-(ʷ)。例如, 人们可以听到 kō-ũdī 或者 kō-ʷūdī “四”(藏文 bži)、kā-ũdī 或者 kā-ʷūdī “好”(藏文 dga-bde)、(tā-)ūtūn 或者 (tā-)ʷūtūn “打”(藏文 bduñ[-ba]), 等等。这样的发音接近东部藏话 v- 的音值, 看上去也可以预测西夏语中某些这样的读音。

西夏语前缀 m- 的发音可能遵循了同样的规律, 即带有东部藏话中 m- 的音值。正如我们在前页中看到的一样, 这就是它在嘉绒语里的变化结果。

关于前缀(写成上加字的)ɾ- 的音值, 这里有一个清楚的可能性, 即它在西夏语里带有一个软顎音, 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喉音, 与此相符合的是, 它在表中有一例对应于汉字“宜”ɾ-, 还有一例对应于汉字“鱼”ɾ-。那样它代表的就应该是一个已知的在西部藏话里出现的音, 并且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 同样也可能在青海地区发现, 在那里它替换了藏语书面语的 g-。

关于剩下的几个音(l-和s-), 至今几乎无人指明其在西夏语中的情况, 是因为它们在藏文转写中根本没出现。

最终, 如果想明确地叙述西夏与汉藏边境上任何部落间的关系, 现在的阻碍当然还是缺乏资料。

出于同样的原因, 人们只是因为是在汉文史料里发现了“嘉良”部落在 13 世纪以前就已定居于四川西部,^[42] 所以认为嘉绒部落不可能是 13 世纪初部分南迁的西夏人的残余,^[43]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嘉良”这个名字和嘉绒的对等关系是值得怀疑的,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即嘉绒的名称能否追溯到足够久远的时期。再者, 嘉绒这个名词在汉语中应该表现为 Kia-lung (Giya-lung), 事实上, 这就是我们在 1781 年的《大清会典》中发现的那个形式,^[44] 此著作中它已经是十八国中的一个名称了。那么它在五六个世纪以前的重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要性又如何呢?如果不管那些相差很远的音,那么它的这种形式会不会更接近于原始藏语里像“嘉良”那样的音呢?要是不去强调此名称的重要性,那就似乎更应该到汉文资料中去寻找有关各个分支名称的记载(名称大部分源于当地地貌),其中“嘉绒”部落被用于其十八个分支里。^[45]通过此方法我们或许能决定这些部落首次出现在汉文史料中的时间,然而要使这一尝试成功,就先要明确认清构成这个名称的方言畸变背景的藏语原始读法。^[46]

笔者同样怀疑我们是否应该注意王静如关于从四川到陕西的移民最终与西夏王国的人口合并的说法,^[47]即便这样的说法真是事实,那也几乎不能成为我们去否认几个世纪后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迁徙的理由。^[48]太多的未知因素潜伏在什么情况也不能确定的背景下,的确出于这个缘故,笔者假定的这次向南的迁徙仅仅是“并非全无可能的”。^[49]在这一领域还什么都确定不了。

现在我们能够稳妥说出的就是,在四川西部的某些地方极有可能存在着西夏语的后代语言,或者说与西夏语非常近的亲属语言,这种亲属语言有着比南方的彝语、么些语更丰富的前缀,因此与西夏语更为接近。我们比几年前更清楚地知道西夏语里存在大量的前缀,这就引导着我们修正劳费尔的观点。这绝不意味着放弃认为西夏语、彝语和么些语是亲属语言的观点。它们的确是亲属语言,但看上去没有构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语组。彝语和么些语当然还各自像以前那样保留着最亲密的方言,这些方言几乎肯定应该向四川的更北面寻找,但其中并没有与西夏语最接近的。的确,这一看法是劳费尔首先提出的,^[50]我相信,他在这一方面的远见将会被充分地证明。

那么,这就是笔者对开头所提问题的看法,然而必须记住,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仅仅掌握了一部分证据。直到我们掌握了六千多个

西夏字中每一个字的汉藏文注音,我们才能够说彻底了解了西夏口语形式。现在我们仅仅掌握了约三百个西夏单字的藏文转写,我们的知识还有待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尽管如此,这些藏文转写还是提供给了我们广泛而确凿的证据,使我们能够大致预见到西夏语中全部字的情况。对于有关于此的任何研究而言,当得到新的资料时,无疑总是要参考到东部藏话(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中前缀的表现,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已经有能力把汉藏文注音合起来观察,否则它们会使人颇感迷惑,并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在阐明已到手的资料时,同样的情况会再次给我们满意的帮助。

补注

在上文最终写完并被接受出版之际,龙果夫一篇短小而重要的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1]其中他主张“尼”在正齿音和舌头音声母前表现为舌头鼻音。这个音他建议转写为ⁿ。

很难理解的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的西夏语言学者至少要重新考虑一下西夏语的全部前缀问题,而中国的学者们显然已经接触到它了。我自己非常高兴地首肯龙果夫首次做出的这个发现。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赞成说“鱼”和“夷”似乎都代表鼻音ⁿ。然而,假如龙果夫在写作时就已经记住了藏语方言中的口语前缀问题,那么他的结论必定会是另一个样子。对于整个问题中这一方面的详尽研究只是第一步,考虑到这并不是龙果夫的主要论题,所以他的结论还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也更显示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

注 释:

[1] 参看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北平,1930)第171-184页,并参看所著《西夏研究》第一辑和第二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辑,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八(北平,1932)、之十一(北平,1933)。以下简称《集刊》和《研究》。

[2] *T'oung Pao*, 第 xvii 卷(1916)第 1~126 页。

[3] 特别参看施密特[Pater W. Schmidt]《地球上的语系和语圈》[*Die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er Erde*, Heidelberg, 1926]第 133 页;《印度语言学调查》[*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第 i 卷第 1 部(1927)第 79~80 页,第 i 卷第 2 部(1928)第 22 页;基克斯(Kieckers)《地球上的语系》[*Die Sprachstämme der Erde*, Heidelberg, 1931]第 104~105 页,其中误将其置于暹罗支那语系[Siamese-Chinese Family]。

[4] 不幸的是,早期的西夏语研究遵循了错误的阅读顺序,结果劳费尔采用了伊凤阁[Ivanov]的方式(“Zur Kenntniss der His-hsia Sprache”, *Bulletin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 No. 18, 1909, pp. 1221~1233, 附图版一张),把“足尼”写成了 tsu-ni,把“葛尼”写成了 ko-ni,等等。正如最初查赫[E. von Zach]所指出的(*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 Jhrg. 30, Nr. 1[Januar, 1927], Sp. 4~5),其顺序应该颠倒过来,王静如好像也独立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集刊》第 178 页)。以下我们将看到,在前人没有观察到前缀的地方是清清楚楚有前缀的(参看劳费尔上引文第 103 页),结合藏文的注音,这种语言表现出与前人所相信的完全不同的面貌。

[5] 详见下文。

[6] 特别参看王静如《集刊》第 183 页,《研究》第二辑第 298~303 页。

[7] 特别参看戴维理亚[Devéria]《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L'É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out”, *Extrait des Mémoires présenté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re série, t. xi, 1re partie, Paris, 1898]第 28 页,以及毛利瑟[Morisse]《西夏语言文字初探》[“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同上杂志 1re série, t. xi, 2me partie, Paris), 1904]第 37~38 页。

[8] 参看上引文第 103 页。

[9] 参看王静如《研究》第二辑第 xxviii 页和第 301 页。

[10] 见《藏缅语言词法大纲》[*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以下引用时简称《词法》。

[11] 《词法》第 49~56 页(第 47 节)。

[12] 本文中引用的嘉绒词语来自笔者不久将出版的文集。

[13] 译者注:原文在拉丁转写之前都有藏字,译文将其略去,下同。

[14] 见《词法》第 26~30 页。

[15] 事实上,它们的发音一直保留了下来,在卫藏仍残存这样众所周知的例子,čuk-či(=ču-gči)“十一”,čup-dün(=ču-bdün)“十四”,žip-ču(=ži-bču)“四十”,等。

[16] 见王静如《研究》第二辑第 300 页。

[17] 见笔者的《论西夏字的藏文注音》[“On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Si-Hia Words”, *JRAS.*, 1931]第 47~52 页。

[18] 我们将在以下看到,前缀互换的这些类型恰好就是在藏语方言中找到的那些类型,考虑到这一点,会大大有助于搞清西夏语许多令人困惑的特征。

[19] 关于这个问题,王静如(《研究》2,第 298~299 页)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藏语方言中的最小的相似也向人们展示出前缀成份间的转换几乎是无限的。早期的这些互换中有不少显著又略受限的东西,这是在更多现代方言知识以外的一个明显事实。

[20] 见《词法》第 31 页。

[21] 见《词法》第 41 页。

[22] 关于尾音 \dot{n} 和鼻化音(\cdot),见下文。

[23] 大致可以肯定的是,表现前缀的汉字应该只读出辅音而不读出后面的元音。在以下几页的转写中我始终将遵循这一方法。在“移”、“ \dot{r} ”、“夷”、“鱼”诸例中,假如不涉及藏文前加字的话,也许就应该倾向于正齿音(\dot{r})而非 r 。要重现所需要的汉字读音自然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其转写汉字所实际包含的读音(y, i),不如转写人们试图表达的读音(r)。至于表中的语料,我得益于聂历山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March, 1926],这是一部适用于西夏任何研究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关于韵尾¹,见聂历山上引文第 xxv~xxvi 页,关于鼻化元音见本文。

[24] 最后两行的比较尚存质疑。但它表现出了汉字前加字 \dot{n} -和 r -的音值,以及代表藏文 d -的前加字 r -,或可以充分证明藏文记载的正当性,我就暂时把它们放在(a)栏下。

[25] 见王静如《集刊》第 178 页和第 184 页。同时对比《研究》2,第 303 页。

[26] 参看王静如《研究》2 第 xxviii 页。并参看伊凤阁上引文第 1227~1231 页(其中的汉文注音需从右至左读),那里的汉文注音“移”、“宜”、“鱼”代表上表中的 r -($<g$ -或 d -)。

[27] 见洛克黑尔《喇嘛的国度》[Rockhill, *Land of the Lamas*]第 363 页。我们不能指出这一前加字(r -)是否倾向于表现为舌根音音值(r -)。在藏西地区,同样的环境下也出现同样的音变。

[28] 西藏西部,这一前加字的舌根音读法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夏语中也有相似的表现。它和 r -的相互影响至少意味着这一点,尽管现在还不能肯定它的存在。

[29] 见洛克黑尔上引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30] 弗兰克[Francke]编,见《亚洲杂志》[*Asia Major*]第一卷第243~346页;第三卷第321~339页;第四卷第161~239页和第481~540页;第五卷第1~40页(莱比锡,1924~1928年)。

[31] 见聂历山上引文第xxiv~xxv页。

[32] 见王静如《集刊》第183页。

[33] 甚至在藏语中,前缀g-也许曾带有其原始的浊音(g-)是真实的。k_{sa}在那里被转写成k_{ša},而g_{ša}就从没有重现需要的音。

[34] 更进一步的考虑见下文。

[35] 参看王静如《研究》2第xxviii页和第301~303页。

[36] 见《通报》[*T'oung Pao*]第xxviii卷(1932)第490页。同时参考聂历山上引文第xxv~xxvi页。

[37] 参看王静如《研究》2第xxviii页。

[38] 参看王静如上引文第291~293页。

[39] *JRAS.*, 1931, 第47~52页。那篇文章里提出的二十四组例子中有三组似乎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它们是:西夏语dmī, dmi“目”,嘉绒语te-miok;西夏语dmu, dmi“火”,嘉绒语te-mi, te-me;西夏语dme“女”,嘉绒语te-mi, te-me。尽管我曾和一个讲嘉绒语的人在大吉岭工作时确切知道嘉绒语前缀te-现在成了代词,但我相信这些对应从根本上说是真实的。这永远不会与西夏语d-同属一种情况。然而我相信,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嘉绒语前缀te-用作非代词性的d-(早期藏语形式可以帮我们发现这一点),这个非代词性的d-只是在晚期才变作代词性的te-,这符合此方言中实词的普通用法。早期嘉绒语这一非代词性的d-可以由劳费尔的某些拼写方式来表现(*T'oung Pao*, 1914年第xv卷第107页第1号),其中就出现有dmye“目”。那么这就应该直接归于藏语的dmyig(《格萨尔》柏林抄本上引文,第25叶a,第6行,第25叶b,第1行,等等),而且与西夏语的对应关系十分精确。然而在一种情况下,假定的对等关系不得不撤除,即西夏语dgū“头”对等于嘉绒语ta-ku, ta-ko的情况。这里ta-(tā)=tē-ā-,其中?-是藏语里非代词性的a-,在它之前的tē-显然是近期的而且是代词性的(< 藏语de)。另一方面,西夏语dgū没有代词性的前缀。

[40] 大部分前缀用法的例子可以在前页找到。关于那些没有出现的在此将举例说明:嘉绒语的kē-nēs 藏语为gnis“二”,嘉绒语的kē-sūm藏语为gsum“三”,嘉绒语的ūšāt, ūšiāt藏语为bšad(ačad-pa的完成体形式)“说”,嘉绒语的ūtū, ūtūm藏语为bduñ-ba“打”,嘉绒语的wō-ryāt藏语为brgyad“八”,嘉绒语的kē-sčyit藏语为dge-skyid“快乐”,嘉绒语的špō藏语为spo“极点”。

[41] 这个发音我仅在嘉绒语里发现过一次,即yē-sči“独”,藏语为gčig。

[42] 参看王静如《研究》2第297页。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

[43] *JRAS.*, 1931, 第 51 页。

[44] 见海涅什(Hänsch)文章,载斯文赫定的《南部西藏》[*Sven Hedin, Southern Tibet*]第 iv 卷第 72 页,更全面的引用见下个注释。

[45] 汉文资料中关于这些分支名称的最完整的清单见洛克黑尔《喇嘛的国度》第 344~354 页,参见海涅什文章(*Das Golidstromland im Chinesisch-Tibetischen Grenzgebiete, nach dem grossen Kriegswerk vom Jahre 1781 dargestellt*),载斯文赫定的《南部西藏》第 iv 卷第 72 页,另见 von. Rosthorn, *ZDMG.*, Bd. 51(1897), 第 524~246 页。这些清单在很多地方都彼此不同,也不同于作者最近从一个嘉卡分支的人手中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们都包含了大量相同的名字,这无疑是最稳定和最强盛的部落。参见海涅什上引文。

[46] 一两个例子就能足够显示在此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我的字表中有一个形式 *Täks-dê*, 同一个说话人也读作 *Bräg-sdê*。这是海涅什给出的 *Burakdi*, 附注说它对应为汉语的 *Badi*, 洛克希尔写作 *Pati*。海涅什假定的藏语读法为 *Brag-di*、*Brag-ädre* “山妖”。然而我从我的调查合作人那里得知,其正确的原始形式为 *Brag-sde*, 在他进一步的叙述中证实,这个座落在山谷中的定居点由三到四户人家组成。此外我还有一个名词 *Čö s-čyăp*, 同一个说话人也读作 *T'ö s-kyăp*。这就是 von. Rosthorn 的 *Chossüchiapu*, 这个词他和洛克希尔都相信代表 *K'ro-skyab*。海涅什有 *Čosgiyab* 这种形式, 洛克希尔有第二种形式 *Tru-jyab*、*Tro-jyab*, 第三种形式 *Cho-ssü-chia* 和第四种形式 *Ch'o-ch'i chia*, 同时巴布尔[Baber](*RGE.*, 补编第 i 卷第 94 页)给出了 *Tchro-shiop*。这里我得到的正确读法为 *Čos-skyabs*, 在这个地方坐落着大约有四十个喇嘛的土杰阑布寺。我曾多次通读这些字表,并且感谢大吉岭的洛桑敏珠喇嘛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然而,更多的名字仍然难解。

[47] 参看王静如《研究》2 第 xxviii 页和第 277 页。

[48] 参看王静如上引文第 xxviii 页第 276~277 页和第 297 页。

[49] *JRAS.*, 1931, 第 51 页。

[50] 见 *T'oung Pao*, 1916 年第 xvii 卷第 108 页。“彝语、么些语和西夏语之间失去的联系一定曾在四川的领土上存在过(或许仍然存在)”。

[51] “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苏联科学院通报》(*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nion des Républiques Soviétiques Socialistes*), 列宁格勒, 1929 年(B, 第 8 号), 第 145~148 页。

西夏文字及其典藏*

聂历山

唐古特国被称为西夏,并以这一称谓闻名于现代学术界,因为在其存续期间,中原史籍就是这样称呼它的。西夏的主要居民是唐古特人,古代中原史家通常把他们叫做党项人。据文献记载,当时他们自称“弥”或“弥药”。头一个称呼看来源于藏语表示“人”的词 *mi*,而第二个称呼,即“弥药”,大概相当于 *mi-ñag*(读作 *mi-ñāʰ* 或 *mi-ñāʼ*),吐蕃人用这个词来称呼黄河以西党项人居住的地区,该地区中国叫做“河西”。

Tangut 一词也许源自古部落名“党”(如“党项”),其后面加了个词尾 *-ut*,而 *-ut* 则可能出自蒙古语表示某些名词复数的后缀 *-ud*。当然, *tangut* 这个词出现于蒙古人统治该地区之前很久,因为在和硕柴达木发现的汉文—突厥文碑刻清晰地注明为公元 734 年。部落名“党”看来极可能与党河的名称有关,该河流经位于中国甘肃省

* 马忠建译自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т. 1, стр. 74 ~ 94. 原文是俄文,初刊于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Vol. 17 (1936).

的西夏领土。古时这条河叫做都乡河或氐置水,这里的“水”就是“河”的意思,并被赋予了民族色彩“氐”。要知道,“氐”或者“羌”这两个术语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是用来称呼中国西部的吐蕃—党项诸部落的。

《旧唐书·党项传》称:“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

这些部落摆脱宋王朝的控制和形成自己统一国家的历史现在并未完全搞清楚。汉文历史古籍对此的记述几乎成了惟一可参阅的文献,但它们不仅记述得不充分,且往往自相矛盾。

我在一件1185年的西夏木刻本背面发现了一些手抄的西夏诗歌,该木刻本是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收集到的,现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这些西夏诗中有一首颂扬西夏皇帝先祖的诗,我认为这首诗意味深长,并有助于探明党项人崛起的早期历史。但是很遗憾,这首诗充斥着专名词,判明它们的读音存在巨大的困难。另外,其中还有大量我不认识的字,因此,根据现有的对西夏字的知识,我尚不能译出这首诗的全文,但我还是想对该诗中几处较为通俗的地方试着解读一下。这首诗是以下列一段开始的:

荒漠的水边屹立着黔首们的石城,
白水的上游有红脸们父辈的祖坟,
党项巨人们的国家就在那里诞生。

我认为,根据这些诗句可以推测出党项人自己国家由北到南的幅员范围:从北方戈壁直到南方白河。说到白河,我觉得应该理解为从岷山发源的白水。西藏东部直接与甘肃省在岷山一带接壤的地区至今仍被称为“康”(又称“康木雅”,或直接称为“木雅”),也就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是说,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藏人是用党项人的自称“弥药”来称呼该地区的。汉文历史古籍常常把中国西部的党项—吐蕃部落名之为“羌”或“氐”。如前所述,白河又被叫做“羌水”,沿这条河居住生息的部落则被称为“白河羌”或“白河氐”。这些赘述的事实证明,白水流域曾经是党项居民的家园。党项人摆脱宋帝国的控制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国家用自己自古以来生息之地的名称“臚喻领”来命名,即“白上国”。

党项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确立自己独立地位的,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快到公元7世纪时,某些单个的部落已经相当强大,当时的中原政府有鉴于此,努力地与他们建立友谊,极力想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例如《旧唐书》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璫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因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

我前面提到的那首诗认为西夏皇帝的始祖似乎是“啰都父亲”,他“不愿做一个小人物,而具有伟大的胸怀”。正如诗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娶藏女为妻,育有七个儿子。关于这位藏女,诗中进一步说:

我们的阿妈是(氏族的)根子,
是银的肚子和金的奶子,
不断根的好种子,鬼名是名字。

迄今为止我还不能把“啰都”(Râ-tu)这个名字同中国古籍文献中见到的任何一个名字联系起来。至于“鬼名”(’nwei-’mi)这个词,则正如我在以前的著述中说过的,曾经是西夏皇帝的姓,这个姓在中原古籍文献中是用汉字翻译的,音译是“鬼名”或“于弥”。^[1]

接下来在前述同一首诗中,我们发现了如下有趣的诗句:

当子孙们大量繁衍时(就出现了)'mi Se-huo,
一出生他就长有两颗牙,
他领着身后七个骑兵来当国王。

在《宋史》中我们发现了有关西夏第一个皇帝继迁的下述记载：“建隆四年(963)，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生而有齿。”把西夏文献和汉文文献比较一下就能看得很清楚，它们二者说的是同一事实，但是其中提到的人物的名字不一样。由于西夏文献中西夏字的意义与汉文“继迁”的意义并不相同，所以必须放弃下述观点，即认为汉语词只能意译(而不是音译)西夏人名。故此，我个人推测，中原文献中记载的“继迁”就是西夏皇帝的名字，这个名字在西夏国内要避讳，因此最终被换成了他当过酋长的那个大氏族的名称。我们已经看到，《旧唐书》中列举的那些大氏族中间有一个叫“细封”，细封步赖正是出自该氏族的。“细封”这两个汉字的读音跟西夏词 Se-huo 很接近。如果我的推测不谬，则第一个西夏皇帝继迁就出自嵬名氏族，该氏族是大氏族的一个分支，而第一个西夏皇帝曾担任过这个大氏族的首领。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承认中原正史年代有误，把 Se-huo 与细封步赖混为一谈，但这将迫使将西夏第一个皇帝的生日往后推迟了三百多年，这当然是令人难堪的事。

无论如何，到公元 10 世纪末，党项人已经摆脱了宋王朝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关于这种文化的发展水准，我们可以根据保存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文物和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古籍来评判。

欧洲人碰到的第一份西夏文文物是公元 1345 年的居庸关六体石经，当时处在蒙古人统治的时期，党项人自己的国家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这件事发生于公元 1226 年)。在此我不打算赘述最初破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译西夏文字的整个历史,只想说:著名的法国学者沙畹[Э. Шаван]判明了若干西夏字的大致读音(确实如此,其中大多数为罕见字),而毛利瑟[Морис]则指出了数十个西夏字的意义并开始研究西夏语语法,他们可以说是西夏学的鼻祖。1908年,我国著名旅行家科兹洛夫从蒙古沙漠中的西夏废城带回了大量的西夏刊本和写本书籍,并把它们转交和保存在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批文物的宝贵价值都是不可超越的。从科兹洛夫带来的刊本中间,伊凤阁教授[А. И. Иванов]发现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夏汉词典《掌中珠》并公布了其部分内容。根据伊凤阁的著述,美国已故的学者劳费尔[Б. Лауфер]1916年把西夏语定位在印支无形态语言系列,并证明西夏语同傈僳语、么些语较为亲密,同时将这三种语言(西夏、傈僳、么些)归入一个语群,他把这个语群称为“西—傈—么”语群。^[2]

英国学者和旅行家斯坦因[Стейн]在自己第三次考察哈拉浩特遗址后,也把大量的西夏文书带到英国,其中的大多数为佛经(据业已公布的部分判断)。哈拉浩特遗址即是科兹洛夫当年发现极有价值的书库的地方。此外,伯希和教授[П. Пельо]在考察时也找到了一些西夏文献。我个人曾经有机会见到的只是一些佛经残片的照片。国立北平图书馆著名的收藏家罗振玉近来也收集了数目可观的西夏木版书和手抄本,不过大部分仍然是佛经。中国的部分西夏文佛经已经出售,并被日本京都大学所收购。在德国,除去毛利瑟收集的几卷《妙法莲华经》之外,还有一些无关重要的西夏文残片,其中几片已由查赫[Цах]公诸于世。近年来,从事西夏文字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学者,特别是罗福成和王静如。这两位学者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推出了大型的西夏文专号。顺便说一下,在专号上发表了曾被寄予厚望的罗氏兄弟中早逝的弟弟罗福苕生前的几篇著述。王静如最近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注意力集中在西夏

语言和文字的研究上,并特别富有成果。除散见于各类杂志上的单篇论文外,在1932至1934年间他还成功地出版了三大卷自己的《西夏研究》,其总篇幅接近一千页。但他的大多数著作都属于早熟的和急就的。其中他对几乎所有西夏文献的解读都将一个字与另一个字混为一谈,所下的结论过于匆忙。

美国学者伍尔芬敦[C. Вольфенден]几年前根据我早年在日本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夏藏对音资料^[1]写过一篇篇幅不大的文章,^[4]旨在为西夏词藏文转写上的前缀进行申辩。不久,他又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篇幅较大的论文,所利用的几乎全部是摘自我以前某个时候公布资料。^[5]该论文写得很认真,但他得出的结论看来我不能苟同。

若要对各国学者迄今为止破译西夏文字的全部工作进行一次总结的话,应该说,所做的工作还是很少的。最大的成果是在西夏字义方面取得的,因为确定意义的字数十分庞大。至于谈到对揭示西夏文字结构十分必要的会意字的分析,则除了早逝的罗福苕以外,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做。语音方面的问题也好不了多少。虽然王静如试图对很多字进行解读,但他所拟的读音完全没有根据,其中许多只不过是大概的读音,而某些读音简直就是臆造。说到语法方面,除了毛利瑟早年的著作、罗福苕的著作和我所写的一篇有关西夏语助词的短文之外,也没有做什么工作。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如此之小,是因为西夏语料的欠缺及其局限性。问题在于,除我们国家外,其他国家拥有的西夏文献大部分都是佛经。好不容易研究完自己所拥有的少量单一类型的佛经,学者们却不能据以阅读世俗文献,因而不可避免地接触不到大量的他们并不了解的西夏字,所以他们将一直站在死胡同里,直至今后有机会阅读到能帮助他们的哪怕是一两段世俗文献时为止。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如同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为使自己的语言永世长存,高丽人、日本人和安南人均采用了自己伟大近邻中国所使用的业已发展成熟的表意文字,而党项人却没有这样做。同时,党项人也没有采用吐蕃人的拼音文字,而是像契丹人和女真人那样,决定在这一方面也要显示自己的充分独立性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像是汉字,但其外部特征则显得更为复杂。“这大概是人类大脑所能发明出来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了”,已故的劳费尔在谈到这种文字时如是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对西夏字进行的分析研究清楚地向我们展示,汉人的表意文字及其结构确实对西夏字的创制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对于西夏文字的创制,中原史籍的记载早就是相互牴牾的。一些史籍认为这种文字的创制者是西夏的第二个皇帝李德明(《辽史·西夏传》、《书史会要》),另一些史籍则将其归功于第三个皇帝李元昊(1032~1048,《宋史纪事本末》、《隆平集》、《金史·西夏传》),第三类史籍则把它说成是元昊亲自创制,并委托学者野利仁荣演绎的(《宋史·夏国传》),还有,第四类史籍称西夏文字是元昊之徒遇乞或曰野利遇乞创制的,说他独居一高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宋沈括《梦溪笔谈》、明王圻《续通志》)。现代中国学者赋予《宋史》中的资料以更大的意义,同时把遇乞同野利仁荣二人混为一谈,认为一些史料中提到的李德明的名字是错误的,应当是李元昊。《宋史》说,李仁孝皇帝1162年封已故的制番字师仁荣为广惠王,而这一点促成了把遇乞与野利仁荣混为一谈。由于我们没有证明西夏文字创造者的西夏历史文献,所以阐述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只依据汉文史料。不过,在我已经谈到过的西夏宫廷诗中发现有一首颂扬西夏文字创制者的诗,诗中称呼创制者为“野利(И-ри)师”。

下面根据我本人对西夏文字的理解,援引该诗的几段译文:

造字师颂

1. 蕃人、汉人和弥人——三者共有一个母亲，
他们语言不同——地域产生差异。
在遥远的西部屹立着高高的吐蕃，
在这吐蕃地域——创制出藏文。
5. 在东部低地躺卧着中国，
在中国创制了汉字。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人都热爱
自己的语言，
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文字怀着尊敬之情。
在我们国家——伟大的И-ри师……
10. 在文字的星空——她从东方升起，
文字随身带来，她照耀暮年。
自己招收了三千七百学生，并教导他们，
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业，
在苍穹之下我们读自己的书，讲授自己的礼节。
15. 我们从前不追随吐蕃，怎样？——吐蕃
在我们面前屈服了，
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本国官吏。
不受制于中国——于是中国在我们面前
屈服了，
此外，我们的皇族也永续不间断。
20. 在我们的各种衙门，在官员中间，
领受命令的官吏大部分来自弥药。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你们现在想一想这整个问题!

这不是师的功劳是谁的功劳?

根据该诗判断,西夏文字创制者姓И-ри,而И-ри的读音恰好与汉文文献中所说的“野利”极为相似。由于“野利”是契丹人的姓,所以可以据此推测,西夏文字的创制者是个契丹人。但是,И-ри姓我们是在一份纯粹罗列西夏名字的西夏文献中寻找到的,正是从西夏诗中发现的这个契丹姓,西夏人也将其读为Е-ли(Ye-li),可能是由于汉语中没有 r 这个音,使中国历史学家把西夏姓И-ри(汉语读音为И-ли)与契丹姓Е-ли混为一谈,并用这两个字来表现它。我们引用的这首诗没有告诉我们西夏文字创制者的名字,但因为诗中谈到纪念И-ри师,由此可以推测,这个纪念仪式是在赐给已故的野利仁荣封号时举行的。如前所述,这发生在 1162 年。在这种场合,西夏文字创制者的名字是仁荣,而且这个具有完全固定含义和专有名词意味的汉语词的组合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汉译的西夏名字。

在刚刚援引的那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下述诗句:

在遥远的西部屹立着高高的吐蕃……

……………

在东部低地躺卧着中国……

党项人用这些词语来标示自己国家的自然环境。这样的一种周边状况不可能不在西夏国家的生活和文化上打上印记,可能还影响到了契丹文化,但对后者的影响未必很大。在一首本土的诗作《掌上碎金》中,党项人这样评述自己和周边邻国:

弥药人勇敢和精神抖擞地前进,

契丹人以缓慢的步伐蠕动，
吐蕃人大部分都敬佛和僧人，
汉人都喜爱世俗文学。

看来吐蕃是以自己的宗教——佛教来影响西夏国的，而在那个时候，西夏的所有邻邦中，中原的文化最为发达，它的影响所及包括世俗生活的一切方面。当此之时，吐蕃的王公们千方百计地庇护印度预言家们所宣传的佛教信仰，他们正加紧翻译佛教的三藏，从而为以后的《甘珠尔》打下了基础。西夏的皇帝采取吐蕃王公的方式开始在自己的臣民中间灌输佛教，并创制了西夏文字，同时跟皇后和有势力的贵族一起，把藏文、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

之所以从汉文翻译佛经，是因为汉文几乎有全部的三藏，而藏文想必没有。为了获得这些汉文三藏，西夏皇帝不止一次地向中原求助，并用马匹和其他贵重的礼品来交换。西夏皇帝仁孝在执政期间(1139~1194)想必是个半宗教的统治者，因为宫廷诗把他们的皇帝尊称为“仁慈的菩萨”，甚至称为“佛一天子”。根据仁孝皇帝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译本所做的序言判断，在隆重的法会上用西夏语、藏语、汉语等三种语言宣读了三藏。上述佛经被翻印为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其数目多达十万份，而《金刚经》、《普贤行愿品》和《观音普门品》——每种的翻印数更达五十万份。这些佛经悉数分发给佛教信徒。从这些数目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卖力地在国内强制灌输佛教的。

西夏皇帝、皇后和宗教贵族在国内强制推行佛教，是通过大量翻译佛经来实现的，如果说并非翻译了全部汉文三藏，那至少是翻译了其中的大部分。我们在识别亚洲博物馆典藏的时候，发现那里收藏着如下大部头的佛经，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大般涅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甘露经陀罗尼咒》、《金光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明经》、《妙法莲华经》和《维摩诘所说经》，中间还不算已列举的《弥勒上生经》和《金刚经》，这两部佛经在收藏品当中是大小和字体各异的木版书。上述佛经中的某些卷册（尤其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某些卷册）还被两次甚至三次地抄写，这证明他们是怎样尽可能多地把笃信宗教的动机引向为宗教信仰而建功立业，因为几乎所有的佛经都教导信教者传抄佛经，同时允诺这样做会有利于今后的生活。在没有发明印刷术的时代，神圣的书籍都是遵照编纂者的指令用手抄写的。当然，手抄所追求的目的是宣传宗教，并用这种方式帮助僧侣普及宗教，强化僧侣阶级的立场，并在物质上改善他们的福祉。我们的收藏品中，“论藏”和“律藏”还十分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部类的著作仅以少量残缺不全书籍的形式保存。其中包括《大庄严论》、《大智度论》、关于《华严经》（南条目录 No. 1602）的论疏、《瑜伽师地论》、《净土十疑论》（南条目录 No. 1574）、《禅源诸注集都序》（南条目录 No. 1647）、《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磨正理滴注》、《宝藏论》、《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以及其他一些论疏。

上面列举的著作都译自汉文。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大量译自藏文的著作。典藏中的这一类译文有《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五部经》、《入菩提行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胜慧到彼岸优波提舍论》、《正理滴》、《等持集品》、《菩提心法》、《七种功德谭》、《胜住法事》、《金刚乘根本过集》、《聚轮供养仪轨》，以及大量带密教特征的小书，其内容是赞扬密教一切诸神，如 Hevajra、Sa/vara、Vajravarāhi 等的著作，还有一些吐蕃的著名人物如那罗巴、米拉日巴等的著作。

除翻译佛经之外，党项人还撰写了一些新奇的著作，这些著作或带有神秘主义的特征，或带有深思冥想的特征，或带有说教的特征。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对吐蕃亦步亦趋的模仿，其时吐蕃正进入大

力把佛经从梵文翻译为藏文的时代,其佛教尚不带哲学色彩,而主要充斥着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西夏的释徒作者们想必是要仿效自己吐蕃同行的榜样,以中国历史的事实来作为例证。

以说教的文体写作的作者中间,有一个是大度民寺的宝源和尚。他很有名,同时还是一位把佛经(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的译者。

在我们的典藏中有他所写的一本小书,名字叫作《贤智集》。根据题记判断,这本书出版于1188年(木刻本)。这本集子的内容包括各类道德说教,如酗酒、淫乱的坏处,关于妇女和俗人的故事等等,同时,散文与劝喻性的诗文交替出现。为证明这一类作品的存在,我允许自己援引一小段该作者的作品《妇女、俗人》:

总的说来,世俗妇女和俗人的罪孽多多。佛说,她们的虚伪超过男人。她们中的一些人作践自己的头部,脸上涂脂抹粉……打扮自己,而另一些人穿上绣花的华丽的锦缎之后还勾引糊涂人。有些人拿腔作势,矫揉造作……不住地斜眼看人,挑拨是非,胆大妄为。有些人一边唱着优雅悦耳的高调,一边又注意地观测监视别人。某些人一边挺起胸部,一边又抓住别人的手,一边牵拉着脑袋,垂头丧气,或者一边从容不迫地走在大路上,一边又有节奏地摇动着身躯和欣赏着自己的观感,或者一边扬起眉毛瞪大眼睛,一会儿愁容满面,一会儿又高兴得手舞足蹈,接着又诱惑蠢家伙和使人窘迫而难为情。所有这样的狡猾手段和卖弄风骚的行为,不可能一一列举和复述。使愚笨的人们盲目地自我陶醉,必将促使他们丧失自己的头脑和智能。完全像盗贼一样,她们诡计多端,她们或者装饰得像装粪的花瓶一样,很会迷惑人,她们像捕鸟的套儿,她们像捕鱼的网儿,她们像着意掩蔽的专门加害瞎子的坑洞,她们像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专门用来捕捉飞蛾和蝴蝶的麻秆碎屑,她们像布满苍蝇的腐臭的尸体。跟她们接近,将导致国家崩溃,与她们保持接触,无异于手抓毒蛇。她们口蜜腹剑,家庭的贫穷和苦难——都是由女人产生的;进入沙漠,结束生命——都是由女人招致的;家庭不和,纷争迭起——都是由女人挑动的;孩子对双亲不孝——都是因女人引起的;兄弟反目——也都是由女人挑起的;亲近的人们相互疏远——也是由女人挑拨的;将来遭遇恶劣的报应——也是由女人招致的;人在天上不复生——也是由女人招致的;堵住善极的路——也是由女人造成的;得不到幸福的果实——也是因为女人的缘故。所有这些罪孽是说不完的。这样一来,生物真是值得遗憾,它们永远不能逃脱地狱的狱火,因此它们遭受的苦难永远不会终结。

然而西夏国内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和尚,他们关于浊世浮生的说教并不能感动所有的人,佛经中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和尚们对佛经的诠释,以及他们鼓吹的所谓静思冥想的方法和生活的规则,并不能讨得所有人的欢心。西夏是个刚刚摆脱宋帝国长期奴役的年轻国度。西夏皇帝为预防自己的国家遭到二次奴役,决定以武力抗击自己的敌人,用儒家思想来武装统治阶级并逐渐使人民接受中原文化。正是为这个目的而不是为别的什么,西夏国于公元1145年建立了中原式的学术机构,该机构立即着手执行这一任务,加紧翻译汉文典籍。首先翻译的是中国古代战略家的军事论著。这些军事论著往往附有后世学者的注释,以中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来说明全部军事理论。这些军事论著长期以来作为教科书既服务于中国军界的战术和战略,又服务于其他国家军界的战术和战略。把它们翻译为西夏文,对西夏皇帝建立常备军应该是大有帮助的。这支

常备军既能进行进攻战又能进行防御战,防御外敌的攻击,其中包括侵袭中原的边远省份和抵御蒙古人的进攻。这支常备军还能够用来镇压和平息内部起义的民众。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判断,西夏国内民众起义时有发生。

被译为西夏文并为我们所收藏和辨识出的汉文典籍有下列这些:

1.《孙子兵法三家注》。即中国经典军事论著《孙子》的夏译本,附有魏曹(操)、唐李筌和唐杜牧的注释。

2.附有注释的黄石公《三略》。据认为是黄石公所撰的中国军事论著的夏译本。

3.《六韬》。中国军事论著《六韬》的夏译本,无注释。

上述三种论著的夏译本均被列入我们的刊本典藏,这证明了它们的普及性和极端的重要性。

除了军事论著之外,翻译成西夏文的还有中国儒家经典,以教会统治阶级如何统治国家,教会臣民如何服从。据《宋史》记载,汉文典籍的翻译原则是西夏皇帝李元昊(1032~1048)亲自确定的,如将宣扬儿孙们应孝敬长辈的《孝经》和更为古老的经典字典《尔雅》由汉文译为西夏文,等等。

译为西夏文的类似汉文典籍,列入我们典藏的有:

1.附有注释的重译本《孝经》。这是一种手抄本,保存基本完整(仅缺最后第18章的尾部),草书,阅读困难,确定注释者尤为困难。但是,对该书主要部分即所谓“经文”细加分辨,就可以帮助我们逐渐熟悉译者的笔法并辨认出作者的序言。根据序言题记判断,该书成于绍圣二年(1095),注释者为北宋著名学者吕惠卿,东方研究所写本典藏把他作为《庄子》的注释者之一加以介绍,但译者的名字不详。

2.木刻本《论语》。该书附有注释,但注释与现存任何一种汉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注释都不相符,尽管它是以汉文为据的。因为我们的典藏中只收录了该书的片段而非全书,所以确定注释者的名字很困难。但据推测,该书注释者的名字好像跟该书主要内容的译者一样,是西夏国的大臣和学者斡道冲,关于这个人,汉文文献称,他就是《论语》的注释者,所著的书叫《论语小义》。

3. 夏译《孟子》抄本片断,附有未查明的注释。

4. 木刻本《贞观政要》片断,唐吴兢撰,记录中国皇帝唐太宗贞观年间同其最亲近者的谈话。

这里可以把汉文典籍归类于较为通俗的一类,类似于春秋十二国史中的国别简史集(亦有可能是宋代古书《十二国略史》的夏译本)和夏译《类林》(有9~10卷),《类林》的内容多种多样(涉及忠臣、外国、义士、医巫、僧人等)。

党项人自己也编纂了一些取材于中国不同古籍的译文集,其惟一目的是想用儒家思想来教化臣民。如我们的典藏中有一种手抄文集《新集慈孝记》,系根据散见于中国正史的各种关于孝子、兄弟和节妇的故事编纂而成的一种文集。这个文集的编纂者大概是一位名叫曹道安或道乐的汉人。西夏本地这种类型的著作不久就超过了诸如此类的文集。这种本地的著作中充满了来自汉文古籍关于道德说教的摘要和语录。顺便说,这些语录是作为单独的书籍而被木刻出版的。

列入我们典藏的这类西夏本地著作是两本同名的书《德行集》。其中一本是为西夏皇帝自己和宫廷贵族预备的,因为书中谈论的是如何从襁褓时期开始以儒家思想教育君主,以及如何为未来的君主选择教育者等问题;另一本谈论的是所谓君子问题。下面援引第二本西夏本地著作的片断以为例证:

君子无不讲理,君子不食言,君子无不孝父母,君子无

不守信。君子知智愚之别，君子知真伪。由于许多事情的要求，致使心系不明。不因对利益的企求而犯错误，不因谩骂和称赞而改换心志，不因伤心而心生怨恨。他具有的勇气宽广辽阔，内心的追求坚决而强硬。因而人们说，他像水一样纯洁。所有这一切造就了君子的本质。此外，君子的操行如同太阳和月亮，君子的天分就像山谷，认同一年四季，与天地和谐。他如同日月，从不偏私。他就像冬夏，对所有的人都公道正义。他宛如山谷，能容纳无数事物。所有四国都推崇有勇气的君子。王朝的主人都向勇敢的城市统治者表示尊敬。整个氏族都敬重和爱戴勇敢的亲人。如果每个普通家庭都勇敢无畏，那么这个王朝就发展和繁荣。如果天堂没有亲近的人，他以勇气帮他获得。要知道，芳草的一个细枝与无数的草是不能等量齐观的。所有的人都爱戴他。

此外，君子不会由于个人利益而迁怒于人，不会由于别人有缺点而否定其长处，不会为抬高自己而贬损他人，不会为夸耀自己而责备他人。君子不同佞人发展友谊，君子怀恨他人时并不寻求报复。另一方面，君子不会因为有恩于人而期待酬谢，不会利用不合适的东西，君子无功不受禄。祖先们按自己的行为方式活动，只奉行忘我精神和忠诚老实。现在人们在行为中只会欺骗和讹诈，善事一件也不做，做任何事情都采用两面派手法。善与恶掺合在一起，真与假一同行进，清变成浊，曲变成直。这些人都是一些愚笨和无知的人，虽然可以爬上高位，但一定会成为不幸和灾祸的根源。

除了儒家思想之外，影响党项人的还有道家思想。因为在上述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语录集中有大量老子、庄子、列子和淮南子的语录。此外还有少量伪书的译文,这些伪书在儒学的名义下大肆宣扬道家思想的胜利,并以荒谬可笑的形式来描写孔夫子及其学生子路。但是,这样的作品在我们的典藏中很少,《夫子和坛记》即为这种类型的作品。

党项人的另一类本地著作中有一种名曰《义海》。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典藏中,这本书远不是完整的。根据目录判断,该书也算是一种百科全书,全书有五卷,分十五章,几乎全部是汉文百科全书的如实模仿。

下面从每一章中简要援引一些内容为证:

1.天、太阳、月亮、星、行星、星座;2.天文现象,诸如云彩、雨、雪、冰雹、雷、闪电、虹、风;3.关于年月的知识;4.土地与群山;5.植物;6.矿物、水、船、桥、田地、农具;7.禾本植物、珠宝、织物;8.衣服、饮食;9.动物;10.官制(皇太后、皇帝、皇后、太子、王子、大臣);11.宗教、政府机关、军人与武器;12.建筑物、城市、器皿与器具、工具、度量衡、挽具、乐器;13.人间事物与人的次第;14.亲属(包括儿子的孝心);15.男人与女人(包括与此相关的道德范畴)、女仆、友谊、富裕与贫穷。

从这一目录可以看出,如果书保存完整,我们就能够据此而得知西夏国内生活的状况。书由简短格言(大概是韵文)组成,附有小字注释,有时从西夏文和汉文书籍中摘录大量详细的例文。为说明问题,下面我从第三章关于年月的概念中摘录简短的例子。

关于八月份我们可以看到:“八月,桃子、野蔷薇、野玫瑰、相思果、葡萄逐渐成熟,收割长成的大麻,煎烤果实……榨油。”关于十一月份我们可以读到:“十一月份跟大鼠的周期性特征相关。”接下来说:“冬季平常的一天观察云彩。如果云彩呈黄色,将获大丰收;如果云彩呈绿色,来年将有虫灾;如果云彩呈白色,将会生病和死亡;如果云彩呈红色,将会发生战争;如果云彩呈黑色,将会发生洪水。”

最后,十二月份,注释中说:“冬天,在寒冷的十二月底,雪豹和老虎进入交配期,来年七月份将产崽。”接着,“为来年实施耕地修理好农具”。

根据汉文史籍判断,前面我已提到过的西夏大臣和学者斡道冲写了一本叫《周易卜筮断》的书。一般说来,各种形式的占卜(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云彩的占卜)在西夏国内大概很盛行。在我们的典藏中有两三种关于用星星(行星和恒星)来占卜的手写本,其中一本名曰《五星秘集》,据题款判断,该手写本撰于公元1183年,作者是一个姓骨勒的西夏人,名曰仁慧。在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由科兹洛夫带回的藏品中间,我们发现了西夏人撰写的相面书手写本片断。在我们的典藏中还发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零星的卜辞,诸如关于未来男婴的土地的卜辞、关于乌鸦叫声的卜辞,一一列举东西南北四方,指出它们何时给谁带来幸福或不幸等等。从这些卜辞中能够感觉到中原和中原占卜系统对西夏的强大影响。在我们的典藏中还有西夏历书的样本。在我们的典藏中也有少量西夏医学的书例,例如对西夏药丸紫菀丸的记述,它被说成是包医百病的良药,记述中开列了详细的处方,介绍了炮制的方法及其中各成分的量化指标,其次还指明在各种症候下怎么服药,最后还列举中国的历史范例来证明服用该药丸治愈疾病的情况。此外,我还找到了一个关于针刺疗法的不大的残片。这两种医学著作虽然不是准确地从汉文翻译出来的,但各个方面都很清楚,它们是以汉文文献为据的。接下来,还有治疗马病和相马的一些书。在我们的典藏中还有一些十分有趣的著作,研究这些著作表明,它们既阐述了西夏的国家制度,又说明了西夏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天盛年(1149~1171)改定新律令》,凡二十卷。这部法典是由众多编纂者集体编写的,其中提到几个从汉文翻译为西夏文的译者,促使我们推测这部法典也许是宋法典汇编的译本,不过改造得较为适合西夏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特点了。

这部木刻本著作在我们的典藏中几乎保存完整。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手抄本法典《猴年光定(1212)新法》。

我们谈到西夏诗的同时,应该强调汉文诗和藏文诗对它的影响。这种诗最为普及的大概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些诗像汉文诗那样有韵吗?在没有查明西夏字的发音以前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前面我提到的诗作《掌中碎金》选自这些诗,它们是些五言诗,由一千个字组成,惟一的例外是没有重复的字。《掌中碎金》这本书对初学认字者很有用,它可以减轻记忆字义字音的难度,且从中能够发现它与汉文《千字文》之间的相似之处,而汉文《千字文》正是为此而编纂的。然而,西夏人比较喜欢的不是千篇一律的五言诗或七言诗,而是那些严格对仗、但各联诗字数未必相同的诗。比方说我们有些诗的句式是7、7、10、7、7、10、10、6、11、6、6等,而另一些诗的句式是6、6、11、6、6、6、7、6、6、7等等。我们前面曾援引过一首颂扬西夏文字创制者的诗,从中可以看出其内容对仗到何种程度。西夏人在自己的诗作中大量使用中原化手段,采用汉语词,从中可以发现中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比如,在这首诗作中我们经常碰到古代中国帝王的名字,从儒家观点观之,它们是一些完美的帝王,诸如尧、舜、汤、周武王、周文王等等。中原化手段的使用导致一些中原概念的出现,如“天地”、“八方”、“四海”、“天下”、“万岁”、“明君”、“九重天”、“北斗七星”等等。西夏宫廷诗中碰到的汉语词,我注意到的有“虹霓”、“獬豸”、^[6]“屈轶”^[7]等等。中原的思想意识影响很大,与此同时,对西夏影响很大的还有佛教的思想意识。佛教的思想意识是通过采用佛经中的概念和术语而表现出来的,如“须弥山”、“娑诃世界”、“梵天”、“弥勒佛”、“舍利”、“甘露”、“三宝”、“三生”、“金口律”等等。

下面从西夏诗作中摘录若干诗句,如:

尧和舜非常仁慈——

从他们那里听不到关于父亲和愚兄的消息。

周文王喜欢同仆人在一起，

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他都一视同仁。

另一首颂诗中说：

在大千世界中间彼此都不相同，

白上国同其完美英明的君主。

他有与生俱来的比天还高的仁爱思想，

他憎恨死亡的操行，不是从谁那里借来的

——比大地还要广阔。

在擎天大柱中间找不到造谣中伤者，

所有服务君主的家臣都非常忠诚。

在治理国家的事业中只有一个追求

——以尧舜为榜样，

在教化人民的方式中除了追随汤王和

武王之路外没有别的思想。

接下来：

在至尊至圣的上天之下，所有的人

都向他表示恭顺，

在大地上，他是惟一的统治者。

他贬低所有八方怒气冲冲的帝王，

同四海民众一起去攻取世界。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还有这样一首颂诗,如:

若干君主已经到了极为窘迫的状况,
他们把獬豸兽视为忠诚的象征,
在伟大的天地,他们向某种野兽
寻求超凡智慧。
关于屈軼草,他们说,恭顺就在其中,
在这里,他们竟然向草茎寻求思维的力量。
现在,主宰一切的神圣的君主不像他们,
他的思想博大,
从其先辈那里吸取好的,淘汰坏的,
他不认为高贵的凤凰是幸福的旗帜,
他景仰贤明智慧的人,为他们谋幸福,
并赐予他们荣誉。
他从不谈论黄金和白银,认为它们
只是贵重物品,
真实和忠诚的臣下——才是贵重无比的,
他这样说,并按规矩提拔他们。
从至尊至圣的上天,幸福之星都亲耳倾听,
他都满意和高兴地来帮助君主。
伴着优美的号角声,他占据着崇高的王位,
较之以往的君主,他拥有巨大的优势!
同幸福的人民一起管理着辽阔的土地,
他以英勇著称而取悦于民,并统治着
其他所有君主。

应当特别强调西夏诗作的另一种形式，我将该形式译为“格言”。这是一种严格对仗的诗联，各句字数相同，每联中一句的字数为3至18个不等。这种格言每句的字数最多见的是七言。这些格言有趣的地方在于，除借用相邻民族语言的之外，都可以断定是当时本民族的创造或表现民间智慧的俗语。它们就像我们的谚语一样。相同类型的格言在我前述《义海》一书中俯拾皆是，该书以诗的形式叙事，看来诗是有韵的。下面从该书中摘录几个例证：

1. 聪明的男人看重女人的操行，
 愚笨的男人看重女人的外貌。
2. 拥有家富不算富，
 拥有才智才算富。
3. 哥哥延续香火，
 弟弟寄宿路途。

不过，我们的典藏中还有一本专门的格言书。根据其序跋判断，该书由西夏学者梁德养撰写于公元1176年。据梁德养的姓名分析，他是一个擅长于口头谚语的汉人。但是，过早的死亡使他不可能编纂和亲眼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当时另外一名学者王仁持校阅并于公元1187年出版了他的这本著作。下面是摘录于这些格言的例证：

1. 蚂蚁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成为狮子王；
 苍蝇无论怎么打扮自己，也不能跟金翅鸟相比。
2. 不孝敬父母，痛苦和不幸会增加；
 不尊敬有学问的大家，成就和知识会减少。
3. 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人，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没有比骨头上的肉更味美的肉。

4. 在理智的父亲身边,冒失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坐着;
父亲死了,他往下倒。

5. 在冒失的父亲身边,理智的儿子在父亲下面,
父亲死了,他往上爬出。

6. 如果拉紧弓而箭法不准,就不要放箭;
如果不善辞令,就不要启唇。

7. 薪资不高就不会热心为国服务,丑妻忠于丈夫。

8. 毫不虚饰的两个美女——绿色和青春;
不涂脂抹粉两种丑陋——贫穷和暮年。

9. 如果富人的家畜尚未完全耗尽,当其败家子长大以后,
其所剩不多的家畜将不难耗尽;
如果穷人的财富尚未积累起来,当其幸运儿出世以后,
其财富不久就会积累起来。

10. 做大事,不用急;
去远方,不用急。

11. 冰在融化,就有了水;
乌云在消散,月亮就会出来。

12. 鸟儿高飞,迎着风其胸部就显示出来;
鱼儿熟睡,迎着水可以翻转头部。

13. 迷恋美女,就不能强盛;
遵守严格的礼节,就不会成为勇敢的人。

14. 你与不可避免的死亡铁一样地结合在一起,
瞬息即逝的生命徒步是追不上的。

15. 狼吃东西,吃剩的会留下来;
贼偷东西,痕迹会留下未。

16. 感到羞愧的两张脸是不存在的,

已经死了的两个命是不会拥有的。

17. 山上积着雪——说明山很高；

人吃得过多——说明他富有。

18. 怜悯别人——等于你穿上了美丽的外衣；

节省勤俭——等于你甜美地演唱。

19. 恶随善至，丑随美来。

20. 不看其头，但看其尾；

不尊其大，但尊其小。

21. 母亲的温暖超过几千个太阳，

父亲的英明胜过无数的红月亮。

22. 交通员不怜惜生命，

射出的箭不选择地点。

23. 能干的人们不憎恨五月雨，

小偷不喜欢夜晚的月亮。

24. 小偷和骗子——一个词儿，

坐贾和行商——一个意义。

应该特别指出，在我们的典藏中有大量的辞书类书籍。它证明，对于西夏人而言，与他们的表义文字相关的任何问题是何等地重要和现实。除了上文提到的夏汉词典《掌中珠》以外，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词典。首先是与一般抄件差别不大的用于研究西夏字音的词典，其次是详细记录西夏字声调韵、字义和字音的词典，其最后面按照中原的方法来分析西夏字，即反切。详细地研究这些附有以中原方法绘制的语音表的所有反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论上推定大部分西夏字的读音。

对西夏字音研究提供帮助的还有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文献的残片。这种残片在我们的典藏中有不少，另外还有少量保存在大英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中。

除了前述文献以外,在我们的典藏中还有不少官方文书和债务凭证,他们对于阐明西夏政治经济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由于这些文书和凭证是用西夏文草书写就的,迄今为止我还完全没有能力解读这些草书。但是我希望,在汉译本和藏译本的基础上,通过对草书和西夏简体字的逐步研究,西夏字原文将会大白于天下,这些草书文书也将会被破译。

上面所述之一切仅仅是对苏联科学院西夏文物收藏部已经研究过的某些部分的记叙。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典藏对于全面研究西夏国家是何等有价值。我们的典藏数量超出世界各国收藏总量的好几倍,就其内容而言,他们的简直不能与我们的相比。

我觉得,今后的工作应该向研究和出版那些有助于阐明西夏语的资料发展,应该沿着研究西夏国政治经济的路线进行,第一步应该集中研究西夏法律汇编。

注 释:

[1] 聂历山《西夏国名考》[Н. А. Невский, "О наименовани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т. II, вып. 3, 1933].

[2] 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第20页。

[3] 聂历山《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saka, 1926].

[4] 伍尔芬敦《论西夏字的藏文注音》[Stuart N. Wolfenden, "On the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Si-Hia Wor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1].

[5] 伍尔芬敦《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和辅音韵尾》[Stuart N. Wolfenden, "On the Prefixes and Consonantal Finals of Si-Hia as Evidenced by Their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crip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4].

[6] 传说中的一种善于辨别有罪和无罪的独角兽的称谓,其画像是司法公正的象征。

[7] 传说中称一种长在完美帝王尧之庭院中且善于识别奸诈人物的植物。

关于西夏佛教的诸研究*

小林照道

滔滔黄河是支那五千年的发祥地,沿其上游北上,再往西南转折的河西,即是人们所说的党项族曾经建立独立国家的西夏故地。以现在宁夏为中心,横跨宁夏、绥远、陕西、甘肃等四省的西夏,在宋、辽、金鼎立的二百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连接东西交通的关键作用。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西夏接受并融合了东西文化,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

然而,由于有关西夏历史和文化资料的缺乏,很久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也使其不甚明瞭。有幸的是,犹如黑暗里现出一线光明,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探究西夏历史并取得了显著成果。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将军、六年后英国的斯坦因博士,接着又有法国的伯希和,相继在额济纳河畔的黑城(Khara khoto)发掘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的逐渐公布使学界欢欣鼓舞。伊凤阁博士从科兹洛夫发掘的文献中发现了一部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给停滞不前的西夏语与西夏文字研究带来了一片光明。这个发现不

* 陈兴林译自《支那佛教史学》第二卷第三号(1938)。原文为日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仅加快了西夏语文的研究速度,同时也为西夏佛教研究做出了伟大贡献。

突然勃兴的西夏学中,所发现的资料大部分是关于佛典及有关佛教文献的遗物,所以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西夏佛教的研究也逐渐被人重视。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有“西夏文专号”所登载的聂历山的《西夏研究小史》,石滨纯太郎先生的《西夏语研究》(《德云》第五卷第三号,昭和十年八月)。

如上所述,随着西夏佛教研究热潮的兴起,我国的石滨纯太郎、中国的王静安、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苕,俄国的伊凤阁博士、聂历山等权威人士开始对科、斯两位掘来的新资料及无人问津的西夏文经典进行考释,并推进了西夏语大藏经问题的考察。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此类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北平图书馆在民国二十一年发行的“西夏文专号”(该馆馆刊第三号)及王静如所著《西夏研究》(共三册)概括性地论述了以上问题。为了避一一罗列之嫌,下面仅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

先列有关科、斯两氏发现的文献资料的研究:

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罗福苕;

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向达;

关于西夏语藏经的研究有:

西夏赎经记,罗福苕;

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石滨纯太郎、聂历山合著(周一良据昭和四年《龙谷大学论丛》,第二百八十七号译);

——以上“西夏文专号”所载。

河西字藏经雕版考,王静如(载《西夏研究》第一辑,附入《西夏研究》第二辑“引言”)

经典刻石等释文的研究部类有:

居庸关石刻,罗福成;

-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罗福成;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罗福苕;
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释文,罗福苕;
妙法莲华经序释文,罗福成;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七释文,罗福成;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一释文,罗福成;
佛说宝雨经卷第十释文,罗福成;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十七释文,罗福成;
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释文,罗福成;
不空羼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八释文,罗福成;
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卷下释文,罗福成;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释文,伊凤阁;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残本释文,罗福成;
西夏文残经释文,罗福成;
西夏国书残经释文,聂历山;
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聂历山、石滨纯太郎;
——以上载“西夏文专号”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下残卷考释,王静如;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考释,王静如;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附陈寅恪序),王静如;
斯坦因哈拉浩特所获大般若经残卷译释,王静如;
斯坦因哈拉浩特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陈寅恪;
西夏文经典题款译释举例,王静如;
——以上载《西夏研究》第一辑
金光明最胜王经(自卷一至卷十)夏藏汉合璧考释,王静如;
——以上载《西夏研究》第二、第三辑
上述之外,关于西夏佛教部分的考释还散见于其他地方。此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外,上述佛典的诸考释中还存在误读与误植的情况,期望早日能被纠正。

综上所述,过去有关研究大部分是关于佛典及佛教的一部分,这也是当今必不可少的研究基调。而且事实证明西夏佛教属于西藏、回纥等西域系统的支系统,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当时佛教的盛行。其次,最近论及这方面的文章有中岛敏的《关于西夏政局的推移与文化》(昭和十一年二月刊《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与《东洋历史大辞典》第五卷西夏条“宗教”项。后者是对前者的概括。由于两者都具有一般性通论的特点,均有不完备的地方。对于未能亲自接触科、斯等人发现的资料和北平图书馆所藏西夏语经典的内容,本人深感遗憾,所幸有周叔迦、罗福成、王静如、聂历山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编著了目录说明,登载于“西夏文专号”末尾。

以上大体概括了关于西夏佛教的诸研究,只是从前到后列举了题目,对于内容的检讨很少。况且,只根据目前苏联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所藏资料还不能完全满足研究的需要。如西夏佛教与喇嘛教之间的关系(已被证明由西藏大藏经转译而来)、佛教美术史的研究(オルデンプルグ的研究)等。今后遗留的问题涉及领域还很广大,发掘更多的新资料并推进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当今该领域研究者的使命。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有研究成果面世。

此文的作者希望我对此文进行校订增补,因无暇顾及有违御托,然而,仔细检阅,实在没有太多校订增补之处。(石滨纯太郎)

关于西夏语译《六祖坛经》*

川上天山

一

《六祖坛经》的诸种异本已有诸家论说考证,而关于《六祖坛经》的西夏文译本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诚然,西夏文译本并非现存《六祖坛经》的全译本。与明藏本的现存流行本相对照,只保留相当于“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问第三”部分极零散的残缺文字。然而,这明示着某一部全译本的存在。

夏译《六祖坛经》在内蒙古黑城(Khara-Khoto)出土,^[1]原本为满州罗福成先生所藏,因此未见于世,但是《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刊登了罗氏汉语重译,进行了介绍。

现据罗福成先生的后记“朱印在纸缝间与寻常所见西夏官印无异”之语,可知是与下述其他所有经文一样,^[2]是在朝廷的保护下作为官营事业而进行翻译的。

* 刘红军、孙伯君译自《支那佛教史学》第2卷第3号(1938),原文是日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关于翻译年代,夏译《坛经》第一页背面的公文末属曰“天赐礼盛国庆二年二月日”,又在第四页第五页的背面各属有“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六月日”,为西夏惠宗李秉常即位的第四年(1071),相当于北宋熙宁四年。本来西夏国就是热诚的佛教国家,惠宗的前代毅宗谅祚在位时,曾三度向宋朝求经。而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即《坛经》夏译的第二年,又“十二月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宋史·夏国传》、《西夏纪事本末》)。仅隔一年,仁宗时代,现存夏译大藏经的绝大多数即已翻译完毕。那时,西夏的佛典引进翻译比本土还要兴旺。

其次,在夏译《坛经》的背面,其公文屡屡出现“瓜州”字样,可推知此《坛经》的翻译大概在瓜州附近,并且,此瓜州即现在的敦煌,为回鹘故地,但由于宋景祐初年归入西夏,可知此《坛经》是在敦煌被译成西夏文的。

二

现将罗福成先生据西夏语文本的重译,与铃木大拙博士校订的活字版敦煌本(昭和九年森江书店发行)顺次进行对照。

第一叶 夏译《坛经》重译

偈曰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尘拭 尘惹使勿着

上座神秀此偈书了归房中入别人未见五第大师明出
时庐供奉呼唤到来南廊间壁绘图相画欲五祖大师此偈见
(以下残)其一(行由第一)

敦煌本铃木版(五页九行——六页三行)

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归房卧。并无人见。五祖平旦遂唤庐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相。五祖忽见此偈。

上文据西夏语文本的重译,文字上未免有少许出入,但文意几乎是一致的。译者罗福成先生在其后记中解释说,“文亦与藏本繁简不同错乱颠倒”,其原因正如译文末尾(“行由第一”)附记所明言,^[1]是只与明藏现行本进行了对照,而未与敦煌本对照。

据此译文的文体,西夏语与藏语有同类的文法。在语言学上,西夏语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藏缅语族,是一种与藏语不同又相类似的独立语言。也就是说,具有日语那样的语法结构,只是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后。

第二叶 夏译《坛经》重译

则法学利益无也若自心性见则知大意了惠能偈曰

菩提本树无 明镜台亦非

佛法常清静 如何尘埃有

心是菩提树 身即明镜如

明镜本清静 如何尘埃惹

大众此偈了见皆惠能为惊讶惠能归碓房入五祖大师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若惠能偈见以惠能大意知无识众人畏五祖大师众向言曰
此亦鲜真非也五祖大师夜三鼓(以下残)其二(行由第一)

敦煌本铃木版(八页七行——九页七行)

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惠能却入碓房。五祖忽
见惠能但即善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
此亦未得了。五祖夜至三更。

此第二叶之首即惠能有名的见解偈,将之与诸本相对照,^[4]第
一偈第三句的情形如下:

敦煌本	佛性常清净(原本性作姓)
西夏文重译	佛法常清净
兴圣寺本	本来无一物
元延祐高丽刻本	本来无一物
明藏现行本	本来无一物

此夏文重译本之“佛法”,实为“佛性”之意,因此,夏译《坛经》此

句的偈文与敦煌本完全一致。与这两个版本“佛性常清净”的经典性表述相反,兴圣寺以下诸本都秉承色彩鲜明脍炙人口的“本来无一物”来表述。此外,第二偈“心是菩提树”,只见于敦煌本和夏译《坛经》本。由此可知,夏译《坛经》完全未受敦煌以外诸本的影响。

第三叶 夏译《坛经》重译

日月星宿山海河江泉源丛林一切人恶法恶人善法善天堂地狱总在空中共世人空性亦复是如自性万法中含者大也万法性在若人一切恶作善作法一切见恶法善法悉皆不舍不著不染虚空此如故大名为是曰摩诃野也愚人口诵智人心行更迷人有心空不思大自称曰(以下残)其三(般若第二)

敦煌本铃木版(二三页七行——二四页三行)

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

此段在明藏现行本中属于般若第二,但在兴圣寺本中置于“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门”的开头。

译文中的“摩诃野”,可推知为“藐薊鞞”(ma-ha-ya)Maha-yana的音译。在敦煌本铃木版中“摩诃”下有夹注:“原本‘诃’下有‘行’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字。”^[5] 矢吹博士《鸣沙余韵》的原写本影印件上也明确引为“摩诃行”不知为何。^[6] 或许西夏译者如前所引,将“摩诃”音译成“摩诃衍”,或者应为“摩诃衍”而敦煌写本中却误写为“行”。无论如何,从这些经文的前后关系来看,像铃木版以及兴圣寺以下诸本那样,只有“摩诃”二字更为妥当。由此可知,敦煌本与夏译《坛经》有共同的失误。

第四叶 夏译《坛经》重译

此行不修我弟子非何故名为般若般若者智慧也住所时一切中念念不恶智慧常行是即般若曰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若心中常愚自般若修言者般若形相无智慧者般若也西国梵语也番文彼岸到此义解言生离永灭若境著心著是名烦恼发也如水波浪如故此岸是境离生灭无则水如常漂流(以下残缺)其四(般若第二)

敦煌本铃木版(二四页四行——二四页十行)

不修此行。非我弟子。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彼岸到。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是为彼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承长流。

重译文中“番文彼岸到”之句,相当于敦煌本“唐言彼岸到”。这个“番”字为西夏文“𐵇”(mi 弥),^[7] 为西夏人的自称,因此,意思是

“西夏语彼岸到”。

第五叶 夏译《坛经》重译

大师流转此顿法
信教人是同一体
若欲后来自身觅
三种恶缘心重洗
道修力当莫悠悠
空时空念一世休
若值大师顿法教
合掌恭敬皈依当

大师法说毕城中官吏一众道修凡人等赞叹不尽前闻未及城主大师向敬礼曰问大师法说是实思议可不弟子心中稍疑有问欲愿大师大慈大悲特我为解说大师曰疑有即可问我城主曰问大师所说法是昔西天第一达磨大师所说法语乎大师曰是也城主言曰我前闻彼达磨大师者初梁武帝化时皇帝大师之曰问朕一(以下残阙)其五(疑问第三)

敦煌本铃木版(三二页七行——三三页六行)

大师令传此顿教。
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遇当来觅本身。
三毒恶缘心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虚度一世休。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若遇大乘顿教法。

虑诚合掌至心求。

大师说法了。韦使君官僚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昔所未闻。

使君礼拜。自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今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三。使君问。法可不是西国第一祖达磨祖师宗旨乎。大师言。是。使君问。弟子见说。达磨大师化梁武帝。帝问达磨。朕一(生已来。)

这一段与兴圣寺本一对照,正是从“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门”的结尾,到“八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门”开头的那一部分。并且,在元延祐高丽刻本中,^[8]后半部分(“使君礼拜自言”以下)清楚地见于相当于兴圣寺本“八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门”的“释功德净土第二”的开头,亦见于明藏现行本“疑问第三”的开头。译者罗氏与现行本进行了对照,于重译之时在第五页的结尾(疑问第三)缀以附记。然而,前半部分的偈语并未见于其前一章,即高丽本“悟法传衣第一”、明藏本“般若第二”的结尾部分,反而见于高丽本“传香忏悔第五”、明藏本“忏悔第六”的结尾部分。两个版本应见此偈之处却只有以“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为开头的颂语。此等章节排列及偈颂的变更,是在元延祐年间高丽本编纂时所做的修改。明藏本总体上秉承了高丽本,将“悟法第一”分成“行由第一”和“般若第二”两个部分,文字也多少进行了修正。

译文中颂的结尾部分有“若值大师顿法教”之句,诸本作“大乘”。并且,原文亦作“大师”。无论如何,它们在意义上并无大的差别。

三

如此看来,西夏语译《坛经》与敦煌本完全一致,特别是从翻译地瓜州附近,即今之敦煌这一点看,夏译《坛经》确实是敦煌本的翻译。由此可知,从唐末五代到北宋中叶,在韶州确立的《坛经》传到了遥远的敦煌,并流传到更北方的黑城。此事显示了《六祖坛经》是如何在广大的范围内流传的,因此,必须指出这在禅宗史上别有意味。

草作此文时,石滨教授尽管诸事烦冗,仍多方给予了诚恳的教示,在此深致谢忱。

注 释:

[1] Khara-Khoto, 蒙古语黑城之意,位于北纬 41°,东经 101°,阿拉善旗定远营西北三百六十里额济纳河(黑水)下游三角洲的东岸,被称为西夏故地。

[2] 参照《龙谷大学论丛》第二八七号石滨教授的《西夏语译大藏经考》。

[3] 在兴圣寺本中为“二,悟法传衣门”(昭和九年森江书店发行)。

[4] 参看《禅学研究》第 17~18 号松本博士《〈六祖坛经〉的书志学研究》。

[5] 《大正藏》48 卷 340 页 a 敦煌本“摩诃行”。

[6] 同上书第 102~103 页。

[7] 参照《龙谷学报》第 305 号石滨教授《西夏国名考补正》。

[8] 《禅学研究》第二三号复刻元延祐高丽刻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西夏学之一*

石滨纯太郎

二十多年前,我与聂历山君(Nikolaj Aleksandrovič Nevskij)共同从事西夏文的研究。历山君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后,来信希望继续从事合作,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通信渐渐成了问题,最后音讯皆无,乃至连他的生死都不得而知。在这期间我也很难悠闲自得地专注于这项绝学的研究。逝者如斯,暮年将至,我虽然少有心得,却深感责任重大。

我与历山君共同研究的成果大多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上。从苏联科学院(Akademija Nauk SSSR)寄来的影印件以及其他的東西未及刊发,存在泽山处。有助于研究的新资料鲜有刊布,对于西夏学而言无疑是个遗憾。在长期处于空白的状态下,研究步履维艰,但作为资料来发表还是有益的。作为共同研究的成果,理应署上两个人的名字,可目前发表成果要求明确责任,所以我认为以一个人名义发表要恰当一些。我想聂君

*管彦波、侯丽杰译自石滨纯太郎“Si-hia-Tangutica I”,《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2卷第1号,1952,第1-7页。原文是日文。

大概也会谅解吧。

一 孟子

这份材料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上发表的聂历山和龙果夫(A. A. Dragunov)所撰目录上未见著录,我仅看到聂历山抄录送给我的一章,详情难知。另外的部分据说也抄送了,但我最终没能看到。至于这份材料在整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何种体裁,都无从得知,只知此为写本。我曾经在《西夏文外典》(《京都汉学大会纪要》,昭和十七年京都刊)一文中做了介绍,但没有发表原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如今没有新的补充,只是原文的再录。

“这是注解本。手头的是《离娄章句下》‘中也养不中’一章的抄件。注解用的是乡塾讲章的语气,大体与现存的孙奭疏相类。现存的孙疏,据云为邵武士人的假托。但伪孙疏确实出自此本。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章,或许汉文的原书已经亡佚了。”

以下就是西夏文《孟子》的原文,右面附加汉文直译,不解之字姑且空缺。阅读译字,意思尽明,因此只加标点,不再添加译文。现把孙疏附记如下,以资参考。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正义曰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养灭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养灭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乐得其贤父兄而教养也如君子有贤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养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养人之不才是弃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则贤不肖恶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贤矣盖中者性

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二)

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对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
所谓曾子居武城而谓之谓师也父兄也是其意也

- 1 孟子曰中也者不中也不才之
- 2 養故父兄賢有則樂令如中也
- 3 不中之素才也不才之素則有不肖而聞
- 4 寸桎不
- 5 中者君子性於生才者君子能於
- 6 出君子天下處先知而不意先覺
- 7 後覺之不意性以性至其中天下不中
- 8 之養可能以能成其才天下不才之養
- 9 可此者人皆父兄賢養令樂聚終時
- 10 不中不才之者無也善以其養服令非

其成所法者，人性不全之成令，人
數能新教，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才不至等令也。言之，養也。射者，不勝不
得，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者，此與同也。凡養所至者，父兄也。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養樂令者，子弟道也。故曹子武城居
獲，有能教者，而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孟子復之，師也。父兄也云。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處父如得者，兄如得者，此也。今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人教者，天下才得者，養者，夫樂也。樂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者，才利得者，起也。人處教者，父兄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養者，得大樂也。其樂，父兄賢得者，起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無。古代人。養而天下，吾樂云者，此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與同也。若君子父兄賢道有，自中
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測以人，不，不，自，測以人，不，才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不養則善者，取所無，不善者，教所無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聖之聖增，愚之愚增，常人教能非，故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人，人所無，非則，其實，不，而，問，寸，程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豈也。此因察則夫，子，愚，愚，與，不，過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孟子，勝，更，之，不，不，中，不，不，養，所，雖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
非，然，其，亦，不，示，教，不，失，也。
能教者，能教者，此能教者，而教